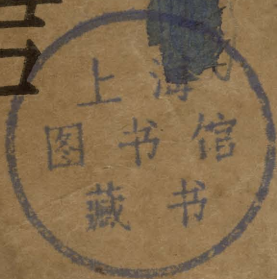


五代殘唐



真

啓智書局印行

小引

五代殘唐，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也可以算得是最最紛亂的一頁。朝成暮敗，此仆彼起，比之春秋戰國，幾乎有過無不及。

我們如果考其所以如此致亂之故，雖然不止一端，而最大的原因，實是因爲那些當局者，一個個都沒落了天良，絕滅了人性。只知爭權奪利，惟求圖霸稱雄，等到一旦幸而成事，大權在握，又是姿情聲色，肆意搜括，誰個想到什麼勵精圖治，安邦定國？試想天下而落於此等手中，天下又安得而不亂，安得而不亂，至不可收拾呢？所以這五代殘唐一書，雖然僅僅是稗官野史，然而假使當世的衰衰諸公，能夠人人手執一篇，以作座右銘，以作當頭棒，那麼我數千年的老大中華，或者會轉危爲安，反亂而治罷！

序

夫五代自有五代之史，附於殘唐後者，野史非正史也。正史略，略則論之似難，野史詳，詳則論之反易。抑何也？路者猶存闕文之遺，而詳則特小說而已。殘唐勳業，惟克用最著，下此其淵乎？而乃豔稱存孝，此不可解也。殘唐奸惡，惟全忠最著，下此其令孜乎？而乃顯誅黃巢，此益不可解也。且若五代紛更，朝成暮敗，爲兒童演戲，胡亂妝扮，便爾登場，可以臣亂君，可以子殺父，可以夷亂華，可以卒亂將，亦可以培亂翁，總之作兒戲，然則五代之史，謂曰野史，非正史也。亦可。而余何所憑以論之？見不定，不足以論史，而譏不空，亦不足與論史。學不富，不足以論史，而才不橫，亦不足與論史。心思不細，亦不足與論史。兩胸次不闊，亦不足與論史。游神一時，而不游神千載，不足與論史。卽游神千載以前，而不游神千載以後，亦不足與論史。茲集也，五代附殘唐次者也。五代紛更，不堪論。殘唐殘壞，不忍論。伸信越而詘瑜亮，是使全忠敬瑄輩得藉口也。嚴莽操而寬檜倫，是又使令孜敬宣輩得藉口也。然則置五代而余又憑何論以論之？巨寇縱橫，權璫敏惑之際，獨能輔政總戎，大展經略，刺血流涕，感動一時，雖收功於李克用，而首倡大義，望隆蕃漢者，斂敏一人而已。惜爲田令孜陳敬瑄等所忌，以公保罷改。嗟乎！彼殺侯昌業，殺孟昭圖，殺常濬，不能容一賢，拾遺補闕，能容賢相臣耶？此又余所爲採正史以論野史者也。

長洲周之標君建甫題於仰蘇樓。

五代殘唐目錄

一	按宋制孫甫史記……………	一
二	唐天子開科取士……………	二
三	赤牆村黃巢出身……………	二
四	黃巢藏梅寺遊玩……………	四
五	黃巢殺入長安城……………	六
六	鄭畋大戰朱全忠……………	七
七	敬思奉旨宣晉王……………	一〇
八	晉王起兵入中原……………	一三
九	克用箭服周德威……………	一五
一〇	安景思牧羊打虎……………	一七
一一	李晉王閱兵試箭……………	二一
一二	存孝打破石嶺關……………	二四
一三	李晉王河中會兵……………	二五
一四	鴉觀樓朱溫賭帶……………	二九
一五	存孝生擒孟絕海……………	三一
一六	周德威力救存孝……………	三二

一七	李存孝力殺四將……………	三五
一八	存孝燒燬永豐倉……………	三八
一九	德威調將破黃巢……………	四三
二〇	滅巢山黃巢自刎……………	四四
二一	程敬思接駕還朝……………	四七
二二	存孝力服王彥章……………	四九
二三	朱溫火燒上源驛……………	五一
二四	田令孜升權封爵……………	五四
二五	晉王勸田令孜……………	五七
二六	朱溫拔劍挾王鐸……………	六一
二七	劉智遠大戰梁兵……………	六四
二八	李晉王同台解圍……………	六六
二九	朱溫計逼五侯反……………	六八
三〇	存孝活捉鄧天王……………	七〇
三一	存孝病挾高思繼……………	七四
三二	五牛拚死李存孝……………	七六

三三	晉王痛哭勇南公	七八
三四	梁兵劫奪勇南樞	八〇
三五	唐昭宗駕還汴梁	八二
三六	晉王起兵伐朱溫	八五
三七	雞寶山存孝顯聖	八九
三八	彥章智殺高思繼	九二
三九	建唐智擒傅道昭	九五
四〇	趙霸入汴誑軍糧	九六
四一	君臣三弑焦蘭殿	九八
四二	五龍逼死王彥章	九九
四三	李嗣源據守大梁	一〇三
四四	唐明宗焚香祝聖	一〇五
四五	潞王奪位登天下	一〇七
四六	石敬瑭反上三關	一〇九

四七	廢帝遣將追公主	一一三
四八	契丹遣兵助敬瑭	一一六
四九	桑維翰獻策取城	一一八
五〇	石敬瑭長安即位	一二〇
五一	晉兵魯困王延政	一二一
五二	劉智遠奉命出師	一二三
五三	文寶賺關殺胡禮	一二四
五四	孫飛虎拒鐵籠山	一二六
五五	史弘肇活捉飛虎	一二七
五六	立齊王重貴為帝	一二九
五七	幼主稱臣降契丹	一三一
五八	漢主誅殺史弘肇	一三二
五九	郭威為衆加黃袍	一三五
六〇	周世宗禪位宋祖	一三七

五代殘唐

一 按宋制孫甫史記

子丑乾坤判，惟寅人所生。聖君開至治，賢相任新民。三王惟尚德，五帝盡施仁。唐虞民物阜，湯武放誅民。春秋曰魯史，孔子道難行。德衰征伐尚，風漓治亂循。圖王人罕見，創霸衆爭橫。秦強吞六國，漢傑獻三人。東西二百四，吳魏蜀三分。五季相循併，君離遂亂爭。一朝征戰起，藩鎮坐皇廷。世祖承平治，太宗起義兵。遼夷皆拱服，怙冒盡稱臣。胡虜入中國，宮中開禍門。祿山方被掃，巢賊又侵陵。天意除奸暴，否泰本相循。唐歌記遺跡，傳記最分明。

歌之不足，又賦之以律云：

唐虞三代皆崇德，降自春秋治不隆。擾擾于戈無義戰，紛紛謀利作相攻。漢怯秦暴真天命，唐統華夷雜霸功。禍亂若無安祿兆，黃巢焉敢亂僖宗。

此後單道隋煬（煬帝楊廣）帝開汴河，天下羣雄並起，六十四處州城反亂，一十八處擅改年號：

遼東李密	江南蕭銑	幽州劉隆真	明州竇建德	河州梁師都	饒州林士弘
源州李軌	湖州沈法興	兖州徐圓朗	楚州朱燦	登州李子通	齊州輔公祿
後山劉武周	建州劉黑達	西城韓世充	揚州宇文化及	蘭州薛舉	
太宗高宗	中宗睿宗	玄宗肅宗	代宗德宗		
順宗憲宗	穆宗敬宗	文宗武宗	宣宗懿宗		

當時那十八處烟塵，皆被唐太宗掃滅，混為一統天下，建號大唐。

二 唐天子開科取士

却說懿宗傳至十七代，僖宗即位，僖宗名儼，懿宗少子也。年十二，爲宦官劉行深、韓文約所立，建都於長安，改元乾符元年。僖宗設朝詩云：

絳幘雞人報曉籌，尙衣方進紫雲裘。
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

龍浮，羣臣朝畢，僖宗問天下甚荒，黎民反亂，何以治之？言盡，因出佞臣田令孜，此人總督三省六部，正是文官的班頭，武將的領袖。奏說：「臣聞天下荒亂，賊寇蜂起，男子插刀鎗而種田，婦女披衣甲而饋餉，只因文無清官，武少良將，乞我王開文武二選場，選取天下文人武士，教他爲官爲將，討賊安民，則太平可立致矣！」帝准奏，卽命次日出榜招賢，天下舉子俱到咸陽。

只因招選諸賢士，竦動英雄傑士心。

三 赤牆村黃巢出身

時朝廷昏昧，奸臣當道，有錢重任，無錢不用。因此曹州反了王仙芝，濮陽反了尙君臣，唐遣令孜領兵十萬剿除。世之盛衰，國之興廢，皆有定數。太平時節，國有英雄，扶社稷，離亂之時，天生奸佞。亂乾坤，却說巢州克句縣，赤牆村一人姓黃名宗旦，世爲鹽商，娶妻田氏，回家逕從巢林經過，見一小兒席地而坐，身穿黃衣，叫黃氏爲娘，化一道黃氣，沖入田氏懷中。田氏歸卽有孕，懷胎二十五個月，一日誕下，形容怪異，身長二尺，眉橫一字，牙排二齒，鼻生三竅，左臂生肉膝蛇一條，右臂生肉隋球一個，背上有八卦，胸前有七星。宗旦見了，驚疑，遂將此子丟在溝渠，時有土地，將此子移在巢樹下，鴉鵲巢中，經過旬日，宗旦復從巢林經過，忽聞樹上小兒叫聲，宗旦舉目視之，乃七日前丟的小兒，遂取下來，宗旦驚曰：「此子奇異！」乃抱回家，仍命田氏撫育，取名黃巢。及長，表字巨天，博

際經史，精熟武藝。是時乾符三年，天下荒旱，故爲廣平元年。庚子，巢聞長安大開武試，招募雄才，卽辭父母，竟赴長安，入場試畢，果中武舉狀元。次日朝帝，令孜引至駕前，請旨，帝問：「那個是狀元？」令孜答曰：「此人是狀元。」僖宗見黃巢，果身長一丈，勝鬪三停，而如金紙眉橫一字，牙排二齒，鼻生三竅，嚇得魂不附體，半晌方定。僖宗大怒，將黃巢革退不用。當駕官說：「朝廷嫌你貌醜，故不肯用。」黃巢退出朝門之外，默然嘆曰：「明詔上只說選文章武藝，不會說揀面貌，早知昏君以貌取人，我也不來。本欲回家，羞見父母，大丈夫不做暗事。」袖裏取出筆來，只見街頭一隻錦毛雄雞，望黃巢叫了一聲，巢曰：「昏君不識賢，雞到誦賢。」巢曰：「雞我有天下之分，你大叫一聲！」那雞又叫了一聲，巢大悅，巢卽舉筆題詩八句云：

雄雞有五德，今朝見我鳴。
頂上紅冠正，身披紫錦衣。

心中常懷義，大叫兩三聲。
換出扶桑日，重教天下明。

巢作詩畢，進酒館飲酒，乘興又在粉牆上寫反詞云：

昏君失政，寵用奸邪，荒荒亂亂，文武無能。唐僖有眼無珠，見賢才不能擢用，可惜我十年辛苦，到今日不能成名。暗思昔日楚漢爭鋒，一個力拔泰山，一個量寬滄海，他兩個戰烏江英雄抵掌，詣咸陽，火德肇興，某也志高漢斗，氣吐虹霓，意欲匹馬單刀，橫行天下，管取那刀兵動處，把唐朝一旦平吞。有詩爲證。

浩氣鵬鵬貫牛斗，
珥超投筆去封侯。
馬前但得三十卒，
敢奪唐朝四百州。

黃巢寫下詩詞，卽收拾琴劍書箱，出了長安城，對天誓曰：「黃巢若得寸進，定要奪取唐朝天下！」言罷而去。却說巡城軍官看見反詩，抄奏朝廷，僖宗卽宣令孜曰：「黃巢寫下反詩，要奪朕之天下，卿何治之？」令孜奏曰：「我士寬心，乞敕畫影圖形，拿捉黃巢賊，抄沒其家。」帝准其奏，卽時命寫榜文，各處張貼，不在話下。只說長安城外有一藏梅寺，寺中有個法明長老，一日領衆僧上殿，見琉璃燈光不明，視之只見裏面無油，深怪徒弟，徒弟

說：「我夜夜添油，不知油往那裏去了？」至晚其僧隱於殿內，未及二鼓，忽見二鬼手提瓦罐，到於殿內偷油，其僧即報長老，長老不信。至次晚復隱於殿內，二鬼又來偷油，其徒即報長老，長老即引衆行者到殿，見二鬼果在偷油，長老問二鬼偷油作何用？二鬼答曰：「今有三曹陰攢，造生死輪迴冊，無油點燈，因此差我們到各寺觀取油應用。」長老問二鬼曰：「冊內載的是甚麼事？」二鬼答曰：「那冊內說一人姓黃名巢，字巨天，生得眉橫一字，牙排二齒，鼻生三竅，面如金紙，有帝王之分，目下起兵混唐，在藏梅起手，開刀先殺一僧法明，他將後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長老聽罷，對二鬼云：「你可救我一命！」二鬼道：「天曹已先攢造一本去救，除非黃巢不殺方好。」鬼使說罷而去。老僧煩惱，每日差一行者，在山門外伺候，却說黃巢聽得朝廷出換拿榜文，四方捕捉，遂從山路逃走。忽一日到一山，但見山頭：

雲竄霧，霧漫漫，水潺潺，石蹬蹬，鳥啼古木，鶴淚老松，路盤狐兔跡，交加，答應豺狼聲，咆哮。行人難進步，正是老僧又有詩爲證：

壯哉山寺石巖邊，渺渺遙瞻斗柄連，殿閣巍峨侵碧漢，樓臺繚繞漱清泉。

金鐘吮吮響聲吼，寶塔重重月影圓，靜聽法華皆梵語，誰知此處有西天。

四 黃巢藏梅寺遊玩

黃巢看山頂上有石碑上寫着藏梅禪寺四字，景致非凡，有詩爲證：

金光萬道冲雲漢，紫霧千條鎖翠峯，景物非凡觀不盡，原來却是梵王宮！

黃巢正遊玩間，那行者見了報與長老，說山門外有一人，生得古怪，想是黃巢。長老聞得，即吩咐衆僧，壇焚香一步一拜，將黃巢接至大內，坐下長老說：「接運主公，乞恕小僧之罪。」黃巢說道：「不要胡說，誰是主公？」長老遂將前事備說一番，黃巢心中暗想道：「我若果有此事，你等寺中僧人，不殺一個。」言畢，長老安排酒席款

待巢遂匿於寺中。忽一日到後花園看景，行至樹下，見桌上放着一張琴，巢近前撫罷一曲，則見東南風起，匝地生雲，風過去，閃出一仙女，立在黃巢面前道：「我奉上方敕令，差我下來，送一口寶劍與你，此劍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巢接劍在手，低頭便拜。仙女指道：「兀的那東方有一仙長來了。」巢回頭看時，仙女化道清風而去。巢得劍歡喜不勝，將劍與長老看，說知其事。長老道：「貧僧決無謬言。」時值五月十四日，巢叫長老云：「我選庚子年壬申月甲申日庚午時，是五月十五日，我試劍起手，你寺中僧人俱要迴避。」言未盡，只見行者來報曰：「山後王十萬家來請，十五日寺中大小衆僧赴齋。」長老吩咐：「你衆僧明日都要赴齋，我在寺中伏侍主公。」吩咐已畢，次日天明，衆僧齊去赴齋，長老安排早飯，與黃巢吃。巢曰：「今日午時三刻開刀起手，你要迴避。」長老辭了黃巢，自去躲身，出門只見路旁有株大樹，年久心空，長老遂隱身於樹內，不覺午時已到，却說黃巢望天祝謝曰：

巢本唐臣，一介書生，只因當今無道，寵用奸邪，用舍顛倒，思亂紛紛，權臣貪賄財物，不取賢才。主上惟取相貌形容，十分豪傑，巢因此誓削權奸，日清天下，奪取江山。况荷寶劍頒臨，欽承明命，乘此吉期，開眩展皆，果蒙默佑，受命遐昌！

祝畢，手執寶劍嘆曰：「我有願在先，不殺寺中一個僧人！」閃步出寺，四顧無人，我就將這大樹起手開刀，劍望樹上一砍，只見人頭落地，鮮血噴天。巢曰：「莫非這樹內有人？」視之，乃法明長老。巢說：「我本心不要殺你，只因你躲此大數不過。」有詩爲證：

不肯參禪苦自修，法明長老命該休；
身藏大樹無人見，誰識剛刀不肯留？
黃巢大樹試剛刀，只道藏梅僧盡逃；
非是法明藏不密，機緣大數莫能饒。
卓吾子評：僖宗以貌取人，失之巢賊，致令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唐家囹圄圖，一個天下，分爲五代。

况起手開刀，黃巢就殺法明，法明即多方求救，能倖免大數乎？

五 黃巢殺入長安城

黃巢斬了法明，遂離藏梅寺，行至陽關大路，見一夥人在前面，巢大聲禱告天地曰：「我若有天下之分，將這夥人歸順於我。」黃巢大叫曰：「你衆人是那裏去的？」嚇得那夥人一齊跪下道：「我們是不第的士子。」巢問曰：「你們肯跟我前去殺大唐天下麼？」衆人曰：「情願跟大王前去。」黃巢得了這夥人扶助，就反上金頂太行山，殺到朱州，未及半載，收了朱溫，尚讓、柳彥章、葛從周、鄧天王、孟絕海等，聚餓夫兵百萬，叫葛從周爲總兵，尚讓做軍師，奪了南州郡，領兵直至潼關。守關二將李茂、朱真，與巢將郡天王交馬，不及三合，二將大敗。棄了潼關，奔上長安，見駕奏曰：「今有黃巢領餓夫兵百萬，搶了潼關，臣等抵敵不住，乞發大軍前去剿賊，以安萬民。」帝聞大驚，又報巢兵到了八里橋安營，帝宣田令孜曰：「這事怎了？」令孜奏曰：「事已急矣，不如前往西州避兵。」帝問曰：「西州那得宮殿安身？」令孜奏曰：「昔日七帝明皇，因祿山漁陽兵變，上西州避兵，建立的宮殿尚存。」帝即傳旨收拾三宮六院嬪妃綵女，上西州去。令孜奏曰：「軍情緊急，只一君一后足矣。」當日出城，令孜回文武保駕，離長安，上西州而往。詩曰：

潼關賊破寇無休，堅守招兵或可收。
恨殺奸臣無計策，輕移車駕上西州。

却說黃巢正坐帳中，探兵報信，宗離了長安，上西州去了。黃巢令將士領兵追趕，葛從周曰：「且令人先洗宮院，登了大位，那時再去追趕未遲。」巢依言，令朱溫領兵去洗宮院。朱溫進了長安，但見那唐宮中：

黑漫漫紅雲龍鳳閣，昏慘慘殺氣繞龍樓。
人聲滾滾，嚇嬪妃急登羅幃，戰鼓寥寥，驚綵女忙投錦帳。
千秋池下，搬了些破甲殘兵，萬歲山前，丟了些折弓損箭，直殺得絳綃樓下胭脂。

朱溫直殺至後宮，見帝妹玉璽英，正欲投井，溫向前將欲殺之，但見紅光滿面，遂按劍喝問曰：「汝何人也？」

玉鑾英泣告曰：「妾乃帝之妹也。」溫曰：「可曾配婚麼？」玉鑾英曰：「未曾適人。」溫命鑾英近前，但見有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遂對玉鑾英曰：「吾乃五經之子朱溫是也，但得汝爲夫人，吾之願也。」鑾英勉強從之。時廣明元年秋七月也。溫將鑾英假裝軍人，相離而出。於是唐金吾將軍張方、帥文武數十人，請巢爲帝，遂進冠冕、璽綬，巢就太極殿南面而坐，受文武百僚三呼稱賀。是日巢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元年，立子球爲太子，封尚讓爲太尉，葛從周爲行兵總督。唐之舊臣三品以下者悉停不用，四品以下者便居舊職，其餘諸將各據功賞爵。遂問諸將：「僖宗既上西邠州去，衆將誰往追之，以絕後患？」朱溫奏曰：「小將願往。」巢即命溫領精兵一萬追之。逸狂詩曰：

當年逆賊寇咸陽，威逼鑾英避遠方；天使朱溫追駕急，鑾英勸化幸無傷。

僖宗車駕行了數日，忽見旌旂蔽日，塵土冲天，一陣人馬來到，衆皆失色。帝大驚恐，令孜出馬曰：「來將何人，敢攔聖駕？」繡旗影裏照出一將，金甲玉帶，跨紫驪馬，持宣花斧，使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語，羣臣聞之，皆無所措。王子向前叱曰：「來者何人？」敗曰：「臣是西邠州節度使鄭畋，特來接駕。」王子曰：「既來接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敗慌忙下馬，拜於道左。帝曰：「追兵大至，汝可迎敵。」敗曰：「陛下勿憂，臣願領鉄騎相持，破之必矣！」言未畢，只見後面塵頭起處，金鼓齊鳴，朱溫人馬至近。敗即將人馬擺開陣勢，手持月斧，躍馬當先。但見朱溫：

身長一丈，膀闊三停，面如硃色，齒似狼牙。耳有兩翼，藍髮紅鬚，真如八臂哪吒，離天缺，開山小鬼，下坡來！卓吾子評：賊破兩京，天子奔走，正臣子奮不顧身之日，鄭畋首倡大義，舉兵討賊，雖未觀成功，然志亦可嘉！

六 鄭畋大戰朱全忠

敗見朱溫，遂大罵曰：「反賊早早回兵，休來尋死！」溫怒揮鎗來迎，兩馬相交，戰有一百餘合，不分勝敗。日已西沉，鳴金收軍，兩馬並也。鄭畋回至營中，見帝曰：「臣與朱溫戰上一百餘合，不分勝敗，吾來日必定擒之！」帝曰：「且自歇息，來日再議。」却說朱溫回至寨中，恨氣未消，帶淚而言，明日定擒信宗，以獻吾主。言未絕，只見屏後轉出一佳人進前，聲言不可。溫視之，乃玉鑾英也。溫曰：「汝有何言？」鑾英曰：「信宗乃妾之兄也，天下已被汝棄奪去，何故定要擒之？」溫曰：「汝乃女流，有何見識？」信宗草創昏君，大齊真命之主，無德讓有德，自古皆然，斬草若不除根，恐後復發矣。」鑾英曰：「君言謬矣，唐之天下，子孫相承一十七代，反言草創黃巢，只一匹夫，起首強寇，稱爲真主，此何理也？豈不聞古人有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汝若改邪歸正，棄賊扶唐，實爲良久之策，將軍請熟思之！」溫聞言，沉吟半晌，欣然進曰：「汝言是也，吾意已決。」遂吩咐手下，收拾旗幟，準備降唐。却說鄭畋次日復來討戰，只見溫素體戎裝，身無寸鐵，手執降旗，大叫：「唐將休得放箭，吾來降唐！」畋曰：「既然如此，吾當帶汝見駕。」畋以此事來奏。帝曰：「斯人終是爲盜，豈容納之？」畋請曰：「目今用人之際，既有降兵，不可不納。」帝卽從之，遂宣召至。溫下拜已畢，帝見溫形容古怪，實有驚怪之意。問曰：「汝何人？」朱曰：「臣黃巢部將，姓朱名溫，奉巢命來追聖駕，罪該萬死，臣今不敢有違天命，特來順天，前部同破巢賊。」帝曰：「誠如是，社稷生靈之福也。」溫奏曰：「舊臣啓陛下，近日臣因掃宮，見御妹玉鑾英，將身赴井，實臣救之，現在營中，請陛下聖鑒。」帝聞奏愕然，半晌無言，自覺滿面羞慚。田令孜曰：「此人有大功，合配御妹爲夫，陛下何遲疑乎？」帝忻然從之，隨封溫爲汴梁節度使，更賜玉帶一條。時帝嫌溫容貌醜陋，名字又惡，因而賜名全忠，令以溫字改之。溫心暗喜，已知字意，乃人並中心四字，頓首謝恩而出。溫領兵上馬赴汴梁去了。却說鄭畋保駕進西，祁州帝卽日陞殿，改元中和元年。羣臣朝帝已畢，帝仰面大哭。畋跪曰：「今日入城登殿，而一路平安，乃喜事耳，何故大哭？」帝曰：「朕哭高祖耳！」畋曰：「高祖崩已久，陛下此哭何也？」帝曰：「朕想高祖太宗，東蕩西除，南征北伐，苦爭血

戰混成一統天下，傳流一十七世，今被巢賊所侵，社稷危在旦夕，朕有何顏見我高宗於地下乎？」言罷又哭。曰：「失天下乃天運循環，使之然也。近日西祁州街市童謠，有詩爲證：

庚子年來日月枯，唐朝天下有如無，山中果木重重結，巢就鴉飛犯帝都。

世上逆流三尺血，蜀中兩見駐鑾輿，若要太平無士馬，除是陰山碧眼鷓。

政論童謠慰帝情，應知規數報分明，敬天法祖加修首，異日還拱致太平。

以此論之，正應天運有變。庚子年來日月枯，陛下立乾符元年，至乾符二年是庚子，我王又改爲廣明元年，明乃日月也。今歲失天下，豈不是枯乎？唐朝天下有如無，即今黃巢在位，未知中興如何，豈不是有如無耶？山中果木重重結，果字頂上有三絲，乃是巢字，豈不是重重結耶？巢就鴉飛犯帝都，今黃巢人長安奪帝位，豈不是犯帝都也？世上逆流三尺血，自黃巢作亂，順者存，逆者亡，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豈不是三尺血也？蜀中兩見駐鑾輿，昔安祿山作亂，明皇蜀中避難，今日巢兵逼陛下，亦在蜀中避難，豈不是蜀中兩見駐鑾輿？本此二句，若要太平無士馬，除是陰山碧眼鷓，碧眼鷓乃李鴉兒。帝曰：「鴉兒是何等人？」政曰：「此人王侯之子，帝室之胄，陛下緣何不識？」帝曰：「朕實不識，卿試言之。」政曰：「此人父名國昌，在朝廷有大功，榮賜姓李，生子克用，善能騎射，英勇無敵，官封兵馬使，嘗思受詔監筵，只因國舅段文丑鬧席，與克用兩下拒言，克用大怒，一拳打落文丑二齒，文丑欲奏朝廷，克用性如烈火，即取出銅錘，將段文丑打死，朝廷聞知，欲殺克用，賴衆臣力救，得貶於直北沙陀歇馬，克用一到彼處，訓練軍士，招集番兵，四十餘萬，有五百家驍勇兵將，十二家太保，皆無敵之士。此人生得左眼大，右眼小，黃睛碧珠，人皆稱爲獨眼龍，自號碧眼鷓，每出陣有一千三百三十個鐵甲兵，皆穿皂衣，號爲鴉兵。今黃巢乃烏巢也，謠言羣鴉入巢，破巢必矣。直得此一枝軍來救取，方可無危矣。」帝大喜，使問羣臣誰可爲使，前往直北取回克用，偕下一人進曰：「臣雖不才，願往直北取克用人馬，剿除巢賊。」帝視之，乃吏部尙書程敬

思也。帝曰：「卿去甚當，奈外夷與中國言語不同，人物亦異，克用心懷忿懼，未必便來。」敬思曰：「臣幼頗通番語，且與克用有一面之交，陛下赦其死罪，封克用官職，臣往以言語勸之，他必引兵來恢復矣。」帝曰：「封他何職？」敬思曰：「陛下先可擢以重任，使克用自然其威武力，好舉兵行事。」帝曰：「朕即封克用為忻代石嵐破巢兵馬大元帥，雁門關都招討。」遂賜金銀十匣，金牌五百面，空頭宣五百道，龍衣一套，玉帶一條，更遣八員健將，五百名官軍，金寶赦書，即日便行。一面遣人調取二十八鎮諸侯，都到河中府，會兵取齊，待克用人馬到來，協同破巢。

二十八鎮諸侯：

- | | | | | | |
|-------|-------|-------|-------|-------|--------|
| 函國公袁容 | 普國公王鐸 | 荊州王元 | 涇原程宗楚 | 秦州仇公遇 | 農州董弘真 |
| 同臺岳彥真 | 華州韓鑑 | 曹州曹順 | 兗州周順 | 鄆州赫連鐸 | 河中府王重榮 |
| 幽州馬三鐵 | 定州王景宗 | 汴梁朱全忠 | 徐州支祥 | 景州王太楊 | 平州王用之 |
| 壽州張仲仁 | 萊州君武 | 陳州列從吉 | 孟州朱合爽 | 朔州唐大弘 | 邢州朱文 |
| 鄆州楊思恭 | 青州王敬武 | 于州王守存 | 單州邵昇昌 | | |
- 卓吾子評：鳥巢占了上林一枝，只怕李鴉兒飛來，不傳長安耳。

七 敬思奉旨宣晉王

却說敬思領了金寶赦書等件，隨帶官兵五百名，一簇人馬，望北進發。途中有詞為證，但見：

風颯颯，草萋萋，雲慘慘，雨淋漓，沙鳥飛低岸，孤雁落平隄，霜跡板橋千古道，月明茅店一聲雞。

敬思在路飢餐渴飲，曉行夜宿，縱馬直至大潼城下，勒馬有感，遂吟一律云：

持鞭勒馬立芳洲，客路那堪滿目秋，萬疊倉山雲慘慘，半泓野水綠悠悠。

西風征雁添鄉思，寒樹歸鴉起暮愁。一點忠心報國，何時恢復舊神州。

敬思吟罷，遂出了大潼城，望前進發，行了數日，直至野狐嶺下，忽閃出一彪人馬，爲首一將，頭裹黃巾，身穿戰袍，持鎗躍馬，攔住去路。厲聲罵曰：「何人在此經過，留下金寶。」敬思向前告曰：「吾乃大唐通使程敬思也，領着朝廷敕書，往北去取克用，只以敕書進用，金寶縱有，亦難獻納。」其人聽言大怒，把旂一展，衆兵無數，漫山塞野而來，將五百人馬金寶物件，盡皆劫奪，往密松林內去了。止剩下程敬思一人一馬，在曠野放聲大哭，遂跳下馬來，解脫帽繩，欲向林中自縊。正在猶豫，忽聽得松林下一聲鼓响，閃出一枝圍獵的兵來，打起皂鵝旗，旗下一擁着一個年少的番官，着他怎生打扮，但見：

身長九尺，年近二旬，面如黑棗，體似狼形，頭戴一頂銀鼠帽，身披一領錦貂裘，腰繫一條獅蠻帶，袋插一枝狼牙箭，坐下青鬃追風馬，手持明晃晃方天戟。

那番官人馬擁至林前，大喝曰：「汝是何人，在此尋死？」敬思向前跪曰：「吾是大唐宣差官程敬思也。吾有事要見李克用。」番官曰：「莫非吏部尙書程敬思乎？」敬曰：「然。」番官遂跳下馬來，扶起敬思，汗流浹背，敬思便問將軍何人。番官曰：「俺是沙陀李晉王太太保李嗣源是也，我父嘗言叔父盛德，不能相會，叔父何不_{在朝}，致君澤民，到此沙漠之地，有何緣故？」敬思曰：「今有曹州一人姓黃名巢，聚賊兵百萬，在涼州郡，不半載奪了東西二京，殺戮唐之臣庶，不勝計。今聖上在西_州避兵，其鋒鏑難當，衆臣商議，特遣我齎旨意一道，金寶十車，金銀牌五百面，空頭宣五百道，八員健將，五百名官軍，着汝父子人中原，洗滅巢賊。不料來到野狐嶺，遇一枝兵，將金寶人馬，盡搶入松林內去，某思進退無路，不如尋個自盡。正在猶豫，幸遇賢姪到此，是吾三生有幸矣。」

嗣源曰：「叔父無驚，待小姪一併取回來，交還叔父。」有詩爲證：

怒髮冲冠虎將威，林松小賊敢相欺，陣前聲喝如雷吼，金寶黃麻盡送歸。

嗣源綽鎗上馬，逕往密松林索戰，忽見林內一黑漢，引二百餘嘍囉出林外，拜伏於地。嗣源曰：「汝何人也？」答曰：「某姓薛石，入山劫掠爲生，恰聚三百餘人，却纔同伴謝應達林外巡哨，誤將金寶劫擄上山，吾問衆者云：『是大唐賜與太保的物件，吾欲送出林外，謝應達被吾殺之，今獻首與太保請罪，願率部下衆人歸降。』」嗣源遂收留合兵一驍，敬思與嗣源並轡而行，逕投金蓮川來。嗣源先遣人告報父，克用知敬思已至界口，遂引軍一萬，離直北百里來接，但見那克用真個英雄好漢，有詩爲證：

頂上金盔雙鳳翅，身披鎧甲纍金粧，袋內弓彎生挺硬，壺中箭插點純鋼，刀懸偃月除奸黨，劍掛青虹草賊亡，自幼嘗觀三路法，老年出陣氣昂昂。

李克用接見敬思，敬思拜伏於地，克用忙答之曰：「久慕大人，無由一會，今幸得相見，足慰平生渴仰之思。」敬思答曰：「大唐天下今爲黃巢所奪，京城俱陷，駕往西邠州避兵，想大王人馬雄健，必盡忠皇室，不辭跋涉，遠齋敕旨金寶，奉獻大王麾下，萬望垂救，實國家生靈之福也。」克用曰：「既有聖旨，進帳讀開。」使命排設香案，接旨開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乾坤開闢，蓋張廣大之兵容，日月浮沉，實起照臨之盛德，由我高祖以至於朕，相傳一十七代，朕無上祖之能，盡賴文武輔佐。今有巢州克用縣黃巢逆賊，乃王仙芝餘黨，聚百萬之衆，侵朕天下，關外一百五十餘處，各州郡縣盡屬黃巢，今朕不得已而遠遷於西蜀，行宮尙存於成都，巢賊心猶不足，旦夕招軍，意在得隴望蜀。朕今欲恢復天下，保安國家，怎奈內無賢臣，外無勇將，茲特封皇兄爲沂代石嵐破巢兵馬大元帥，雁門關都招討，更賜龍衣一套，玉帶一條，金寶十車，金牌五百面，空頭官五百道，天下官軍悉聽節制，勿負朕心，早宜興兵，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中和二年十月上旬詔。

續了詔書，望闕謝恩。程敬思獻上玉帶等件，克用頭戴冲天冠，身穿滾龍袍，更披淡黃衣，腰繫白玉帶，不一時

會十二太保五百家將，皆來謝恩。

逸狂詩云：丹詔來宣帝室親，龍衣玉帶異殊珍，幹旋天地加官爵，恢復山河召總兵，急拯生民離水火，用誅強暴滅烟塵，鄭畋不解童謠語，鴉谷黃巢未易平。

八 晉王起兵入中原

晉王設宴款待敬思，不覺已過旬日，纔已，不言起兵。一日會宴酒至半酣，敬思避席言曰：「大王幾時動兵？」晉王曰：「目今天寒冰凍，草木已枯，人馬難行，待等來春，天氣融和，草青沙暖，纔好相持。」敬思曰：「救兵如救火，中原百姓立待大王，如大旱之望雲霓也，不可遲緩，願善思之。」言罷，只見晉王背後一女子高聲大言曰：「看你枉爲丈夫，僖宗正在危急之際，專望救援，恨不得一日兵到，何故遲滯？即妾雖女流，敢領兵前去滅賊，以慰中原之望。」敬思視之，那女子頭戴貂裘翠帽，好似出塞昭君，杏臉桃腮，不亞前朝賈氏，朱唇款動，打開一顆櫻桃，皓齒輕掀，露出兩行碎玉。湘裙急繫，恰像吳宮西子，金蓮緩步，渾如蓬島仙姑一般。

這女子是誰？乃晉王正宮劉妃也。能使兩口雁育刀，軍中敢戰無敵。晉王曰：「汝是婦人，有何高見，緣何在此多言？」劉妃曰：「大王身受國家重恩，早宜報効，何待來春？且大唐關外各鎮諸侯，皆是好漢，倘有一路滅了黃巢，那時大王有何面目見朝廷乎？」晉王曰：「汝言是也，吾即調遣人馬，准備起程。」立時傳下號令，李嗣源收拾糧食，點起兩澳番營，人馬約有四十餘萬。次日辰牌鼓响，衆兵離了金蓮川，望平原進發。但見旌旗蔽日，劍戟如林，人馬爭馳，果然雄健。大軍正行，前面探馬回報已到黑河，敬思暗想：晉王老漢，貪着直北富貴，懶上中原，待我將黑河故事細說一番，看他如何敬思曰：「大王曾識這黑河的故事否？」晉王曰：「我乃粗略武夫，安能識此？」敬思曰：「此故事著於史冊明矣，昔漢元帝一妃名曰昭君，大有姿色，被奸臣毛延壽圖了真容，獻上北番單于，後來昭君和番到此，見直北是夷狄地界，不肯前去，遂投此河而死。大王不信，某記有詞一篇爲證，名曰

木蘭化

望昭君漸遠，流紛淚溼征鞍，塞雁南飛，行人此渡無限關。出烟花填成消索，向琵琶，今夜與誰彈？惟生清風明月，教人怨恨長安。梨花不耐風寒，花落紛香散，同長安彩鸞人去也，想神仙何日到人間？訊問他愁知多少，探黑河流水潺潺。

又有詩一首為證

黑河流水响潺潺，不斷陰雲蔽玉關；紅粉無顏從此虜，琵琶死後向誰彈？

晉王曰：『世間有此烈女，沉埋於此，良可惜也！』敬思曰：『只一女子也，想中原繁華之地，不肯留此，何況你家大唐天下乎？』晉王曰：『汝言是也。』又行不數里，只見一臺巍然豪俊，勢若摩天。晉王曰：『此是何處？』敬思曰：『此乃李陵臺也。』晉王曰：『爲何在此？』敬思曰：『昔漢元帝遣李陵來直北，贖蘇武還朝，後在此處，拔劍自刎，後人與他立下此臺，以紀其事，亦有詩為證。』

曠野雲低恨滿懷，長安西望李陵臺；關河萬里秋風起，黃葉一天鴻雁來。持節還鄉悲壯士，屈身降虜嘆庸才；賢愚千載春秋筆，懶上雲樓酌酒杯。

晉王曰：『汝身不會到直北來，這直北的故事，汝何識之？』敬思曰：『臣看過鑑，有何不識？』晉王曰：『我只知精通兵法，熟諳韜略，以爲能事，豈識此忠臣烈女之事乎？』敬思曰：『此皆先朝遺跡，特以記事不足為羨，前而乃一蘇武廟，忠臣耳。』晉王曰：『何以見之？』敬思曰：『蘇武亦是漢人，元帝遣來直北，催逼進貢，被單于拘留，令降不屈，使蘇武北河上牧羊，曰：『羝羊生子，即放汝還。』武持漢節牧羊，嚼雪餐氈，旄盡落去，十九年始得歸。後夷人為之立廟，以旌忠烈，有詩為證。』

漠漠平沙際北天，忠臣因此質堪憐；餐氈嚼雪終歸漢，持節曾經十九年。

卓吾子評：李僕射起兵討賊，有救國之志，其妻劉氏，催兵救援，亦可謂女中丈夫。

九 克用箭服周德威

敬思與晉王在馬上正議論幾節故事，晉王大喜嘆曰：「公真博古通今之士。」話畢，催兵速進。過了蘇武廟，將次居延川，行不數里，忽聽山坡後炮聲一響，金鼓齊鳴，旌旗蔽日，閃出一枝兵來，約有三百餘人。當先一員大將，攔住去路，看他是誰，怎生打扮，但見：

戴一頂吞龍頭，撒青纓，珠閃爍爛銀盔，披一幅損鎗尖，壞箭頭，襯香綿黃金甲，穿一領繡牡丹，飛雙鳳圍金線絳紅袍，繫一條稱狼腰，宜虎體，妝七寶麒麟帶，着一雙起三尖，沛獸皮倒雲根虎尾靴，穿一張雀畫面龍角靶紫駒綉六鈞弓，攢一壺皂鵬翎鐵犁桿透唐猊鑿子箭，騎一匹圓千斤高八尺能衝陣火龍駒，吐咤一聲，山岳動，輕施韜略鬼神驚。

晉王聞報，勒馬向前觀看，見他眉清目秀，氣概非凡。厲聲問曰：「來將是誰？可通姓名？」那將答曰：「我乃鎮南將軍，姓周名德威，表字敬達，常州馬邑人也。來者可留下金寶，放你過去。」晉王聞說德威心中暗想，隨答曰：「吾乃直北沙陀李晉王是也，久聞得人稱紅袍將周德威，原來將軍就是，又聞你乃世之英雄，抱文武全才，何不棄暗投明，改邪歸正，跟我同上中原，征滅黃巢，恢復大唐天下，建立功名，與汝同享富貴，著功勳於當世，載功勞於史冊，勝在此綠林中落草，千載只一污名耳。」德威曰：「汝亦是反唐逆賊，逃居直北，安敢以此言欺我。」晉王大怒，掄刀直取德威，德威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上一百餘合，不分勝敗。德威暗思：這老漢刀法不亂，精神倍加，待我假做破綻，誘他趕來用箭射。又戰數合，德威佯輸詐敗，虛架一鎗，撥馬便走。晉王高聲大喝：「小賊走那裏去，飛馬趕上陣來。」德威取弓在手，搭箭撐弦射去，喝聲：「老漢看箭。」原來克用眼看得更親切，聽得弓弦响處，其箭已接在手。德威曰：「箭射不中晉王，勒回馬來。」大叫曰：「老漢我料你會接箭，却不會射箭。」晉王曰：「我會的。」

百步穿楊，倒掛釣魚之注，名叫九枝連珠箭，豈是汝賊射此無名之箭乎？德威曰：「連珠箭，何足爲奇？汝能於百步之外，立一紅旂，旗角上所結有一根金釘，簪上掛着一條馬鞭，一箭射去，馬鞭落地，吾便跟汝去滅巢矣！」晉王暗想：「吾今已老，眼目昏花，若射中金簪，名揚天下，如射不中，却不將俺清名玷在居延川下。」正說間，只見空中一羣皂鵝飛翔，晉王心生一計說：「吾不射死物，吾射那行中第二飛鵝下來你看。」德威曰：「死物尙不能夠，安能射飛鵝乎？果能如此，吾便下馬投降。」晉王曰：「這是夷狄地界，射中一鵝，你不下馬，誰與你作證？」德威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食言乎？」遂向撤袋中取出一箭，折爲兩段，曰：「汝若射中一鵝，吾不下馬，以此爲令。」晉王心思，憑吾手段，射中一鵝，亦未可知。暗中禱祝上蒼曰：「大唐皇帝有福德，合收此人，一箭射中。」禱畢，卽洩將鵝弓，單射一箭，弓弦响處，鵝早落地。宋賢有詩贊曰：

克用英雄盡世驍，貫鵝箭去驚雲霄。陣前不必千鈞力，降服紅袍將最高。

又有詩贊云：

一箭神威貫碧空，皂鵝落地草梢紅。三軍未上中原去，先建居延第一功。

晉王射落飛鵝，衆兵齊齊喝采，德威慌忙下馬，當頭拜伏於地，曰：「大王神箭古今罕有，臣願從大王，以充步卒。」晉王亦慌忙丟下弓箭，下馬扶起德威，撫曰：「吾素知敬遠忠義之士，深慕高名，今幸得相從，他日位列封侯，定當大用。」隨令差官取出空頭宣一道，填寫德威陞爲大唐議國左軍師，金牌一面，填寫軍師旗號，卽日參謀幃幄，運贊軍機。德威頓首拜謝，扎了營寨。是夜晉王在帳內睡臥不安，秉燭觀孫子兵法，自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忽然夢見一隻猛虎，脅生兩翅，飛入帳來。晉王驚懼，拔劍在手，望虎砍來，那虎側身躲過，把晉王一爪撲傷，打折左臂，忽然大驚，乃是南柯一夢，嚇出一身冷汗，舉目一觀，帳中燈燭微明，披衣出營，只見月明風清，正當夜半。晉王說此夢不祥，先斷我一臂，明日破巢，不知折損何將？且回帳中，等待天明，與衆將試解一番何如。口占一

絕

醉睡昏昏心欲醒，那堪怪物使魂驚。吉凶渾似無憑準，誰向山中鬼谷明。

次早急喚周德威進帳，德威入見晉王，將夢中事細說一番。德威袖占一課，賀曰：「此大吉之兆，主收得一員上將。」晉王曰：「有何應驗？」德威曰：「昔文王夢一飛熊上殿，次日早朝，令衆臣圓夢，衆臣言此吉兆可作速收服一大將，在圍場中得一飛熊將軍，文武大喜，遂佈圍場到渭水河邊，見一老者直鉤釣魚。文王問曰：『鱗鈞釣魚，尚不可得，汝何直鉤而取魚乎？』老者曰：『大丈夫甯向直中取，而不向曲中求。』文王知是賢士，遂問姓名，老者曰：『吾姓姜，名尚，道號飛熊，姜呂望是也。』文王便稱爲太公，請歸朝內輔政。後文王崩，其子武王拜爲軍師，稱爲尚父，與兵伐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戊午日兵臨孟津，甲子兵進朝歌，破了紂王，成周八百年天下，賴此人之功也。大王不信，有詩爲證：

隄草青青渭水流，子牙向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飛熊夢，已對斜陽嘆白頭。

文王之夢，其應如是，今大王這夢，必主收得一員上將，即日大王便可收拾打圍。」程敬思曰：「軍師課數有準，大王當從其說。」晉王從之，即准備鷹犬器械，帶領太保四員，三千人馬前去。程敬思周德威一同上馬，離了營寨，逕到山中，佈列圍場，不知有應夢否。

逸狂云詩：晉王遊獵網英雄，天意殘唐數未終。當日若無飛虎夢，破巢安得勇南公。

卓吾子評：克用一箭而降德威，亦天意未欲亡唐也。飛虎入夢，其兆益徵之。

一〇 安景思牧羊打虎

此時春景，天氣和暖，鳥獸繁盛，草木森嚴。晉王遊獵半日，並無一毫所得。晉王疑怪此事不定，遂引十餘騎，轉過山坡，遠望樵夫手敲柴擔，口唱歌曰：

學探樵學探樵，不會放過嫩柔半個條；臨岩伐倒枯松樹，不鉤家中半月燒。

晉王聞其歌嘆曰：『真乃樵夫之樂也。』遂遣人喚至而問之。樵夫曰：『我素居此處，樹木深叢，大小亂石，安能放鷹走馬射獵打圍乎？』晉王曰：『吾兵初至，不曉路徑，汝爲我指教之。』樵夫曰：『請問大王有多少人馬？』晉王曰：『止帶三千人馬在此。』樵夫曰：『大王便有三萬人馬，馳不盡那獐麋兔鹿。』晉王曰：『何處如此？』樵夫曰：『此去四十里，有一山名飛虎山，靈求塔，山內所產禽獸極多，大王可往彼處取之。』晉王喜曰：『吾夜來飛虎入夢，此去有飛虎山，必招賢士矣。』遂叫樵夫引路勒馬前行，到了飛虎山，果然高山曠野，清景異常，異禽怪獸，上下交鳴。晉王令軍人佈開圍場，忽然起一陣狂風，飛沙走石，刮地遮天，倏爾不見樵夫。晉王大驚，喚德威問之。德威曰：『此虎豹出入之鄉，故有此風。』晉王曰：『風乃天地呼吸之氣，因何彼而發乎？』德威曰：『雲從龍而風從虎，雨潤田而萬物生，龍吟則霧起，壬癸乃雲雨之方，虎嘯則風生，戊己爲巽官之地，龍出海登時雨至，虎離山自然風出，此必然之理也。』言未絕，只見山坡中忽然躍出一隻斑斕虎，如水牛一般在草坡中咆哮大叫。衆人視之，驚得神靈不定，各欲逃生。晉王大叫：『吾兒嗣招嗣源急來救我！』此時二人逃命，亦不知走向那裏去了。晉王慌中，自取弓在手，搭箭當弦，望虎便射，一箭正中夾膀，其虎負痛，遂掩尾低頭而走。晉王後面追趕，比及已到澗邊，其虎躡身跳過，立在對面，驚起羣羊，即咬一隻食之。德威曰：『大王趕虎過澗，噬人食羊，何損人利己也？』晉王曰：『食羊小事，只怕還噬那石山打睡的人，作何計較？』即驚醒之，令其逃走。晉王曰：『何不厲聲呼之？』於是令軍人在對岸一齊叫喊，其人全然不動，原來風吹樹响，澗水潺潺，其人熟睡，兩耳無聞。抬頭忽有一羊竄過，驚醒其人，跳將起來，把眼一揉，見虎正在食羊，其人遂跳下漫漶石，脫下羊皮袍，伸手舒拳，要來打虎。那虎見人欲來打他，便棄了羊，對面撲來，其人躲過，只撲一個空，便倒在地，似一錦袋之狀。其人趕上用一手一搥住虎頸，在脅下便打，右脅下連打，那消數拳，其虎已死地上。有古風一篇，單道飛虎山存孝打虎。

飛虎山前風正狂，萬里明雲霜日光。觸日晚霞掛林樹，侵人朝露瀟穹蒼。忽聞一聲霹靂响，山腰飛出獸中王。昂頭踴進逞牙爪，糜鹿之性皆奔忙。牧羊壯士睡未醒，一羊獵過忙相迎。上下尋人虎飢渴，一掀一撲何猙獰。虎來撲人似山倒，人往迎虎如若傾。臂腕落時墜記包，介牙迭紉成泥坑。拳頭脚尖如雨點，淋漓兩手腥。紅染腥風血雨滿，松林亂散毛鬚墜。山奄近看千鈞勢有餘，抑觀八面威風欽。身橫野草錦班銷，急閉雙睛光不閉。

後人又有詩一首云：

炯炯金精耀太陽，食羊驚醒石兒郎；
伸拳用出平生力，打死山中猛獸王。

又詩贊存孝一首云：

少年英雄不可當，數拳打死獸中王；
不爲跨海黃金柱，定作擎天碧玉椽！

其人低頭看之，虎尾搖動，尙然不死。遂抓起虎尾，向石上摔了下來，對岸軍人盡皆看得癡呆。晉王大喜曰：「此六甲神將也，有此勇力，吾若得此人爲用，何愁黃巢不滅，安不復哉！」德威曰：「臣算夢兆，正應此人，吾有一歌，呈與大王觀看。」晉王問曰：「此課何日占來？」德威曰：「臣未遇大王之先在當中已鋪下此卦，斷成歌詞，爲今日應驗。」歌曰：

李晉王聚屯演武，雁門關士民受苦；
居延川箭射雙鷗，翠巖前壯士打虎。

又有詩曰：

無事閒將八卦排，唐朝合有棟樑材；
收除尙讓先鋒至，誅戮黃巢猛將來。

晉王曰：「果應如響。」急令衆軍士隔澗厲聲大叫，以言激之。衆軍士佯言曰：「吾大王家養猛虎，隨來遊獵，爲何打死？」其人曰：「既是你家養虎，許來食我羊，全身在此，只少這一口氣，你還我羊，吾還你虎矣。」隨即提

起虎來，望對岸只一撩，跳過澗來，衆皆驚畏。晉王令單于提之，無一動打。德威曰：「此人天生好漢，汝等安能及之？」晉王令嗣源抄過澗去喚至，須臾其人已到拜伏於地。晉王問曰：「汝何人氏？」其人曰：「俺一生有母無父，因無姓氏。」晉王曰：「人凜天地，按陰陽二氣而生，安得有母而無父之理？」其人曰：「只聞母崔氏之女，年方二八，並未許配他人，時值豔陽天氣，同班姊妹請母出遊，求谷一來採野菜，二來遊秋玩景，行至皇陵兩旁，列着八個石人，衆姊妹相戲曰：『吾等皆已適人，汝已及笄，尙未偕偶，今吾衆人爲汝選一丈夫可乎？』母曰：『可，但不知保着何人？』衆曰：『將此石人與你爲夫，任爾自擇。』母曰：『烈女不擇二夫。』便將手提菜籃丟去，隨石自按結爲夫婦。不想左邊第二個石人冠子上掛住藍兒，吾母向前抱住，呼之曰：『石人石人，排行第二，汝爲丈夫，我心無異，言能各散，同衆而歸。』當夜二更左側，分明是石人容貌了，然與吾母成爲夫婦，母遂有孕，員外覺之，究問吾母，與何人交媾，母以實告之，員外不信，遂逐吾母出外，後在破窰過活，生吾七歲，沿門乞食，行至墳邊，見石人皆被推倒，頭打落了，是母教去捧頭來安上，復如初，不差毫忽。母言安頭爲姓，遂取名安景思，言能大哭一場，回家自縊身死，就將母屍與石人埋葬一處，我孤身無倚，今投鄧萬戶家牧羊十年，人只叫吾爲牧羊子也。」晉王曰：「吾看你力氣儘有，不知武藝如何，以欲用汝，未見虛實。」安景思曰：「實不敢瞞，俺曾至鐵龍山，得遇仙人傳授三卷六甲兵書，教習一十八般武藝，亦皆演習，並無虛發，無進用之路，暫屈爲此耳。」晉王曰：「既有此等武略，吾今領兵上中原討賊，帶汝同去。」安景思曰：「若蒙任用，謹從嚴命。」遂差人喚鄧萬戶至前，問曰：「汝認得此人否？」萬戶曰：「是民家牧羊的安景思也。」晉王詐言曰：「汝何敢行詐乎？此乃吾世子，只因年荒國亂，拋在山中，景思尋不見，今日跟究到此，父子相見，痛情難捨，吾欲領上中原討巢賊，留下金帛，以爲恩養，謝候萬戶曰：『小民餘有家貲，安敢受此，先見世子驍勇無敵，量必成器，曾以小女瑞雲許之，既大王領兵討賊，爲朝廷出力，若有用處，卽當奉還。』吾之小女，少待送來。」萬戶言罷，辭別而去。不多時，已送至瑞雲來在帳外，晉王令

人接入與劉妃同居。晉王領兵還營，未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逸狂詩云：飛虎山前虎嘯風，靈求塔內遇英雄。石人是父膺天眷，窩內爲家去世窮。

武藝異傳人罕及，安頭取姓俗無同。晉王恢復唐天下，先識將軍草莽中。

卓吾子評：考諸唐代存孝之名，實未之聞也，此亦好事者之說與。

一一 李晉王閱兵試箭

却說晉王既得了安景思，不勝大喜。當日遂將打死的虎，令良工刻頭爲盔，剝皮爲袍，割肘爲靴，又令鐵匠打造畢燕搗，猶貌鎧甲，渾鐵擲，一齊完備，賜景思全身披掛。晉王曰：「安景思，你會騎馬否？」景思曰：「我自來不會騎馬，今願試之。」晉王命將校選幾匹馬到帳前來，景思用手一按，那馬撲地而倒，一連按倒數匹好馬。周德威曰：「勇將必須雄馬臨陣，成得大事。」晉王曰：「我在直北四十年，止討得一匹好馬，名喚千里渾，快牽來與他騎。」景思仍將手一按，那馬亦倒地。晉王曰：「如此將什麼馬與他騎？想起西涼州進我一匹好馬，在那裏？」嗣源應曰：「在後營，用二條鐵索繫在樁上，四蹄俱是鐵索絆定，人不敢進。」晉王曰：「快將鐵索解去牽來，與景思自去降伏。」景思欣然提着畢燕搗，渾鐵索到後營一觀，那馬望景思大吼，撲將起來。景思側身一躲，左手抓住鬃鬃，翻身上馬，跑出營前，此馬久不騎人，騎上景思，越坡越嶺，一逕飛跑去了。晉王拍案大驚，謂周德威曰：「你說勇將須雄馬，今恐喪其命。」言未畢，只見景思跨馬如飛，從山坡後跑將出來。晉王看見人馬無恙，大喜曰：「這馬中用否？」景思曰：「馬便好，只有些腰軟，將就騎着去。」晉王即命結束披掛，立在帳前，果是英雄。晉王十分歡喜，乃曰：「吾有一十二太保，皆吾恩養的，親疎不同，勝如一體，今陞汝做下三太保，改名李存孝，號稱飛虎大將軍，仍使薛鐵山、賀黑虎二人爲汝副將，聽受約束，隨帶飛虎兵三千，尅日起程。」存孝拜謝，遂以父王呼之。當日晉王回入帳中，令蕭劉二妃送鄧瑞雲與存孝成其夫婦，二人行婚禮畢，即設合巹喜筵慶賀，不在話

下。後人因晉王推心用人，有詩贊曰：

古云良將至難求，英雄誰不覓封侯？
晉王只爲推求旺，執得勳名到白頭。

歎存孝一絕云：

石父昂昂豈化龍？天生勇將作良材，
牧羊臥處誰曾問？一日聲名遍九垓！

後人又贊一絕云：

翠巖曲澗水潺潺，猛將連年屆此間；
若非夢兆先垂報，誰向巖前望遠山？

却說晉王升帳，次日文武恭賀禮畢，存孝謝曰：『蒙父王視以至親，兒乞爲先鋒。』晉王乃壯其志，即取印與之。周德威曰：『不可，大王部下有五百家將，十二太保，便將此印與之存孝，誠恐人議論大王有棄舊迎新之意。』晉王曰：『如何主意？』德威曰：『可令衆人與存孝同到營前比箭，分其勝負，如射得三箭中紅心者，與以先鋒印，方以掩衆口。』晉王曰：『汝言有理。』是日晉王戴冲天冠，穿紅龍袍，玉帶珠履，正中而坐，諸將侍立左右。晉王令將比試弓箭，定下先鋒，將紅錦戰袍一領，掛於垂楊之上，又設一箭槩，離百步爲界，衆分爲兩隊，十三太保穿紅五百家將穿綠，各帶雕弓長箭，跨鞍上馬，聽候指揮。晉王傳令曰：『如有射得三箭中紅心者，鳴金打鼓，以應之。』即將紅袍賞賜，隨令掛先鋒印。晉王教諸將先射，言未止聲，紅袍隊中一將驟馬持弓而出，衆視之，乃是太保康君利。把馬飛縱來往三搭，搭上箭，扣滿弓，直射一箭，其箭未及射中紅心上，而已自落地，金鼓寂然。晉王大怒，再一箭仍然不中，敢望掛先鋒印，遂喝令推出軍門斬之。德威慌忙跪下告曰：『未曾出軍，豈先斬家將乎？恐於軍不利。權記過後，去將功贖罪。』晉王曰：『既如此，難以盡免。隨令拿下重打四十皮鞭。』晉王怒氣略息，康君利羞慚滿面而退。是以康君利積恨於懷，每日生嫉妬，有害存孝之意。晉王曰：『衆將比箭，只見綠袍隊中一將奮武而出，衆視之，乃副將夏日新也。遂驟馬持弓看射，一遭第二番，一箭正中紅心，金鼓齊鳴。日新呼曰：

「快取袍印過來。」晉王曰：「只此一箭，未足以當此職。」紅袍隊中一將飛馬出曰：「看吾射着，顯汝二人手段。」拽滿雕弓，連射三箭，只有一箭中紅心，衆皆喝采，乃四太保李從信也。紅袍隊中一將出曰：「你二人射中紅心，豈足爲奇？看我連射三箭來。」大太保李嗣源也。飛馬翻身背射三箭，二中紅心。嗣源曰：「吾飛身背射中却二箭，合得此印與袍。」言未絕，紅袍隊中一將飛馬出曰：「汝翻身背射，焉得爲奇？」但見那人：

虎皮磕腦豹皮銀，
襯甲衣龍細織金，
手內燕撾光閃閃，
腰懸利劍冷森森。

又有詩云：

蜀錫鞍韉寶磴光，
五色駿馬玉釘璫，
虎劬弦扣雕弓硬，
燕尾稍損箭羽長。

紅錦袍張金孔雀，
綠鞋帶束紫鴛鴦，
參差半露黃金甲，
手執銀絲針杆鎗。

其人乃李存孝也。驟馬到界口，紐回身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人喝采。存孝厲聲大呼曰：「吾今三箭皆中紅心，先鋒定矣，看我取這錦袍，以示英雄。」拈弓搭箭，逕往柳梢射之，一箭射斷柳鎗，大袍墜下。存孝過去，錦袍披於身上，往來馳驟一回，下馬對晉王面前拜謝。晉王遂取存孝爲先鋒，設酒相待。忽報轅門外有一枝兵來索戰，存孝曰：「父王且留杯中酒，待兒去拿一將來纔飲。」言畢，飛身上馬，出營大叫：「來將何人？」那人答曰：「吾乃飛虎山大將安休薛問檀是也。」存孝便不答話，拍馬向前。二將一齊應聲，被存孝大喝一聲，把二將活擒過來，勒馬回營，其時酒尙未寒。晉王大喜，即使二將隸存孝帳下。存孝亦與結爲兄弟，折箭爲盟，永相和好。却說晉王因得了存孝，在居延川住了一月，軍情緊急，不敢久停。晉王傳令拔寨起程，一聲炮响，大隊軍馬離了飛虎山，望中原進發。日行夜走，不覺已到大樟探馬報說：「大樟鎮守官李友金，領衆迎接。」晉王入城，吩咐軍馬安下。友金至府相見，各敘禮。友金稱晉王爲皇兄，晉王呼友金爲御弟。友金大設筵席，款待晉王及諸將官。酒僅二巡，友金起身謂晉王曰：「皇兄上長安，乞帶小弟，領本部人馬，一同去破巢如何？」晉王曰：「朝廷曾有旨取爾

否？友金曰：『並無。』晉王曰：『既無聖旨，吾豈敢擅自帶你去？』友金曰：『吾既不去，遂令大將兩員，領軍一萬相助，皇兄可否？』晉王應允。問二將是誰？友金曰：『一名史敬忠，一名鄭景遂。』令進見叩頭。晉王辭別友金，傳令催車趕行，望河中府進發。行不一日，探馬報說：『前近石嶺關。』晉王傳令安營歇息，准備次日打關。有特顯石嶺關云。

一派巖巖萬仞山，天然險峻建雄關；俯觀平地果何遠，仰望雲霄去不難！

車馬馳驅須按步，雁鴉飛集怕重還；自來多少英雄漢，至此應教膽戰寒。

一二 存孝打破石嶺關

却說守關將乃并州人氏，姓鄭，名存富，其弟存惠，守函谷城，二人驍勇，是黃巢賊黨，撥來守關。探馬報說晉王人馬到來，存富便引軍一萬，離函谷城前來佈陣於野。晉王遣薛阿檀先引馬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塞野而來。存惠出馬與薛阿檀打話，阿檀使寶刀一口，與存惠戰，存惠敗走，背後趕來李存孝、安休、軍馬都踏平村路，圍住函谷，存惠上城守衛。原來函谷城郭堅固，濛濛深險，連圍七日，攻打不下。薛阿檀進計與存孝曰：『城中無水少柴，古語有云：民非水火不生活，連圍七日，軍民已慌，不如暫且收軍，如此如此，垂手可成。』存孝曰：『此計甚妙。』即時告於晉王，着令字旗傳言，諸將盡皆退了。當晚存孝斷後，各部兵漸漸避退，存惠此時於城上觀看軍兵退了，恐有計策，只聞西門令人打探，果然去遠，縱放軍民出城打柴取水，止限三日，衆皆懼唐軍再來，多打柴薪入城，亂紛紛出入，難以盤詰。第三日人報晉王人馬又到，軍民競奔入城，存惠領兵上城守護，存富自引本部將至門提調，守至二更，忽見城門裏一把火起，存富即來救時，旁邊轉過一人，手持大刀，斬存富於馬下。隨後十餘騎勇士，殺散軍士，開關砍鎖，放存孝軍馬入城，存惠從東門棄城而走。存孝安休休却得了此城，遂重賞各軍。原來是薛阿檀獻的計，故意退軍，却扮作打柴軍人，渾在百姓夥內，挑柴入城，當夜裏應外合，却說鄭存

惠退兵石嶺關。遣將飛報急奔長安。奏知失了函谷關等情。黃巢聞奏此事，遂喚大將柳彥章、齊克讓，帶一萬人馬，替存惠守石嶺關地方，吩咐軍校堅守關隘，並不出戰。存孝命軍人關下辱罵柳彥章，大怒，要提兵下關。克讓諫曰：「不可與戰。待後新軍來時，自有主意。」存孝軍士日夜輪流，數番來罵彥章，只要廝殺，被克讓苦苦哀告。當時過了五六日，柳彥章在關上看時，直北兵都下了馬，坐在關前草地上辱罵，多半困倦就睡。柳彥章傳令點起軍士，提鎗上馬，開關殺將下來。克讓恐怕有失，領兵隨後趕來。直北兵將棄甲倒戈而走。彥章得勝，迤邐趕來。克讓即驟馬來追，柳彥章抵敵不住，折軍大敗，殺出重圍。彥章克讓急奔回關上，正是喊聲大振，金鼓齊鳴，山背後兩軍齊出，左是李存孝，右是安休休，一同趕來。彥章等棄關而走，薛阿檀直殺過石嶺關，連夜追敗兵趕數十里，正撞着賊將孟絕海，領兵來救了彥章等一軍，翻身直趕到關下。存孝救薛阿檀上關，孟絕海自回。當日存孝插立大唐旗號，有詩單贊存孝獨取石嶺關一絕云：

奉命驄軍往帝都，那堪危險宜難圖。將軍不是英雄漢，安得崔嵬作坦途。

存孝隨卽遣將迎晉王上關，停兵歇馬。却說晉王正在營中惶惑，忽報存孝遣一將來迎大王上關，晉王大喜。傳令人馬一齊上關，程敬思曰：「此去河中府不遠，河中是長安後門，朝廷金牌調取二十八鎮諸侯會兵，彼處久候晉王兵到，協力破巢，不可久停。速宜進兵！」於是晉王傳令卽日拔寨會齊起程，望河中進發。未知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逸狂詩曰：

函谷關連石嶺關，英雄打破未爲難。河中各鎮諸侯會，共滅黃巢旦夕間。

卓吾子評：

存孝纔掛先鋒印，便出席移時擒伏安薛二將，其鋒最銳。至於攻函谷破石嶺，探囊而得巢賊。

不日平矣。

一三 李晉王河中會兵

却說晉王領大兵，離了石嶺關，投河中府來。人馬正行，忽報前面塵頭起處，金鼓齊鳴，一陣人馬到來。衆視之，乃各鎮諸侯迎接晉王。晉王一馬當先，衆諸侯滾鞍下馬，拜於道前，告言接遲，望恕衆臣之罪。晉王曰：『大唐諸侯許多，人馬儘有，不能保駕，使聖上遠奔，失其社稷，此何理也？』衆諸侯曰：『臣等皆懷報國之心，怎奈巢賊部下驍勇極多，因此衆人措手不及，致有此失。』晉王曰：『高祖太宗，太原起義時，六十四處烟塵，一十八處壇站，年號苦爭血戰，創立三百年大唐天下，如此英雄，今子孫如此懦弱，被巢賊侵奪如此何也？』衆諸侯曰：『此天之歷數，有泰有否，時勢不同。』晉王令諸侯呈獻姓名，并各鎮守地方，於是衆諸侯次第呈進：

第一鎮：饗纓世代，閩閩名家，函國公 袁 容。

第二鎮：門迎珠履，名重丘山，晉國公 王 鐸。

第三鎮：沉默寡言，聲名著見，川西節度使 王 元。

第四鎮：文學素著，師表一化，涇原節度使 程 宗 楚。

第五鎮：聰明特達，議論風生，秦州節度使 仇 公 遇。

第六鎮：沉毅質恪，武勇超羣，寰州節度使 童 宏 真。

第七鎮：德行紀備，節操過人，同台節度使 岳 彥 真。

第八鎮：輕財仗義，政術清肅，曹州節度使 韓 鑑。

第九鎮：交遊豪傑，結納英雄，曹州節度使 曹 順。

第十鎮：學識過人，高尚志節，兗州節度使 周 順。

第十一鎮：高談闊論，博古通今，鄆州節度使 赫 連 鐸。

第十二鎮：貫通諸子，博覽古今，河中節度使 王 重 榮。

- 第十三鎮：孝弟仁慈，虛己待士，幽州節度使馬三。
- 第十四鎮：仗義待人，揮金似土，定州節度使王景宗。
- 第十五鎮：儀容醜陋，膂力絕倫，汴梁節度使朱溫。
- 第十六鎮：拯窮救急，志大識高，徐州節度使支祥。
- 第十七鎮：有謀多智，善武能文，景州節度使周太初。
- 第十八鎮：惠及諸人，聰明有學，平州節度使王用之。
- 第十九鎮：忠直元亮，俊秀文華，壽州節度使張仲仁。
- 第二十鎮：仁義君子，德厚溫良，萊州節度使馬君武。
- 第二十一鎮：威鎮羌胡，名聞華夏，陳州節度使劉從吉。
- 第二十二鎮：聲如巨鐘，丰姿英偉，孟州節度使朱合爽。
- 第二十三鎮：隨機應變，臨事勇爲，朔州節度使唐大宏。
- 第二十四鎮：英勇冠世，剛毅絕倫，邠州節度使朱文。
- 第二十五鎮：先哲流裔，好客禮賢，邠州節度使楊思恭。
- 第二十六鎮：文拔唐代，名重當朝，青州節度使王敬武。
- 第二十七鎮：精通韜略，善曉兵機，干州節度使王守存。
- 第二十八鎮：沉默寡言，孝行無間，覃州節度使邵昇昌。

各路兵馬多少不等，共計二十三萬，晉王番漢人馬，共有五十餘萬，昇昇彬彬，麩壓諸鎮，却說河中府，有兩座樓，一名鴉樓，一名觀鶴樓，時諸侯拜見已畢，宰牛殺馬，祭天地，卽臨盆，請晉王上鴉觀樓，飲宴商議進兵之策。

晉王登樓觀看，有興遂作一詩：

斗拱巍巍接畫梁，俯臨今日擺爭場。
干戈颯颯排銅壁，鼓角聲聲做上蒼。
夜挂一輪明月白，山橫一帶陣雲黃。
憑欄翹首長吁嘆，淚灑西風望故鄉。

衆諸侯素知晉王善飲，觥籌交錯，歡聲不息，筵前排列珍羞，甚是整齊。但見：

打抹亭台棹椅，安排珍羞華筵，左排粧花白玉瓶，右排珊瑚瑪瑙器；進酒佳人雙落浦，添香美女兩嬋娟，噴香瑞獸金三尺，舞袖嬌娥玉一團。排開果品般般異，進上筵前件件奇。盡人間之饜味，竭世上之果殺。玉液瓊漿誇紫府，龍肝鳳腦賽銀宮。

却說晉王只是飲酒，已經十日，全然不思進兵。正值汴梁節度使朱溫，心懷不忿，迺至袁容帳下，謂容曰：「朝廷有旨，請此老漢帥兵，洗蕩黃巢，恢復大唐。至今旬日，又不整理軍情，只顧醒而復醉，醉而復醒，如此飲酒。況手下將士，將要賞賜，此事吾實惡之！」袁容即掩其口曰：「足下勿言，晉王若知數日款待之情，都已失了。」朱溫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當正大光明，直言相尚議論，安可掩耳偷鈴哉？」容曰：「晉王勢大，諸侯無不欽仰，某居下位，安敢嘖口？」溫曰：「似此不言，遲滯不進，何日得見太平？你看俺說來！」抽身便走。隨上鴉觀樓去。却說晉王在樓上，正在舉杯飲酒，忽見一人奔上樓來，迺至面前，拍案大叫曰：「大王十分爲人，終日醉飲，豈不知大唐天下，爲黃巢所奪耶？」晉王視之，其人身長一丈，膀闊三停，臉如標碓，鬚若金針，耳如兩翼，藍髮狼牙，晉王吃了一驚。遂問醜漢何名？溫曰：「臣姓名溫，更名全忠，現任汴梁節度使之職。」晉王曰：「汝何等人，敢稱此名如此無禮？」全忠乃人主中心四字，除非聖上可稱，汝何犯上？溫曰：「此是聖上所賜御名，非臣自取。臣聞大王之名，亦有三四。」晉王曰：「吾有何名？」溫曰：「大王初諱克，用次號鴉兒，三曰碧眼鵠，四曰獨眼龍，此皆顯名，反責人怨己。」晉王大怒曰：「吾之名，字，安敢言諱？」隨即拔劍直砍朱溫，朱溫側身躲過，掄大刀大叫曰：「汝

能使劍，偏我不會用力，便欲交鋒，一人攀住手臂，一人跪晉王面前，未知如何，且看下文回解。

逸狂詩云：鴉欄樓中醉後醒，經旬未見理軍情，直言聲諫起嗔怒，惹得諸侯抱不平！

卓吾子評：克用會兵旬日，不思用兵，誠爲酒徒。朱溫一降賊，殊多抱負，而得肆言以激上耶？

一四 鴉欄樓朱溫賭帶

却說衆諸侯都來架着二人刀劍，跪於面前曰：『未曾討賊，先殺自家，恐於軍不利。』諸侯力勸，二人怒忿方息。溫插劍歸鞘，進曰：『非臣敢來殺君，實知外議，大王昏迷酒色，不理軍情，臣聽得此語，心懷不忿，故來相激耳。』

晉王曰：『吾亦知之。』正論間，忽報黃巢駕下前部將孟絕海，引兵來到。衆諸侯聽得，各皆驚疑，只有朱溫暗喜。若是孟絕海的兵到，把這老賊哄出去試刀。朱溫近前大叫曰：『如今孟絕海的兵到，請大王先去見頭陣。』

晉王怒曰：『朱溫你這小廝，十分無禮，朝廷有旨，與我統轄天下諸侯，何用你多言？不是吾開大言，明日破巢亦不用你衆諸侯，你下樓去，在吾那五百家將十三太保內，不要揀吾的好漢，只揀一個懦弱不堪的，出擒那孟絕海來。』

吾且問巢賊的消息。』朱溫說：『大王不知孟絕海手段，臣且說與大王知之。這人是嶺南人氏，與黃巢一人奪唐東西二京，斬將三百餘員，但到陣前，誰敢與他比武，真個英雄無敵。』

晉王曰：『不必誇他，只消我揀一個瘦弱的出去便了。』朱溫即走下來看，那五百家將，好似西天會黑煞神，靈霄殿上遊奕士，看那十二太保，都是上山打虎敲牙將，入海擒龍榜角夫。李嗣源、李嗣昭、李存勗、李存江、李存龍、李存虎、李存豹、李存受、李存信、康君利，止有十二太保。朱溫嗣源曰：『你父說有十三太保，今緣何止有十二太保？』

李嗣源曰：『那城牆下倚鎗杆上打睡的就是第十三個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朱溫向前一看，大笑曰：『存孝身不滿七尺，骨瘦如柴。』

朱溫曰：『他也是太保，就揀他出去罷。』便把存孝頭搖了一搖，叫聲：『胡虜你父王有令，存孝聽得叫聲胡虜，心中大怒，一手提過畢燕搗就打。朱溫口鼻皆流血，大叫太保饒命。晉王在樓上看見，叫道：『不可！』

存孝聽得父王叫喚，卽止曰：「造化了，你若非父王叫止，就把你打做肉泥也。」遂放下來，朱溫與他上樓，晉王心中暗喜，叫存孝云：「朱溫是個諸侯，如何與他玩耍？」存孝曰：「不是與他玩耍，他呼兒胡虜。」晉王最惱人呼胡虜，一語朱溫曰：「臣知罪。」晉王命存孝捉孟絕海來，吾要問他個軍數。朱溫曰：「這個病漢，若捉得孟絕海來，臣與存孝賭。」晉王曰：「賭甚麼？」朱溫曰：「存孝若捉得孟絕海來，俺情願把腰間玉帶輸與他。」存孝曰：「兒若捉不得孟絕海，兒就把這顆頭，割與朱溫。」晉王說：「你兩個要賭，必須要兩個保。」只見函國公袁容向前說：「臣保存孝。」節度使王重榮向前說：「臣保朱溫。」言畢，存孝下樓，披掛上馬，逕出河中府去索戰。嗣源看見帶馬問曰：「兄弟單馬欲往何去？」存孝曰：「去活擒孟絕海。」嗣源曰：「怎不帶一枝兵去？」存孝曰：「父王鈞旨，安敢有違，遲歸尙欲加罪。」嗣源曰：「既然如此，你須用心前去，但聞絕海亦是勇悍之人，宜可仔細。」存孝連聲應諾，卽出陣前大喝曰：「來將速降，免污刀劍。」孟絕海大怒，正欲出戰，左脅下閃出一員副將，彭白虎曰：「此人是李克用手下一個頭目，待小將活捉過來祭旗。」言畢，提槍上馬直上，存孝道：「來將通名。」彭白虎曰：「爾乃何人？」存孝曰：「吾是晉王世子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彭白虎曰：「吾乃大齊王駕下前部大將軍孟存孝，聽得說出孟字來，不候說完，被存孝掀開鎗，展猿臂，活捉彭白虎過來，逕到河中府見了晉王曰：「兒拿得孟絕海來了。」衆諸侯盡皆驚疑，白虎曰：「吾不是孟絕海，吾乃大將彭白虎。」晉王大怒曰：「叫你拿孟絕海，如何拿了彭白虎？」存孝說：「他在陣上說是孟絕海，那裏說是彭白虎？」晉王令重去拿那賊來，我問他。」彭白虎曰：「小人看見許多英雄，從不見這樣好漢，我只說是黃巢副將，剛說出一個孟字來，不知怎的就捉我過馬來。」晉王說：「你這個急喉嚨的賊。」喝令刀斧手推去斬首，却說問陰陽生是甚麼時候陰陽生答曰：「已時了。」晉王吩咐存孝限你午時牌，就要拿到孟絕海。存孝曰：「奈兒不識孟絕海面貌，尋個認得的人同去。」晉王曰：「這個通得。」卽問那衆諸侯，認得孟絕海麼？言罷，華州節度使韓鑑進曰：

「臣與孟絕海同郡却認得他」晉王說：「你就與存孝同去作眼」二人下樓上馬，逕出河中府挑戰。孟絕海正惱，有人報請，絕海未應，因出班。番浪向前道：「小將不才，願出一陣。」絕海大喜，即令披挂上馬，領兵出營。一馬當先，大叫來將是誰？存孝曰：「吾是李晉王第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你是何人？」番浪曰：「吾乃黃巢駕下孟絕海的部將，班番浪是也。」存孝說：「吾要拿孟絕海，要你這小卒出來何用？」番浪大怒，橫槍就刺，就被存孝舉起畢燕搥，打得腦漿迸出，死於馬下。有詩爲證：

英雄存孝世無雙，匹馬威風不可當。
展臂生擒彭白虎，又搥番浪立時亡。

一五 存孝生擒孟絕海

却說存孝下了馬，取首級，又來討戰。巢兵報說班番浪被他畢燕搥打死了，孟絕海叫聲氣死我，綽刀上馬，領兵出陣，怎生打扮詩：

金甲金盔耀日光，大紅袍織大鵬鵬。
身騎千里追風馬，手執三停偃月刀。

韓鑑叫曰：「太保那穿大紅袍，使偃月刀的，便是孟絕海。」存孝大叫韓大人先回，少時就擒孟絕海來見。韓鑑去了，却說孟絕海躍馬出陣，高聲問曰：「來將是誰？」存孝曰：「吾是大唐飛虎將軍李存孝。」孟絕海見李存孝，身不滿七尺，臉如病夫，骨瘦如柴，爲何我部下內兩個好漢，却死於他人之手？存孝對孟絕海曰：「我坐下馬肚帶懸了些，吾要下馬扣備，不要放冷箭。」絕海曰：「我若射死你，不爲好漢，你快備馬，我等着你。」下馬來，自思父王限我午牌時，不可遲誤，把馬肚帶備好了，翻身上馬，叫絕海下馬受死。絕海大怒，兩下來，被存孝逼開刀，喝聲賊往那裏去？展猿臂活捉上馬，孟絕海部下敗軍無主，逃上黃河，投總兵慕容有詩贊曰：

展臂生擒絕海來，懷中似抱小嬰孩。
陣前借問時過未，報道方纔掛午牌。

却說存孝把孟絕海橫擔得馬上，七竅中鮮血噴出，拿進廚中來。晉王問是甚麼時候？陰生答：「三刻。」晉王叫把賊拿上樓來，存孝即拿上樓放下。晉王看見這個不死不活的人，存孝答曰：「他左拿過，如虎狼一般，他要掙下馬去，被兄只一夾，就不知夾傷那裏。」晉王命朱溫驗傷，朱溫向前把兩脅骨夾折了。晉王叫朱溫把玉帶與存孝，朱溫說：「這玉帶是僖宗爺爺賜的，今日輸此帶，有何別輸些金罷。」晉王大怒，叫存孝奪了玉帶，存孝向前只一扭，也做兩段。朱溫羞恥，即下樓來領本部河中府左右忙報晉王，朱溫反了。晉王大笑曰：「諒這賊疥癬之疾，何足介意。」逸狂有詩贊嘆云：

讒臣賭帶藐英雄，擒來將時日正中。
 金寶更償言不踐，令傳扭帶辱難容。
 彼時反出違追策，異日誰當不斬鋒。
 可笑晉王無遠慮，終身想是勇南公。

卓吾子評：觀此一節，可見晉王短於智謀，以致朱溫後來反唐，且陷於汴梁之計。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斯之謂與。詎意唐賊將殘，殞存孝於少年，產彥璋於季世，其後連敗二百餘陣，當時若使存孝追之，則朱溫死於此時必矣。抑有大梁之興，故使晉王料朱溫如癩疥，豈為人哉。實天意耳！

一六 周德威力救存孝

說話晉王遣人打聽黃巢總管葛雀周領兵四十八萬，在黃河西岸安營。晉王曰：「即令起營。」四十五萬番漢兵，二十七鎮諸候人馬，逕近黃河。周德威曰：「大王人馬可在東岸安營，遣兵過河交戰。」晉王說：「周德威與李存孝領五百錦衣人，保我看黃河一看。」衆軍得令，不移時即到黃河岸邊，晉王當時看那黃河一遭，水勢凶惡，有詩為證：

遙望黃河混渺茫，峴崙氣脈發來長。
 古言斯水從天降，巨浪洪波過太行。
 逸狂詩云：惜昔鴻濛判，峴崙是祖山。
 黃河源發遠，萬里湧狂瀾。

七并三門險，通淮入海灘，澄南河日見，賢聖處其間。

晉王看了黃河回營坐下，即令李嗣源、康君利、李存信、李存勗四將諸侯，王重榮、韓鑑、曹周、順、帥兵一萬過黃河，與巢賊對面。南首安營，輪流出馬，又叫存孝。你同安休、休薛、阿檀、薛藏、山賀、黑虎，領一萬人馬，過黃河與巢賊對面。北首安營，輪流出馬。衆將領命，統兵過黃河來。却說探馬報與葛從周曰：「今有李晉王手下第十三太保李存孝，生擒影白虎，打死班番，浪活捉孟絕海，殺敗人馬，特來飛報。」葛從周聽說大驚道：「這三個好漢死了，天下難保。」下面閃出耿彪，向前高叫總兵曰：「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明日下官出馬，若要活存孝，就活擒來，若要死存孝，就斬頭來。」從周喝曰：「孟絕海那三個好漢，豈不如你，却被他殺了，何況你乎？」又一人身長丈五，膀闊三停，却是五軍都救應鄧天王，大叫曰：「末將有一計，可成大功。」從周問是何計，鄧天王說：「是犯將計借刀殺人，南岸李嗣源的營，北面是李存孝的營，今夜三更時分，末將假裝存孝兵，稱我是十三太保李存孝，今父王用人不當，有功不賞，我今反了，頭目聽說反了存孝，誰敢出來，必定都過黃河，報與晉王，晉王必自來拿存孝殺了，唐營中沒有存孝，就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吾不懼矣。」從周說：「此計甚妙。」鄧天王即整點人馬，等到天色將近三更，領兵到李嗣源營前，就殺進去，一聲炮響，却開了營，一邊殺人，一邊造反。衆將聽反了存孝，都駕船乘夜過黃河去了。却說北首下存孝營，聽知是那裏聲鼓響，人說是巢賊的兵攻了大哥的營，存孝說不要妄動，等過天明，討這劫營賊來雪恨。鄧天王殺了半夜，帶領人馬回本營，來見葛從周。從周問曰：「劫營之事如何？」鄧天王答曰：「全中我計了。」從周大喜曰：「這是你的頭功。」鄧天王說：「今營中缺少糧草，小將就領人馬去華州催運糧草來，以救燃眉之急。」從周說：「如此甚好。」鄧天王恐存孝來尋他，故催糧，以便脫身。却說等到天明，存孝領兵南首下去，看那大哥被巢兵殺得屍橫岸口，血染河流，存孝痛哭，與四將商議：「你們守營，我去黃河見父王稟命一邊，却回來討這賊也未遲。」却說晉王

陸帳，只見大太保哭進營來，晉王驚問，嗣源把存孝劫營造反事情細說一遍。晉王問他怎的反？旁邊出兩個仇人，康君利、李存信，向前告曰：「夜來黑影裏，只見虎磕盔，虎皮袍，獐猊鎧，畢燕搥，橫鐵拗，一邊里殺，一邊罵，說父王用入不當，有功不賞，有罪不罰。」晉王聽了大怒，守營將云：「存孝下馬等令。」晉王說他既反了，却怎又來見我？」二人說：「這賊只說父王不知，他此來又要將老營兵賺過去，父王只問他知罪不知罪，他若答應知罪，父王可就令人拿去殺了，除此一害。」晉王曰：「這件事是一個兩頭相照的事。」晉王命存孝進營，遂問存孝知罪麼？此時存孝不知是那個知罪，便答道：「兒知罪了。」晉王就叫刀斧手拿存孝去斬，存信、君利聽得說斬存孝，喜不自勝。

逸狂有詩云：

犯將謀成譖復戕，

朦朧險誤殺忠良，

德威力救方能免，

贏得芳名萬古揚。

却說德威跪下說：「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而殺自家大將，今存孝反與不反，你也拿問明白，那時殺也不遲。」晉王默思良久，答曰：「軍師言之有理。」就叫拿李存孝。晉王問曰：「汝何一旦負義忘恩，私自造反？」存孝告曰：「兒受父王厚恩，未報，怎肯造反？」晉王曰：「你既不反，如何說你知罪？」存孝曰：「父王問兒知罪，兒因逆賊劫了大哥的營，兒不會領兵救應，是這個知罪。」德威曰：「大王險些中了此賊犯將計，且把存孝囚在營中，大王差一個的當軍人，到賊營前打聽個消息，便知真假。」晉王聽說，即令李嗣源領兵過了黃河，逕去巢營前索戰。軍士報為從周曰：「何將願去對陣？」言未畢，閃出大將耿彪，叫曰：「小將願去出馬。」披掛當先，即時向陣前問曰：「來將是誰？」嗣源曰：「吾是大唐李晉王世子，大太保李嗣源，你是誰人，敢來對我陣？」耿彪答曰：「吾是大齊帝駕前大將耿彪。」李嗣源問耿彪曰：「不知那個軍中，那個賊，定下這犯將計來，着我父王發怒，把存孝殺了。」耿彪聽說殺了存孝，叫嗣源曰：「若論我耿彪，也不怕存孝，是我營中鄧天王定的妙計。」嗣源曰：「我家倒不曾中你的犯將計，你今中了我的賺將計。」耿彪曰：「何謂賺將計？」嗣源曰：「我父王雖然發

怒存孝。會愛刑，正一疑惑之間，着我探消息，今日被我把你言語都賺出來了，却不是賺將計。」耿彪大怒，拍馬舞刀就砍。李嗣源持戟急架，未知勝負如何，有詩爲證：

二將逞功能，馬蹄蹤亂橫，放開白玉轡，方顯兩龍騰。

卓吾子評：當時令鄧天王之計果行，則存孝冤久矣。唐天子何日得還京師耳？

一七 李存孝力殺四將

却說李嗣源鬪上三合，耿彪大怒，取鞭在手，逼開畫戟，喝聲休走！嗣源將不及，中了一鞭，吐血逃走。耿彪回營來見葛從周說：「這是你的頭功。」耿彪說：「這樣功，一百件也不算，只待活捉了李存孝，纔是頭功。」却說李嗣源敗走回營，望父王拜曰：「真個不是存孝造反，乃是鄧天王定此犯將計。」周德威曰：「我觀存孝是個忠臣，急叫放了。」存孝望父王叩頭，晉王曰：「不于你事，是巢賊部下鄧天王定此計，險些屈殺了英雄。」存孝曰：「兒去拿得鄧天王來，方見是實。」拜辭父王，逕過黃河，却說安休休四將，接着存孝，將前事問了一番。次日存孝領兵到營前索戰，葛從周問曰：「誰敢出馬？」耿彪道：「小將願去出馬對陣。」即時躍馬出營，來到陣前，只見存孝身不滿七尺，骨瘦如柴，臉似病夫，拍馬掄刀就砍。被存孝逼開刀，展猿臂，活拿耿彪過馬來，一手損着冠子，一手拿着左腿，按在馬上，扭做兩截，牽下馬來，又來索戰。軍士報與從周說：「耿彪被存孝捉去，扭做兩截。」從周大驚，問：「誰敢再去對陣？」張龍、李虎挺槍就刺，被存孝使渾鐵搦舉起，立時打死。又過來索戰。從周大驚，似此怎了？舉起畢燕搦，張龍打成兩段，李虎挺槍就刺，被存孝使渾鐵搦舉起，立時打死。又過來索戰。從周大驚，似此怎了？又問誰去，崔受向前曰：「小將願領兵出營。」躍馬向前，高叫：「存孝，認得大將崔受麼？」遂拍馬拈槍直刺，被存孝逼開槍，大喝一聲，賊將走那裏去？却把崔受拿過馬來，只一摔，摔做一塊肉泥，殺兵大半，撥馬回營。四將接着，且問勝敗若何，存孝說：「今日這一去，摔死崔受，扭死耿彪，逼死張龍，打死李虎，殺得他兵逃胆喪。」四將安排

席酒，與存孝賀功，十分欣喜；一面遣人過黃河報與晉王知之。且說晉王在帳中，與德威商議，存孝過河去擒鄧天王來，未知勝負如何？正說間，忽報存孝差一小校飛報軍情。晉王喚至帳下問曰：「存孝曾出陣否？」小校曰：「對軍出陣，連殺四將，至後無人敢出，方始收兵回營。」晉王問曰：「四將是誰？」小校將姓名逐一細說一遍。晉王聽罷大喜：「存孝吾兒果是英雄。」德威曰：「殺此四將，足顯手段，破黃巢在此人身上。」德威曰：「可頒賞賜慰勞，令他們用心破賊。」晉王從議，差人齎送賞賜，再撫三軍，不必輕自離營。過黃河來，再提調進攻之策，小校依命，回至本營報存孝曰：「大王不勝之喜，今差人齎送賞賜來，在營外。」存孝即將賞賜給散軍士，吩咐軍人過河回報，遂與四將練兵整備，斷殺不在話下。却說軍士報與從周曰：「崔安被他拿去，摔做一塊肉泥。」把滿營軍士嚇得魂飛天外，魄落黃泉。下面閃出一將張權，向前稟曰：「小將有一計，願獻麾下。」從周曰：「有何計？」張權曰：「我這計是停兵計，總管可寫一封書，差個的當軍人，送與存孝，叫他停兵三日不戰，第四日佈個長蛇陣，與他破，總管領兵四十八萬，順黃河西岸，接次魏南三縣，華州華陰安營，直抵潼關，佈下七十二座連珠陣，把這牧羊子賺到中間，輪流挑戰，他渾身是手，難砍得許多，務要生擒這賊，碎屍萬段！」葛從周曰：「此計可成大功。」急寫了書，差兩個軍士送去。却說存孝在營中，正與四將飲酒把營哨軍報云：「賊將差人下書。」存孝叫軍士叫他進來，二個稟說：「小的的是葛總管差來下書的。」將書呈上，存孝叫安休休開看，安休休急忙把書一念云：

大齊總兵官葛從周，端肅書拜大唐飛虎將軍麾下。僕聞勝敗，兵家之常事，兩軍相敵，未必全捷。昨日將軍梓崔受於沙場，捉耿彪於馬下，張龍李虎相繼而亡，士卒一聞靡不喪膽。且屯兵於黃河，左右佈陣，深為不便。將軍既為蓋世英雄，乞停兵三日，待我第四日，佈成陣勢，將軍如破得此陣，某等即獻長安，甘為末卒。如蒙輕揮彩穎，早賜批回，則將軍之量不淺小也。某臨書不勝冰兢之至。金統四年三月上浣，從周再訂。

安休休讀罷。謂存孝曰：「葛從周書詞狂妄，可作一書回他。」存孝曰：「征戰之際，只論是武，誰論文，要回書則甚？書尾寫批允二字便是。」安休休曰：「太保所見極當。」存孝喚來將問曰：「你營中將有幾百員？兵有幾百萬？」來將曰：「我營中將有四百餘員，兵有四十八萬。」存孝曰：「你去對葛從周說，這些軍將不夠我殺，叫他再去長安領四十八萬兵來，不殺得他片甲不留，誓不爲大丈夫。」來將領諾，回復從周，呈上批允原書，將存孝所言細說一遍。從周聽罷，謂張權曰：「計若不成，莫若走回長安。」權曰：「存孝一勇之夫，不諳陣法，捉此人必矣。」從周依計，次日領兵出營，分撥一連三日，佈成陣名爲一字長蛇陣。且說存孝與四將候打陣，探馬飛報佈陣已完，第五日存孝領四將披掛上馬，統兵直至陣前一看，只見鎗刀戈戟高高下下，旗旛金鼓，整整齊齊，猶如鐵桶一般。存孝看畢，謂衆將曰：「你等識此陣否？這陣佈得有理，居中佈着蛇頭，南首佈蛇腰，北首佈蛇尾，名爲一字長蛇陣，又名兔守三穴陣。」四將曰：「何謂兔守三穴陣？」存孝曰：「若先擊頭，則腰尾應；若先擊腰，則頭尾應；若先擊尾，則頭腰俱應，必須三處俱擊，方能破得。吾自領軍一千擊頭，你四人每人領軍一千，去擊腰尾三支軍馬務宜互相應救。」吩咐已畢，存孝領兵直從頭擊來，當先一馬迎住。存孝問曰：「來將何名？」答曰：「吾乃大將張權。」權問曰：「你乃何名？」存孝曰：「大唐飛虎將軍李存孝，你尚不知名。」張權大怒，拍馬掄斧，便交戰，未一合，被存孝一搦，打得頭如粉碎，翻落馬下。陣中四十八員健將，見張權落馬，大喊一聲，一齊躍上馬，直逼存孝團團圍住。存孝全無懼怯，左衝右突，一搦一將，把四十八員健將俱皆打死。薛鐵山、賀黑虎、薛阿檀、安休休四將，望見陣勢已破，賊兵亂散，招集兩支軍馬，合爲一處，直殺入賊營，賊措手不及，葛從周慌忙上馬奔逃，其餘十傷八九，剩得些小卒，各自逃生，俱與從周逕奔入長安城內去。這一陣存孝殺了猛將五十餘員，精兵四十餘萬，盡皆潰散，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那兩支兵殺入長蛇陣去，怎見得但見他：

殺大將，連人帶馬，殺小卒，棄甲丟鎗，鞭中金盔，頂腦天庭，俱俱粉碎，綳傷鐵甲，毫毛骨肉盡分張。渾鐵搦搖

動，恰似金龍現爪，畢燕擲舉起，猶知猛虎攢羊。愁雲暗暗屍橫野，殺氣騰騰血染場，只爲長蛇一陣，惹得禍起蕭牆。正是殺入長安無敵手，天殺巢賊一命亡。

四將取了魏南三縣，奪了華州華陰，逕到潼關。存孝回頭一看，三處人馬俱沒有了，存孝問：「我軍人馬，還有多少？」四將答曰：「只有十三名，連我五個，共有一十八騎。」存孝說：「將這十三名小軍，也和我似兄弟一般好漢，且過潼關去看。」逕殺到霸陵川，殺七日七夜，存孝肚中肌餓，殺到巢營，搶些糧食接濟，這十八騎人馬，趕得巢兵馬不停蹄，逕趕過靈陵川。葛從周怨道：「張權這賊，惹出這場大禍來。」又報追兵來到長安，葛從周叫軍士快進長安城時，李存孝亦進長安城來了。存孝原來不知是長安城，若知是長安城，縱有趙雲包身大膽，決不敢進此城，有詩爲證：

張權詭計縱尋常，存孝英雄不可當！一字長蛇冲破了，但看燒燬永豐倉。

卓吾子評：存孝一日殺耿彪，崔受張龍，李虎四將，續破長蛇陣，殺將五十餘員，精兵四十餘萬，而又單騎直追入長安，可自謂無敵敵矣！

一八 存孝燒燬永豐倉

却說存孝帶領一十八騎將校，望着從周追趕，七日七夜，馬不停蹄，過了霸陵川地面，逕趕進長安城中。且說葛從周星夜奔走入長安，進皇城，慌忙奏上黃巢曰：「臣奏我主救命，屯兵黃河，拒住李克用，二十八鎮諸侯人馬，遣孟絕海領班番浪彭白虎先領一軍，往河中索戰，探聽敵兵虛實，不想李克用部下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出戰，兩番交戰，損却二將，敗軍方纔回報，又被李克用統師二十八鎮諸侯，一擁至河岸安營，又遣李嗣源領兵對臣營南立寨，李存孝對臣營北立寨，連日交鋒，被存孝殺死健將無數，臣欲退入長安，奏請主計處，張權再三定計佈陣，賺殺此人，豈知存孝十分剛勇，並通陣法，將臣陣勢打破，當先殺了張權，復殺了四十八員名

將馳兵一陣，我兵措手不及，以此大敗。臣今逃命奔回，聞得後軍報說，隨後盡力追臣，畢竟搶過潼關，至霸陵川地界，若入長安，勢難抵敵，乞主上早早區處，慎勿遲延！」黃巢聽得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即傳旨令守門軍將把長安城緊閉，待明早宣集羣臣商議。且說存孝追趕從周，望見長安城池，亦不曉是長安，只說是從周領兵入城，與十八騎將校也追入城中。舉頭一看，回顧四將曰：「這座城子却好，但不知是何府郡？」正說間，有一郡民至前，存孝喝聲問曰：「此城如何府郡？」郡民答曰：「將軍原來不識，此是帝京長安城。」存孝聽罷，放開郡民，私與將校曰：「不覺誤入長安，倘有一個將軍圍住，弓弩亂射，十八騎人馬豈不死在一團？」言畢，與衆將東冲西撞，行至永豐倉前，存孝曰：「此是屯糧之所，不如先攻賊兵咽喉。」即令將校一齊放火，焚燒倉廩，須臾之間，烟燄騰空，風狂火烈，長安城內上下，照得通紅。黃巢正與羣臣商議，忽報李存孝兵入城中，放火燒着戊子永豐倉。即宣問誰敢領兵捉擒存孝，滅此火。班中御弟黃珪奏曰：「臣敢領兵救火，就擒存孝。」黃巢曰：「孤傳旨與朕出力，朕賜卿一匹渾紅馬，羽林軍三千。」珪謝恩出了午門，即披掛上馬，領兵來尋存孝，吩咐皇城守門軍，不必下鎖，等吾擒得存孝，即便回來。且說存孝與衆將看見火勢猛烈，必有軍兵來救，私尋街道出城。忽然存孝坐下戰馬鮮血如流，如何騎得存孝見了大慌，怎生是好？天色已晚，正慌忙間，見燈光閃出，人馬無數簇擁着大將一員，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珠寶三叉金盔，身掛嵌珠項子黃金甲襯，着那紅猩猩血染絳紅袍，袍上斑斑錦織金翅鵬，腰繫白玉帶，背插虎頭牌，左邊袋內插雕弓，右手壺中攢便箭，手中拿一丈二枝桿鎗，坐下的赤兔紅鬃烈馬。

却說李存孝見了好馬，便誇致聲好馬，送馬的來了。四將曰：「還是他的。」存孝曰：「不移時，就是我騎的。」四將看那馬端的高駿，有詩爲證：

火中照見五名駒，恍若龍飛實罕奇，
四足襯銀踏白雪，渾身噴血染紅脂。

追食千里原無價，遇士殘唐信有時，天賜英雄誰不可，捕除巢賊復皇基。

黃珪近前喝曰：「你是何人？」存孝曰：「吾乃大唐飛虎將軍十三太保李存孝也，你乃何人可通姓名？」黃珪曰：「我本大皇帝御弟黃珪。」言罷，拍馬拈叉就刺，被存孝逼開，又一手拿過黃珪，望火中一擲，登時變作紅龍，一手撈過那匹馬，翻身上馬叫曰：「我今已行駿馬，黑夜尋不見長安門，衆兄弟跟着我來。」特把這馬放在前面，信馬遊轉，隨馬到那裏，原來那馬認得正陽門，便把存孝駝到正陽門來，守門人聽得馬鑾鈴響，叫快開門。守門軍士說：「必是大王擒得存孝趕來。」將門大開，存孝黑暗之中，又不覺是皇城，只疑是長安門開了，出得城去，乃喚衆將弁曰：「兄弟快來，有人開城，可以出去。」衆將聽得，合人勒韁緊緊隨着，已至正鳳樓前，皇城下燈燭輝煌，存孝睜目觀看，與衆將曰：「若是長安城外，不過居民茅屋草房，或是荒郊野徑，焉有此雕樑畫棟，兩隊軍俱擺列整齊？」大聲問曰：「這是那裏？」且說黃巢同文武官正在此高處觀看救火，等候黃珪消息，顧問左右，猛然聽得五鳳樓前喧鬧，左右忙啓曰：「大王倒未見回，存孝人馬追殺樓下，怎生是好？」黃巢頓足大呼曰：「卿等何計可施？」文武曰：「此人誰可敵我主，只可招安，封他一品官職，方得退。」巢親自望下呼存孝曰：「唐主無道，不識賢良，你何枉立功勞，將軍若肯順朕，封你高官。」存孝聽得，亦不答話，回顧將弁曰：「今已見巢，不可錯過，你等哄他說話，待吾取出弓來，一箭射死這賊，萬全之功，何用斷殺？」安休休遂呼巢曰：「你等欲吾歸順，封何官職，便可說？」巢曰：「你衆兄弟，俱封並肩王一字王。」言未畢，存孝收弓在手，搭箭上弦，有詩爲證：

五鳳樓前勢儼然，英雄誤入策非全，神威信是無人敵，一箭先教射巨天。

却說存孝一箭射中黃巢的平天冠，黃巢一時驚倒昏悶在地，文武各官扶起，只見一箭在頭平頂之上，果却未死，被此一驚，半晌方甦，睜目顧衆文武曰：「此賊可恨！」即傳旨每門添軍一萬，健將一員，牢把城門，擒拿此

賊萬副凌遲，以雪朕恨！左右領旨，遂即傳令添兵選將，不在話下。且說存孝望見黃巢中箭，疑是已死，領衆將奔出千泉城，俱聞出令添兵選將，喊聲不絕。存孝曰：『原來巢賊未死，倒反添兵守門。』安休休曰：『我等數人，彼衆我寡，焉能對敵？趁今天色微明，快出城去。』存孝曰：『你言正是。』方與衆將速行，忽有二將領兵攔住去路。存孝喝曰：『來將何人，敢阻去路？』爲首一將答曰：『吾名李罕芝。』又一將曰：『吾名傅存審。』罕芝曰：『你莫非李存孝麼？吾正奉命拿你。』存孝大怒，拍馬向前，罕芝就使橫鐵棒望存孝打來，存孝拈住鐵棒，罕芝便奪存孝渾鐵搦，却搖不動。存孝見罕芝鐵棒頗重，便知此人亦是好漢，不可傷他，只收畢燕撻，向上一擊，震破罕芝手虎口。罕芝丟棒躲過，存孝將棒一扭，扭成桶箍，丟於地下。二將看見存孝果然英勇，下馬拜曰：『太保將軍，吾二人情願投降。』存孝曰：『既是真心，吾與你二人八拜交結，何敢相輕？』二將大喜拜謝，存孝下馬來，抬起鐵棒，用手一抱，依然挺直，付與罕芝。原來二將部下三千軍馬，便與存孝十八騎，合爲一處，望光大門來。存孝一馬當先，行至門首，尙未開鎖，舉手一擣，將鎖打爲兩段，大開城門，招呼衆將人馬，一湧沖出長安城外。

逸狂詩曰：扭棒渾如鐵桶圓，立降二將卒三千；長安非是無一箭，天祐英雄護萬全。

却說李存孝人馬正行間，探馬報道：『黃桑店有鄧天王人馬阻路。』存孝怒曰：『我爲這賊，往長安跑了一遭，却在這裏。』人報鄧天王當日在河中府，生擒孟絕海的將軍，在此索戰。鄧天王說爲人生死自有定數，此時只得向前對陣，綽鎗上馬，來到陣前。存孝看見鄧天王身長丈五，披掛十分齊整。

戴一頂紫金冠，披一副黃金甲，穿一領絳紅袍，縛一張皂雕弓，插幾枝狼牙箭，坐下駱駝大黃肥馬，使的是二丈四尺畫桿方天戟，恍惚天神降下，猶如陸地金剛。

存孝高叫曰：『來將莫非假裝我劫俺大哥的營寨麼？』鄧天王答曰：『然也。』存孝曰：『好生下馬受死！』鄧天王大怒，拍馬挺戟就刺，被存孝逼開戟，喝聲好賊走那裏去！只見旌旗戰馬空，追去活捉天王過馬來。又好

似一個瘦豺狼，攀翻了一隻白額虎，海東青墜下了一個貼天鵝。那時存孝把鄧天王拿到營中，叫兵快把他斬了首級，見我父王鄧天王放聲大哭，存孝說：『你這大漢如何怕死？』鄧天王說：『我這一哭，非是怕死，我只因有兩件事不足，故此大哭。』存孝問：『是那兩件事不全？』天王答曰：『我第一件家有八十歲的老母，黃金未曾入櫃，第二件是我本事不全，方天戟略展了一展，就被太保所擒。』存孝曰：『你是何方人氏？』天王答曰：『我是曹州人。』存孝曰：『我今饒你性命，你休要順巢，逕回曹州去，一來侍奉八旬老母，二來把你本事學全了，來見我。』遂令軍士取扱掛還他，鄧天王拜辭了存孝，上馬逕回曹州去了。却說晉王與二十七鎮諸侯，在黃河營中打聽得葛從周佈成陣勢，約令存孝打陣，被存孝冲破陣勢，殺死無數名將，又攻破葛從周陣勢，從周逃走，逕奔長安，存孝亦令人馬隨後趕去。晉王當時聽得大德與德威曰：『敵既大敗，存孝孤軍追趕，吾等大軍豈可在此久停？』德威曰：『存孝英勇，雖然無事，亦須接應，乘此破竹之勢，長安剋期可復矣。』晉王遂即傳令，二十七鎮諸侯，各各收拾拔寨起程，一聲炮響，大軍始雖營寨過黃河，曉行暮宿，不覺早到霸陵川，即令安營駐紮，以待存孝動靜。且說存孝交與六將并三十人馬，自離黃桑店，行至霸陵川，聞知晉王大隊軍馬在此安營屯紮，逕至營前拜見。晉王問曰：『吾兒你這一向往那裏去了？』存孝答曰：『兒爲尋找鄧天王，往門安跑了一遭。』晉王又問曰：『你有功無功？』存孝曰：『聽兒說來，兒自過黃河，扭死耿彪，摔死崔受，逼死張龍，打死李虎，破長蛇陣，殺死張權，誅巢將四十八員，得了魏南三縣，搶了潼關，奪了霸陵川，一十八騎人馬，誤入長安，大破戊子永豐倉，復奪五匹名馬，擲死巢弟黃珪，殺進正陽門，直抵五鳳樓前，射了黃巢一箭，又收傳存審、李罕之，打破光大門，兵到黃桑店，活捉鄧天王，這都是此行事跡，不知是功否？』衆諸侯曰：『這都是沒遮擋的功。』晉王大喜，即令排讞賀功，且說黃巢、李存孝冲出長安，甚是憂懼，次早陸殿急宣尙讓、齊克讓、傅景祚、傅道招、柳彥隨、柳彥章、葛從周、兩班文武商議曰：『朕被存孝趕進城來，燒毀倉庫，殺死御弟黃珪，至五鳳樓射朕一箭，方退去，今出城

若見李克用，與各鎮諸侯合兵來攻，禍不小矣。如之奈何？」葛從周奏曰：「臣有一計。今聞李克用統領大隊軍馬，已在霸陵川安營，旦夕只是飲酒爲樂，並不理營務，軍無約束，士卒懈怠，臣保我主親統大軍，益將出征，晉王昏醉在宮中，心無准備，我軍乘夜規寨，破他棲止必矣。且整軍兵，必獲全勝，但不知主上意見如何？」巢曰：「朕有天下，亦是用卿計取，今日之計，豈不信用？」傳旨點起大兵十萬，安排變駕，尅日帶領文武衆官，跟隨御駕親征。但見：

金爪密佈，鐵斧齊排，方天畫戟成行，龍鳳繡旂作隊。旌旄旌節，一攢攢絲舞飛紅，玉蹬雕鞍，一簇簇珠圍翠繞。飛龍傘散青雲紫霧，飛虎旗盤瑞靄祥烟。左侍下一代文官，右侍下滿排武將。雖是妄稱天子位，也須爲列宰臣班。

頭戴一頂冲天轉角明金帳頭，身穿一領日月雲霄九龍繡袍，腰繫一條金綃寶嵌玲瓏玉帶，足踏一對雙金顯縫雲根朝靴。

黃巢方才出得長安道上，忽一道人身穿黃衣，手執拐杖，當道而立，跟駕兵將喝逐不退，待巢駕至近前，曰：「黃巢，汝用吾寶劍多年，今日可還吾去。」巢喝令軍士捉下，道人舉起拐杖，望巢一打，巢卽倒地，道人化陣清風而去。左右扶起黃巢，半晌方醒，腰間不見渾唐寶劍，巢怒擊殺左右數人，離了長安，軍馬日行三十里，歇與衆文武曰：「朕軍緩行早歇者，欲養力，臨陣不至疲倦耳。」文武曰：「我主所見極是，但規營須要迅速，又宜出其不意。」巢曰：「然。」遂令軍馬趕行，趕到霸陵川，未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逸狂有詩曰：巢賊親征李晉王，道人奪劍數當亡。皇天眷德分明報，強暴何曾得久常？
卓吾子評：火烈珪骸，箭穿巢頂，不必言其勇降收傳，李爲相契，放鄧天王而歸養其母，抑何其孝且義也？
敬服敬羨！

一九 德威調將破黃巢

却說晉王正與衆諸侯飲酒，只見中軍帥字旗擺了三擺，德威即問軍士有風吹動，無風吹動？軍士稟曰：『無風自動。』德威即袖占一課，稟晉王曰：『此事不祥，臣觀長安道上，殺氣冲天，今夜必是黃巢領兵來劫營寨。』晉王曰：『此事怎了？』德威復占一課，笑曰：『此唐主洪福，大王不必聖心，黃巢把天下送還唐主也。他若只在長安不出，幾時攻得城開，乞大王賜臣弓箭，待臣提調三軍，離了霸陵川，有個空營，設備懸羊擂鼓，俄馬搖鈴，四面八方埋伏軍馬，彼不來則可，若來到此，見是空營，必自慌逃亂，等至天明，臣在中軍放炮，四面伏兵齊出，教他片甲不回。』晉王大喜，即解腰間寶劍交與德威，說道：『令劍在此，各鎮諸侯，十三太保，部下一千名卒，敢有不服調遣者，先斬示衆。』德威接劍在手，指定晉王曰：『大王領兵十萬，親自南首埋伏，不許妄動，等待天明，聽中軍炮響，方許殺來。』晉王即領兵而去。德威又指大太保嗣源，二太保李從信，領兵十萬，北首埋伏。又指鄆州赫連鐸，華州韓鑑，曹州曹順，兗州周順，四節度使，即領兵十萬，東首埋伏。又叫十一太保康君利，十二太保李存信等，領兵十萬，西首埋伏。各聽中軍炮響，一齊殺出，如有把黃巢私奔走者，斬首號令衆軍，諾諾連聲，各領兵分路而去。却說存孝向前跪問曰：『軍師分兵已畢，那一路要我存孝埋伏？』德威曰：『非是不用將軍，恐去擒不得黃巢。兵法云：將在謀而不在勇，將軍平日有勇無謀，故不敢輕用。』存孝曰：『願立軍令，如此去擒不得黃巢，任斬首級，以獻軍前。』德威大喜曰：『既肯立下軍令狀，汝即同六將，并三千飛虎兵，往長安大道，密林埋伏，且不要上將之首，只要黃巢之頭，即是頭功。』存孝得令，即領三千飛虎軍，依計而去。逸狂有詩贊周德威云：

德威受計勇南公，兵伏長安大道中；
天使黃巢來送死，劫營半夜入牢籠。

二〇 滅巢山黃巢自刎

却說黃巢與葛從周人馬，不分晝夜，正來到霸陵川，離晉王營寨不上十餘里路，即令中軍安營。黃巢曰：『今

晚二更時分，好去規他的營。不覺天色已晚，三更時分，巢即催動人馬而進。葛從周曰：「不可妄動，且差一名小軍前去打探，他有準備否？然後進兵。」巢曰：「此言極是。」即差小軍前去打探，不移時，即回報曰：「晉王營裏打八更了。」巢大怒曰：「自古至今，只有五更，那有八更之理？」從周曰：「晉王今宵命休矣。」巢曰：「怎見得？」從周曰：「晉王是個酒色之徒，只管飲酒爲樂，不思整理軍情，以致軍士不肯用心，錯打更數。」即喝令衆軍用心努力，一聲炮響，衆軍殺進營去，只見：

地上插旗惟伏兔，營中打鼓是懸羊。

黃巢大驚，從周曰：「中了賊人之計！」急令諸軍快走，於是衆人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正走之間，不覺天色漸明，忽聽得周德威營中一聲炮響，領兵殺出，四面八方團團圍住，巢軍聽得喊聲大震，金鼓齊鳴，恰正是：

戰鼓寥寥好似春風入地，旌旗閃閃猶如曉霧漫空。昨夜里黃巢天喜入生門，這時候葛從周難尋活路。

黃巢手下衆軍心驚力乏，不敢戀戰，各自逃生。周德威在後面只顧殺來，葛從周等策馬投南而走，不料南首晉王領兵殺出，君臣倒戈望北而逃。不料李嗣源催兵殺來，君臣又投東而走，只見赫連鐸等阻路軍馬殺將出來，於是從西路殺出，正遇康君利一枝兵殺出來，從周與黃巢力戰，君利方得脫身。却說黃巢從西路走了，晉王問：「是那個在西路埋伏？」軍士應曰：「是康利君李從信埋伏在西路。」晉王叫刀斧手拿下二人，梟首德威曰：「待捉了巢賊，再斬未遲。」却說黃巢殺出霸陵川，望長安大道而走，且與衆將曰：「喜得一夜不曾見飛虎將軍。」軍將答曰：「存孝不來，君臣尚在一處，存孝若來，彼此各逃活路，那時饒倖了。」言未盡，只見草坡中閃出那飛虎旗來，尚讓齊克讓傳道招傳景祚、柳彥章、柳彥隨、葛從周，見了是存孝旗號，各自逃生。這七將後來投入朱溫部下，此話不提。却說六將哥哥，望的那逍遙馬上穿黃袍的，就是黃巢。存孝飛馬趕上，此時只有黃巢，同姪黃勉二人逃進山來，前有一枝兵阻路，首將問來將何人？黃巢答曰：「吾乃長安大齊王。」那將就馬上稱曰：

「原來陛下到此，臣是金頂太行山大將韓忠，請我主到牛皮帳內，暫時歇息，臣去生擒存孝來問罪。」黃勉說：「這海口賊，見存孝也是死的，不如急早逃生。」却說存孝趕上，正遇韓忠，存孝說：「來將好好順我，饒你一命。」韓忠大怒，舉斧劈來，被存孝挑開斧，擡過馬來，望山一擲，擲做一塊肉泥。黃巢與勉正行間，勉在後自思：「我跟着這昏君走了，存孝趕來，連我也是死的，不如我步行一鎗，跳下馬去，我取他首級獻與唐將，將功贖罪，豈不是好？」兩匹馬行來，只見路旁有一石碑，上有兩行大字，寫着滅巢山、鴉兒谷。正是黃巢合死處，黃巢對黃勉說：「滅巢山、鴉兒谷，入巢而巢必破，我命定是難逃。昔日項羽自刎烏江，將首級與鄉人呂馬通，今你我本是嫡親，待我刎下首級，與你前去獻上唐將，永受富貴。」言罷，拔劍在手，仰天嘆了數聲，自刎頭於地。

逸狂詩云：滅巢山上鴉兒谷，篡賊應知數已終。自刎難消天下怨，至今啼鳥恨無窮。

黃勉取了首級，正遇存孝趕到。黃勉叫曰：「太保饒命，小將特獻黃巢首級。」存孝問曰：「你是何人？」勉曰：「我乃黃巢御姪黃勉。」說猶未了，晉王人馬已到，存孝望父王拜曰：「兒趕黃巢到滅巢山、鴉兒谷，逼死黃巢，有巢姪黃勉斬了首級，獻在此處。」晉王令黃勉來見，問巢怎麼肯死。黃勉答曰：「被臣步心一鎗刺下馬來，斬了首級，獻與大王，將功折罪。」晉王問曰：「你是怎麼官職？」勉答曰：「巢在日不拘姪兒外甥，都是一字並肩王。」晉王問曰：「巢賊在位幾年？」勉曰：「在位四年。」晉王說：「這等你也受了四年富貴，我手下有五百家將，十三太保，這有一個親兒，其餘都是義子，學你這不忠不孝，無恩無義之徒，敗壞人倫，怎麼是了？」叫刀斧手與我拿下去，斬首示衆，令人拿巢賊首級來看。果然眉橫八字，牙排二齒，鼻生三竅，叫德威曰：「這人怎麼生得如此怪相也？」德威曰：「昔日人主僖宗，因嫌他醜，將他趕出朝門，巢即作了反詞，反上金頂太行山，只得半載，聚下俄夫五百萬，奪了東西二京，大王不要看他，早進長安城，打掃三宮六院，遣官撥將，往西州請駕回朝，以報萬民。」未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逸狂詩云：百聖人生草上霜，無端妄想作君王。龍袍掛體殊尊貴，鴉谷損身亦慘傷。血水逆流河湧湃，魂靈悲切日無光。早知黃店居難久，何似林前樂更長。

又有詩說黃勉曰：

黃勉全無叔姪情，忍將巢首獻唐營。忘恩慕祿天垂鑒，立斬轅門大義明。

卓吾子評：雖僖宗有了回朝之日，而克用赦罪之報亦盡矣。攻黃巢，伏長安，綱目大書，以序其績意，克用得爲全人。

一一一 程敬思接駕還朝

却說李晉王，傳令勦除黃巢餘黨，安撫百姓，號令軍士，秋毫無犯，居民安堵。一面設宴賀功勞，一面差人肅清宮殿。與衆諸侯宴罷，就令城外住筍，同駕回朝，請旨發落。諸侯依令安筍去訖，晉王命程敬思往西祁州迎帝回朝，又令李存孝同往保駕。敬思拜別晉王，逕往西祁州而來。且說唐僖宗在西祁州，日夜焦思，每日夜輒歔歔淚下，不知何日能回故都。又一日宣鄭畋問曰：「朕命程敬思宣皇兄帥藩鎮諸侯破巢，未有人報此事，不知如何？」畋奏曰：「臣時常差人打聽，晉王至河中府會兵，屢戰屢勝，必有捷音。陛下不必煩惱。」君臣議未畢，忽殿下一官捧上表奏曰：「晉王李克用，差程敬思下表迎接聖駕歸長安，登殿伏候聖旨。」帝聞他奏，不勝大喜，即宣程敬思上殿，拜見舞畢，帝曰：「卿至直北，往回風霜勞苦。」晉王因問，如此細說一番。敬思奏曰：「奉旨臣往直北調李克用會兵河中府，先取葛從周，次即洗蕩黃巢，復取京師，今差臣來啓請我主進長安，以政天下。」帝又問破巢何人功居第一，敬思奏曰：「晉王部下十三太保五百員將，惟第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英雄無敵，已上他功居第一。晉王特令存孝來保聖駕，今存孝亦在午朝門外候旨。」帝曰：「既如此先來見朕。」須臾存孝入至殿前拜見，帝命抬頭，又曰：「此等人焉能成此大功績？」敬思言曰：「此人貌雖微小，且有奇能。陛下不知

臣當細奏。」遂將存孝所歷戰功，一一奏與帝聽。帝亦不肯信。帝謂敬思曰：「且待存孝跟着，有功回京，查實功績，然後論賞。」存孝敬思叩頭謝恩。次日傳旨，令文武官員收拾起行，出了西邠州，存孝披挂上馬，跟隨車駕。帝正行之間，前軍飛報一枝兵馬阻住去路，聲言與黃巢報仇，要劫車駕。帝聞傳報大驚，程敬思下馬奏曰：「賊兵阻路，吾主可命存孝剿除。」帝即傳旨，存孝拍馬直至隊前，大聲喝曰：「何處賊首，敢阻聖駕？」那將曰：「吾乃齊王族兄黃豹、黃虎，特來報仇，你是何將？」存孝曰：「吾乃大唐飛虎將軍李存孝。」黃豹聽罷，掄刀直取，被存孝一搠死於馬下。黃虎來迎，亦被一搠死。陣後賊將五十餘員，齊聲向前，渾殺被存孝一搠一個連搠死了二十八將，其餘各逃性命，回馬奔逃而走。軍卒都各星散。帝在車上看見十分歡喜，問敬思曰：「卿奏存孝之功，朕甚不信，今見此陣，果然勇猛無敵，論功第一，誠不謬言。」急宣存孝來見，直至御前。帝曰：「朕今車駕復回長安，朕憐卿勞苦，封卿爲大唐護國勇南公之職，待朕回朝，再賜陞賞。」存孝叩頭謝恩畢，帝令趕前行。且說晉王准備接駕已久，正與諸將說話，忽報馬叩稟曰：「車駕已到離城不遠。」晉王忙令召集衆諸侯文武官將，一齊擁出長安，迎接聖駕入城。帝陞御座，晉王引衆朝賀。帝受禮畢，傳旨改今年爲光啓元年，宣晉王上殿慰勞，仍享晉王之爵，另賜并沁遼朔四州之地，所輸賦稅，以充祿享，就於太原府內建造王宮，出入半副鑾駕，命程敬思、郭景銖、周清史各文武護送。皇兄上并州，永享富貴，少慰朕懷。晉王叩頭謝恩，復奏曰：「誅賊黃巢，非臣之能，一則主上洪福，二則衆將效力，但臣部下智藉周德威，勇將李存孝，存孝已蒙封賞，惟德威與諸諸侯，莫不盡忠竭力，望我主聖鑒。」帝曰：「俱有封賞，皇兄可令各爵候朕出旨。」晉王忻答出朝。帝次日傳旨，封周德威爲大司馬，其餘隨朝諸節使，仍授前職，另行頒賞。其文武將弁，俱各封賞設宴慶賀。當下衆諸侯文武，午門外聽畢聖旨，伏殿謝恩訖，二十七鎮即就先出京城。晉王次日收拾上馬，逕上并州。乃喚存孝吩咐曰：「吾主現在封汝國公，主上之恩，無以加矣，你可領一枝人馬，巡視河北，吾領一枝人馬，巡視河南，一則安撫百姓，二則搜剿賊黨，俱至汴梁。」

城外地名脫泥崗上聚齊，不得違令。存孝領諾。次日話別。存孝謂父王曰：「父王若先到，孩兒不在。父王劍，倘朱溫設計詭騙，宜提防，不可誤中奸計。」晉王說道：「不妨，但吾兒急宜早來會。」言畢，遂各分投取路而去。且看下文分解。後人感僖宗長安復登寶位，有詩爲證：

一從兵變避西祔，幾向斜陽哽咽悲。
鬢髮虛過新歲月，夢魂常繞舊宮闈。

青地忽傳唐健將，鸞輿重見漢宮儀。
輿圖此日歸天府，萬姓歡呼樂際熙。

卓吾子評：聖駕中途，遇巢黨黃豹、黃虎阻攔路，非存孝保護，恐又不免。唐家社稷重興，非存孝而何？

一一一 存孝力伏王彥章

却說勇南公李存孝，與晉王分別領兵，巡視河北。所過秋毫無犯，百姓歡悅。不覺早至壽章縣，淤泥河經過，却有本處一人，姓王名彥章，身長一丈，蓬頭赤足，手使一根渾鐵槁，聚集二十餘人，乘一大舟，在此剪徑劫掠。當此營生，聽得李存孝軍馬來了，章曰：「人人說李存孝猛勇，今日要見他一面，阻住他去路。」小卒報存孝曰：「前面有十數個好漢阻路。」存孝向前問曰：「你是何人，敢阻吾路？」答曰：「我乃渾鐵槁無敵大王王彥章，你乃何人，放下買路錢，放你過去？」存孝曰：「大唐護國勇南公李存孝，誰人不知我的名？」彥章曰：「吾聞你猛勇無敵，原來就是你，快留買路錢，放你過去。」存孝曰：「你這鐵槁有多重？」彥章曰：「一百二十斤。」存孝曰：「只有一百二十斤，我那得買路錢與你？」彥章大怒，兩手舉起鐵槁，望存孝頭上打來。存孝伸手攢住鐵槁，王彥章不肯放手，奪存孝的槁，恰似蜻蜓搔石柱一般。存孝用手一拖，把彥章連人帶槁，望淤泥河只一拋，有百十步遠。存孝領兵過河去了。王彥章在水裏鑽出來，扒上岸，披掛上馬趕來。存孝正行，報說拋在水的人，又領衆趕來了。存孝說：「這水手也是個好漢，待我與比手，試他本事如何？」勒回馬來。王彥章一馬當先，輪鎗望存孝刺來，被存孝連人帶馬，避住了，將拗輕輕的打去。彥章用力架隔不住，把渾鐵鎗變得一似桶箍一般圓。存孝曰：「本

待打死你，見你沒有甚麼本事，饒你這一命罷！」彥章放馬逃生，跑去有數十里，放聲大哭，叫衆人各散去罷。我在此復生，若存孝在世十年，我十年不出，存孝除非死了，我彥章才敢出名。自此彥章遂上壽彰縣，隱姓埋名，去了不題。却說晉王巡狩河南，大軍行至泥脫崗，晉王傳令安營，等存孝兵到。且說汴梁節度使朱溫，正坐堂上，忽一人進報說：「城外泥脫崗，今日李晉王到了，在那裏安營。」朱溫叫看馬取軍器來，拿這鴉賊李克用，報昔年鴉觀樓奪帶之仇，有何不可？」朱溫向前說：「哥哥，豈知那存孝的利害，他一怒直趕至五鳳樓前，你若惱了他，殺入汴梁城來，那時悔之已晚。」正在此疑惑，不移時，人報：「李存孝不在營中。」那朱溫聽得沒有存孝，就定一計，寫了一封書，叫朱義將書去晉王來赴宴，等他來時，兩廂埋伏強壯，飲酒間擊杯爲號，即舞劍殺這老漢。朱義持書逕往泥脫崗，來見晉王叩頭道：「汴梁節度使朱溫老臣上書呈王，晉王拆開來看書，其來意云：

欽差鎮守汴梁節度使朱溫，頓首百拜上大唐恩主大王麾下，臣自鴉觀樓不能強效容悅，批鱗獲咎，誠有不堪，故弗敢再叩塵下，逕回汛地，惟大王諒臣斗筭，弗屑較量，則幸甚耳！近日渠魁就戮，帝馭重旋，使天下士馬休息，黎民復見天日，大王誠不世之元勳也。正愧無以賀功，詎意駕臨封域，溫實不知，未獲拜迎，道左，謀涓某日，肅具小筵，祇迎旌麾，敬一弗塵，少傾鄙悃，伏乞俯賜光臨，溫無任瞻仰之至。謹啓。

晉王看書畢，喜不自勝，即許來日赴會。朱義出營來說：「你這老漢若來，教你來時有路，去無路。」晉王叫周德威領一枝兵馬，保吾赴會。周德威曰：「昔自古道，仇人相會，筵無好筵，會無好會，臣講一個故事。請大王聽着：昔日秦穆公會天下諸侯，齊到臨潼縣關寶，有一國吳王生三子，正宮生一子，名姬光，偏宮生二子，一名姬僚，一名慶忌，吳王有病在床，命姬光臨潼關寶，姬光奉父命，臨潼關寶未回，吳王薨，文武百官扶姬僚登位，姬光回國，欲圖大位，姬僚防之，每日披猖猊盔甲，弓刀不能傷體，相隨出入，有三千執戟郎官，五百驃騎大將，後姬光拜孫武子爲帥，伍子胥爲將，君臣定計，設一炙魚會，請姬僚赴會，衆臣力諫，姬僚不從，只見一臣姓專名諸，左手持一

把明晃晃的劍，右手持一尾包着胎的炙魚，奔上姬僚喚當駕官，急與朕擒下。此人怎趕帶劍上殿，專諸將劍折爲兩段，進前奏曰：「臣安敢帶劍上殿，原是木劍，用得銀箔貼來，如此光耀，特用來折魚耳。遂向姬僚面前，用木劍把炙魚頭割下，望空中拋起，只見炙魚頭在半空中隨風飛去，不下。姬僚仰首視之，不料專諸膽敢向炙魚腹中，把出一把魚腸劍，望姬僚項下直刺，透鎧而死，遂扶姬光登位。原來吳姬光有天下之福分，亦賴孫武子蓋世之謀，使之然耳。今日大王赴此會，與此故事無異。」不知晉王意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逸狂詩云：

唐室衰微各鎮強，朱溫設計害賢良；臨行不聽忠言諫，醉後君臣受禍殃。

卓吾子評：假令存孝不死，則彥章終不出矣。彼朱溫設計請宴，周德威引姬光事以論之，必有疑慮，克用不從其諫，真酒徒耳！

二二三 朱溫火燒上源驛

當日周德威力諫晉王休去，晉王不聽，急遣程敬思、史敬思、郭景銖、周清四將，領三千人馬，保吾前去赴會，上馬而行。却說朱義先回報晉王，慨然應允，須臾便到。義曰：「此來將他如何處置？」溫曰：「彼雖然與兵帶將，若果有人馬到此，令五百家將伏於宅子前後，放炮而號，準備廝殺，如無軍來，已在兩壁廂埋伏刀斧手，擊金鐘爲號，就筵前殺之。」計議已定，及已牌時分，溫兄弟二人出城迎接，只見一彪人馬，簇擁而來近前。但見晉王頭戴金盔，身披金甲，坐於馬上，旁邊數個大漢，各執腰刀一口。朱義迎入城，邀入公廳，分君臣禮拜已畢，敕上下坐定。就舉杯勸酒數巡，後朱溫進內去更衣，只見玉鑾英急到廳前，滿眼流淚叫道：「皇兄誰着你進此城來？」晉王曰：「是朱溫請我來。」鑾英曰：「他非是請你，他有殺你之心，前後宅內都埋伏強壯兵士，飲酒中間，舉金鐘爲號，拔劍就要殺你，你可提防。」言畢，鑾英進去，躲在屏風後面。不多時，朱溫上廳問曰：「大王纔與賤荆說甚麼話？」此時晉王酒已醉了，把鑾英的說話，都訴與朱溫。朱溫曰：「怎敢殺君？」晉王曰：「此心旣無，再斟酒來。」

鬻英在屏風後聽道：「這老漢把我說的話，都說與老賊聽，他若不殺你，定來殺我。」回到房內，自縊而死。却說朱溫把金鐘連舉三下，只見廂房跑出八個大漢，各仗寶劍一口，急上廳來。晉王曰：「果然實有害我之心。」朱溫起身答曰：「這樣悶酒吃不下去，因此喚這八人舞劍，與大王開懷飲數杯。」晉王說：「最好，着他進廳裏來舞。」朱溫說：「老賊死時到了。」便令八人進廳來舞。程敬思道：「此事不諧。」史敬思道：「不妨，有吾在此。」綽起素羅袍，拔劍在手，大叫你們的劍不是這等舞，待我舞與你看。把劍擋住八口劍，正是眼觀酒器爲兵器，手把兵旗當酒旗，五百家將喊聲大震，將宅門四面圍定，是史敬思獨戰八將，不一時五個人中劍，三人盡皆走了。朱溫手無軍器，竟欲逃走，周清史敬思二人扶住，將兩口劍放在朱溫頸上，喝曰：「好好放我君臣出去，萬是皆休，如其不然，即便砍下你的頭來。」朱溫驚得魂不附體，恐被所傷，暗思此事不諧，隨喚開門，放他君臣出去了，再作區處。却說開了宅門，史敬思力挾朱溫出了宅門，君臣三人半醒半醉，扶晉王上馬，急往源驛逃生。是時五月天氣，日已沉西，却說朱溫密喚武將武彥洪，令遂與彥洪曰：「李克用雖出宅門，安能出得此城，今君臣都在上源驛，汝今晚點軍一千，圍住館驛，四門放火，不論誰都皆燒死，務要一更舉事，吾亦自引精兵一千接應。」彥洪受計，便去點軍，收拾乾柴引火之物，堆於館驛門首，到晚間軍人放起火來，只見館驛四面圍住，皆火，上下通紅，正是老君推倒煉丹爐，一塊火山連地發，有詩爲證：

梁晉初爭結怨深，上源驛內拓天心，只因克用貪杯誤，死難忠臣萬古傾。

逸狂詩云：欲報晉王私仇事，汴梁赴會不提防，席間舞劍鴻門宴，醉後真言御妹亡！

智勇挾溫門得出，配陶宿驛火輝煌，若非天賜傾盆雨，畢竟君臣受災殃。

驛夫報曰：四面火起，怎麼是了？此時晉王醉而復醒，始張目援弓而起，君臣四人急走出廳來，只見火燄對面逼來，程敬思醉眼昏昧，倚定中庭抱住屋棟，即待燒死。晉王放聲大哭，復嘆曰：「吾君臣不想死於此處。」忽然

一聲霹靂响亮，大雨傾盆，滿驛之火，盡皆洗滅。館夫對晉王曰：「幸天賜大雨，此時火已盡滅。」晉王曰：「若非此雨，我與衆人皆死於驛中。」於是四人上馬，乘電光而行，行不數步，溫又領人馬擋住去路。史敬思持鎗直取朱溫，戰上數台，朱溫敗走。中敬思殺至昇仙橋，又殺一陣，郭景銖同君臣二人，斬關出了北門。晉王命周清繞路抄去老營調兵，急來接應。朱溫大兵一聲炮响，搶上昇仙橋來，郭景銖上馬不迭，連人帶馬跌下橋去，淹水而死。朱溫趕出城來，史敬思叫曰：「大王急急逃生，臣回去擋他一陣。」勒馬回來，挺鎗直刺朱溫。朱溫把鎗一閃，八十四員將一齊擁來，史敬思大怒，鎗挑名將一十四員落馬，回頭看時，晉王把馬勒回高阜處，看二人廝殺。敬思叫大王爲何不走？晉王曰：「君臣們死在一處，豈可獨生乎？」史敬思曰：「大王不可遲延，我今拒敵，你急急放馬逃走。」臣再回去當他一陣。」勒馬挺鎗力戰，衆將併出，史敬思正戰了一枝，反冲朱溫三陣，此時人困馬乏，突路便走。王忠持鎗趕來，把敬思左脅下一刺，敬思大怒，撥回馬來，右手舉起鎗，把王忠挑下馬來。於是敬思左脅下血流泉湧，敬思大怒，鎗挑名將八員落馬，急來見晉王曰：「臣今中了傷。」跳下馬來，拔劍割下素袍半幅，塞了鎗眼，用勒甲縶繫了患處，番身上馬，大叫晉王曰：「臣今再去對他一陣，你急急放馬逃生。」勒回馬，挺鎗直刺朱溫。梆子响處，四下衆箭齊發，敬思鎗眼痛得難忍，只得自刎於馬上。後來史官有詩贊云：

血染征袍半幅紅，敬思獨自與爭鋒。
汗梁冲陣身遭厄，自忍刎頭死盡忠。

又有詩云：

再三力勸晉王逃，不顧金鎗血染袍。
賈伏令名垂漢代，將軍今日譽光高！

晉王見史敬思自刎身亡，放馬逃生。比及天晚，朱溫掣刀招呼人馬，大至。晉王親自兜弓，連射一十二箭，正中一十二將，翻鞍落馬而死。晉王再去取箭，袋內已自無了。朱溫追急，晉王仰天大嘆曰：「吾今年老死於此地矣。」忽聽得東北角上喊聲大振，閃出兩面飛虎旗，旗下一員大將，虎皮袍，獠獍冠，乃是勇南公李存孝也。畢竟不知

如何救得晉王，且看下回分解。逸狂有詩贊存孝來救晉王詩曰：

不識奸謀戀杯酒，損兵折將可哀哉！幸而飛虎將軍到，救得殘軀老命回。

卓吾子評：朱溫抱不臣之心，輒欲殺害忠良，非特報仇，抑忌功高耳。然克用酒徒，不聽德威之諫，又負鑿英之言，遂致損折三將，雖燒不死，可惶愧哉！

二四 田令孜弄權封爵

却說朱溫遙望，認得是李存孝旗號，軍士到來，胆碎心驚。遂自引兵走向汴梁城，衆軍自相踐踏，各各逃生。朱溫分付把門軍官，堅閉城門。存孝追至門邊，大叫奸賊，待我回去見過父王，再來擒你。遂回到營中，拜見晉王，說救父來遲，恕兒之罪。易日在長安分路，曾說吸王兵先到安營等兒，兒兵先到安營等父王，倘朱溫來請，切切不可去。今日果中賊計。晉王曰：「幾乎與你不相見也。此今一陣，程敬思燒死驛中，郭勣銖淹沒橋下，史敬思帶傷自刎，大折人馬。今汝來實是羞恥，此仇如何可復？」存孝曰：「此皆父王輕敵之失，自取之禍。今兒去捉此賊來，碎屍萬段，以雪父王之恨，以報三將之仇！」晉王曰：「不可。此賊人城堅閉，不出，急難取勝。若擅舉相攻，則天下孰能辯其清白哉？且彼得以辭矣，不如暫回太原，差人齎本奏知聖上，再來捉此逆賊，未爲晚矣。」言訖，遂與孝兒奔太原去。却說朱溫進了汴梁城，驚得魂不附體，自言這禍惹得不小。忽聞軍馬來報，晉王上馬，都上并州去了。方始放心。却說朱義對朱溫曰：「哥哥與李克用結下仇恨，勢不甘休，倘奏准朝廷，令兵討罪，如何是好？」溫曰：「正慮此事，吾弟有良策否？」義曰：「目今見有十年糧草，可立招軍旗號，招募天下英雄，好漢事成，則爲帝王，事不成，縱有晉兵來敵，何懼之有？」朱溫曰：「所見有理。」即日立起招軍旗號，果然旬日之間，四方之士雲集蟻聚，一萬餘人。又有黃巢舊將七人，乃尙讓、齊克讓、傅道招、郭景祚、柳彥隨、柳彥章、葛從周等，共領本部人馬七萬來降。朱溫大喜，遂納重賞，令設宴相待。後酒至數巡，溫問從周曰：「今吾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欲報李克用。」

簪帶之仇，列位有何妙策？」從周曰：「大人志欲復仇，欲圖天下，今克用受封天下都招討，各鎮軍馬，俱服調用，兼且他是王位，其勢甚大，今大人只是一度使之職，威權不等也，須得做王位方好。」溫曰：「汝言雖當，安能至此？」從周曰：「此事甚易，今僖宗駕下宦官，姓田名令孜，現在吏部尚書，朝廷政務，咸散處分，無有不准，大人何不作書一封，哀告他，他見詞致悲切，更有奇珍異寶爲質，必然薦用，得做王位，可差尚讓、齊克讓、星夜上長安去，早圖之，此事必諧！」溫欣然從之，即將玉帶兩條、寶珠兩顆，命尚齊二將，星夜逕上長安，來到田令孜府前，二人對軍士曰：「煩乞報與老爺知道，現有故人相訪。」軍士報入府內，令孜道：「喚他進來。」二人入見曰：「大人別來無恙，一令孜沉吟半晌，遂問曰：『二位是何人也？』」二人曰：「長安曾會，何故失忘？我等乃尚讓、齊克讓也。」令孜曰：「令居何處？」尚讓曰：「我二人在汴梁城節度使朱溫部下，充一都尉，今大人乃朝廷柱石之臣，不勝仰望，遣我等前來問安，奉書在此。」令孜接書拆開視之，書曰：

汴梁節度使朱溫頓首百拜，致書於大相國田公相閣下，身護碧紗，已列金甌之姓字，望崇赤寫，竚弘玉鼎之助名，慶溢朝端，聲傳海外，恭維相國閣下，崧情挺實，昂秀凝姿，誠當代之股肱，宦林之喬嶽也！溫濫司節使，調理軍民，第職小而權微，奈將頑而卒惰，特修短啓，聊貢輶儀，敬馳獻於台端，幸莞存於閣下，更愷樂施，薦拔得並爵於太原，曲賜吹噓，早頒恩於汴水，伏祈電燭，無任冰兢！

田令孜看罷大喜，當即收下金寶等物，且曰：「吾有主意，來日便奏，雖不得加官王位，必有賞賜，待聖旨出來，假傳聖意，吾當私封朱溫爲梁王，再密鑄一印與之，汝二人還至汴梁，令溫立個旗號，即日假稱梁王，引兵反來，我這裏裏應外合，謀奪大位，有何不可？」商議已定，即令尚讓、齊克讓私宅安歇，次日天色微明，僖宗登殿，令孜早朝禮畢，出班奏曰：「邇乃苦巢反亂，皆賴朱溫調取各路諸侯，俱受封爵，惟有汴梁朱溫，有大功勛，兼是貴戚，陛下何不陞彼官職，使將士感德，上下歸心，實安社稷之一計也。」帝曰：「朱溫欺君罔上之賊，朕每欲誅之，因

朕妹玉鬢英在彼處，故且暫緩。今朕妹已死，與彼無親，豈可封他官職？」令孜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何必較量親疎？只論功績，既不陞他官職，只賜田宅亦可。」帝曰：「看卿之面，使賞無主，開田三百頃，無人住的宅子三百間，令彼日去耕種。」令孜拜謝，領旨出朝到府，拆開旨意，加封朱溫爲大梁王，賜他蓋造王殿宮室，黃旛白鉞，以專征伐，私鑄一顆梁王印，命二人星夜逕奔汴梁城來。朱溫安排香案，迎接聖旨，宣讀旨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自接位以來，安然冒矢撻鋒，既用人於擾攘之際，分封賜爵，當報功於太平之時。邇者黃巢作亂，騷動干戈，今幸殄除，實有賴爾汴梁節度使朱溫，今特封汝大梁王之職，仍守汴梁於戲，盛典既大，責任益隆，務使宗社奠安，邊烽永息，宜體朕意，爾惟欽哉！

宣罷旨意，朱溫稱呼謝恩禮畢，兩手交額，不勝之喜。吾今得受梁王之職，大有威權，皆汝二人之功。尙讓即將令孜前言告之。朱溫大喜曰：「即日立起梁王旗號，別選良匠，蓋造王府，臣下進見，悉呼千歲，凡出入悉依王者之例。」朱溫大行不仁，重斂於民，百姓不勝之苦，早有細作報入太原。此時晉王糧已豐足，兵馬車仗器械，一切皆備，正欲討賊，又聽得這個消息，心中大怒，連罵幾聲昏君。朱溫此賊，有何一勞，便賜梁王之職。於是遣大太保李嗣源逕上長安，表奏朱溫謀爲不軌之罪，然後討賊。一者出師有名，二者報汴梁損將之軍。原來令孜受了朱溫金寶，嗣源之表不上，皆爲所匿，不以奏聞。近有人報令孜曰：「晉王命存孝領兵自來見帝，令孜心生一計，次早僖宗陞殿，令孜進曰：『太原李克用造反，陛下早爲定計。』僖宗聽罷，大驚，汴流浹背，放聲大哭曰：『不想此人亦反，誰可敵之？』遂與衆文武商議，衆皆默然未言。一日三番告急，田令孜奏曰：『克用作反，爲禍不小，非黃巢之比，滿朝將士皆非敵手，今朱溫、汴梁屯兵，有數十萬之衆，兵精將猛，可宣入朝以敵克用。』帝即便遣召之。却說朱溫在汴梁欲謀爲無計可施，聚衆謀士商議，忽報田令孜差田能至，溫差人接入田能，禮畢將書呈上。朱溫見書大喜曰：「此天佑我當成大事。」次日朱溫，即遣尙讓等七人，帶領精兵三十萬，打着晉王旗號，反出

汴梁只言晉王之兵，逢城勢如破竹，無敢當其鋒鏑。不日直搶至霸陵川，安了營寨，哨馬報入朝廷，僖宗大驚，慌問衆臣，畢竟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逸狂詩云：梁假晉兵謀不軌，奸臣賣國實欺天；昏君蒙昧極如此，唐祚何能不保全？

卓吾子評：僖宗昏昧，奸臣弄權，遂致田令孜假封朱溫爲梁王，使溫詐稱晉兵作叛，謀爲不軌，恐後來貽害不小。

二一五 晉王勸問田令孜

當時僖宗疑晉王實反，不知是朱溫人馬反來，飛報大兵至霸陵川，今已至近，速請禦敵。僖宗次日急聚文武商議，誰可爲將以退克用？忽一人應聲出曰：「臣父死於太原，切齒之仇，當欲報之。今克用作叛，臣當引本部猛將，乞陛下親撥關西之兵，上爲國家出力，下爲先人報仇，死無怨恨！」視之，卽乃鎮東將軍艾祐也。怎生打扮？

三叉寶冠光燦爛，兩條雉尾錦爛班，捕紅戰袍遮笠鏡，柳綠征裙壓繡鞍，束帶雙跨魚鱗尾，護心田挂小連環，手持畫桿方天戟，飄動金鈴五色旛。

帝卽命艾祐爲總管，調遣軍馬前去迎敵。令孜出班奏曰：「艾祐雖將門之子，素不習戰，今付以大任，非所宜也。更兼晉王部下十三太保李存孝，驍勇過人，非智勇兼全者不可輕敵。」艾祐曰：「吾自幼從父習學兵書，深知用兵之法，何爲欺我？若不生捉存孝，誓不回兵。」令孜叱曰：「豈不聞存孝一怒直殺至五鳳樓前，黃巢百萬之兵，尙且不可迎敵，何況汝乎？今日諸將老邁，皆懦弱之士，難以拒敵，不如復上西祁州，暫且避兵，發檄各鎮，待四方共至，謀復大位，此爲上策。」衆將皆曰：「斯言是也。」艾祐不敢言，於是田令孜乘夜却帝出了長安，逕奔寶雞山而去。從者止數百人，內外宰相朝臣，一無知者。却說帝與令孜行了數日，人報後面晉王軍馬趕來。帝曰：「人馬將近，必得險要駐節，以待救兵。」令孜聽帝之言，引至一縣名曰寶雞縣，南首有一山，極其廣峻，四下寬

關，可以暫停。但見那寶雞山：

崔嵬高聳，嶺接雲端；峯連霄漢，嶺透青天。來龍起伏勢綿綿，沙水繞圍形曲曲。班班蘇翠色蒼蒼，澗中流水響叮嚀。萬木風聲如虎嘯，只見猿猴擊果，麋鹿啣芝。山前時見百花明，山後只聞啼好鳥。喬松上千年白鶴，深澗內萬載靈猴。樵夫執斧踏山坡，野老扶藜過峻嶺。山崖如壁，山路崎嶇。山翁飲酒弈圍棋，童子歌聲猶聒耳。何足議蓬萊閬苑，入山中意欲忘歸。

君臣數人走入山中，分兵四下緊守。帝與令孜商議。令孜曰：「可速遣人各鎮催兵，急來救護。」正議間，忽聞喊聲大振，朱溫人馬到來，勢如鋒湧，週圍繞水泄不通。帝登高阜望之，擺開隊伍，分佈齊整。軍馬雄壯，帝曰：「誰有奇計退了晉王？」令孜曰：「臣有一計，只可君臣二人共知，須着殿下領嬪妃衆臣，左右迴避，只留陛下與臣在帳中，方可定計。再喚田龍田虎仗劍守門，不許一人擅進，如違吾令者斬首示衆。」僖宗從之。原來此賊哄僖宗住寶雞山中，左右之人皆在田令孜掌握，號令一出內外不通。帝之飲食俱絕，雖有進膳，皆被令孜所奪。帝餓了七日，臉黃面黑，半死半活。帝乃呼曰：「令孜愛卿，昔日梁武帝餓於台城，不得已將蜜水度命，何處有水尋一口與我度命？」令孜曰：「此乃是山，何處尋水？」帝坐山頂仰天嘆曰：「餓死我也，遂伏地而死。」時文德元年夏六月也。

後朱孫甫評云：

僖宗爲人荒淫暴虐，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愁盜起，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所共憤歟？

靜軒先生詩云：

唐末刀兵起四方，令孜奸賊太猖狂；僖宗思水無由得，瞬息君臣兩併亡。

可憐僖宗七日絕食，遂餓死。而外面文武並無知者，却說李嗣源上表，被令孜匿之不與遞奏，因見晉王具言

其事晉王大怒，急叫李存孝領兵五萬討賊，發兵前來，一路並無阻礙，直抵長安。忽守城兵報說僖宗主上被田令孜捉上西邠州避兵去了，軍民皆說晉王兵反。晉王聽得此言，吃了一驚，嘆曰：「此語從何說來？仗天子蒙塵於外乎？」存孝曰：「此必朱溫逆賊與令孜通謀，恐吾兵擊之，假說此言以絕進征之路也。急當尋見天子，方得明白。」李嗣源曰：「父王守定長安，兒與存孝引兵探聽虛實。」晉王曰：「你不知進退緩急，吾必親自去之。」於是分兵一萬與嗣源守長安，自與存孝領兵四萬直上西邠州去了。比及前到寶雞山，朱溫遣尙讓前來迎戰。晉王使存孝薛阿檀自西南角鳴鼓大進，尙讓盡帥精銳之衆前來西南角與存孝交戰，從辰至午，梁兵不退。晉王自取鐵騎三千，經取東角上翻身殺梁兵，梁兵棄西南而回。存孝從後面趕殺梁兵敗走。朱溫引兵奔還汴梁城去。田令孜厲聲喝曰：「天子已在帳內，汝等不許喧鬧，只在帳門外候旨，方許入見。」於是衆將皆退出五里之地。惟晉王存孝侍立帳外，只見令孜走入內帳，密喚田龍、田虎出擒晉王。田龍曰：「存孝在彼，安敢近之？」令孜曰：「他父子此來必素體裝，空拳赤手，無能爲也。」二將欣然披挂而出。存孝回頭果見一彪人馬來，存孝大怒，披挂不及，翻身上馬。田龍到來，見存孝手無兵器，更不答話，挺鎗直取存孝。存孝避開鎗，把田龍一手拖過馬來，望山下一摔而死。田虎掄刀便砍，破存孝拾田龍鎗，一鎗挑下馬去，敗兵進營報說，摔死了田龍。鎗挑下田虎，李琦聽了放聲大哭，忙與衆臣商議。衆臣曰：「殿下勿哭，可將八盤大寶獻出，哀告晉王，討一處去，與你母子安身，此上計也。」李琦遂領衆臣妃嬪彩女拜出營來告晉王曰：「皇伯乃帝室之胄，何故如此反乎？」晉王失驚，問其故。李琦備言其細。晉王始知帝崩，大慟曰：「此賊罪不容誅。」即令擒令孜來問。晉王曰：「誰使你奏吾反？」令孜知禍已臨身，死必難免，乃厲聲曰：「天使我引朱溫兵來，詐言汝反，實欲謀唐家天下，今日事洩，乃天敗之也。」晉王大怒，責打令孜身上無容針處。晉王物令割其舌。令孜曰：「勿割吾舌，吾今熬不過了，只得從實告之。當日朱溫欲求高爵，使尙讓齊克讓齋金王寶物送我，我次日即奏主上，主上不從，止賜溫開國三百頃。」

空房三百間，旨意下來，是我，不合假傳旨意，封溫爲大梁王，假稱大王兵反，從此異應外合，遂拐駕出了長安，避兵於寶雞山，七日不沾水米，遂餓而死，只此數事，皆吾所爲。言訖，使觸堦而死。晉王命令士將令孜四肢分爲四段，後人看到此處，有詩歎曰：

謀逆無成禍已昭，千刀萬剮恨難消；從來宦者皆權勢，天網恢恢豈肯饒？

逸狂詩曰：閹宦休教寵任過，威權不與奈如何？君臣鑒此當兢惕，若寵奸謀禍必多！

却說令孜已死，晉王命文武發僖宗喪柩還長安，百官哀慟不已。時天氣暄熱，聖體已是壞了，一面殯殮，一面起行。時李嗣源在長安，聞帝已崩，率大小官員出郭迎接三十里，伏道迎柩入城，停於偏殿，挂孝舉哀。忽班中一人出稟，乃冀州人也，姓孔名緯，字世文，現爲太子少保。緯曰：「聖上已崩，太子在側，彼此生變，彼此既變，則社稷懸角矣，請太子宜登寶位，以安衆心。」掣劍在手曰：「敢有亂言者，割袍爲令。」百官擁太子上殿，即日登位，改元爲龍紀元年，稱號爲昭宗皇帝。大小官員拜賀已畢，封崇望同平章事，加賜晉王黃金萬兩，蜀錦百疋。晉王謝恩出朝，兵還太原。是時天下諸侯，一爲朝賀，二爲帝喪，皆至長安。話分兩頭，却說滄州節度使王鐸朝罷而歸，路經汴梁城外脫泥崗過，早有報知朱溫。溫大驚曰：「王鐸世之豪傑，今已總督滄州軍馬，必然訓練精銳，爲吾之大患也，可宜先帥兵就此誅之。」楊彥洪曰：「不可，大王正欲舉事，殺一無辜兵出無名，惹天下人議論，某有一計，使王鐸相助大王。」朱溫問曰：「妙計若何？」彥洪曰：「某聞王鐸生有一女，名曰如翠，極有姿色，雖年幼亦可適人，令人請入城來飲酒，中間求翠與世子妻，若王鐸許允，彼有精兵十萬，猛將千員，便與晉王交兵，必來助力相助，若王鐸不允此親，卽拔劍挾之，必懼大王之勢，必亦自順矣。」

逸狂詩云：王鐸回朝過汴梁，朱溫意欲舉兵傷；彥洪恐惹人非笑，計挾存心總不良！

卓吾子評：權奸之臣，何代無之？未有如今孜之致僖宗餓死於寶雞山中，寵任得非其人，不特朝端卽家

庭有之，不可不鑒！

二六 朱溫拔劍挾王鐸

朱溫遂用其計，便使楊彥洪爲使，投脫泥崗來見王鐸，禮畢，鐸曰：「此來何意？」彥洪曰：「大人朝回，吾梁王思想昔日父契，特遣某來敦請入城，聊敘間闊。」王鐸聽言欣然，應允上馬入城。溫與鐸相見已畢，各訴舊日之情，並無猜疑。酒至半酣，楊彥洪曰：「某有一言訴與大人，幸垂清聽。吾主有一兒子，聰明特達，穎質魁梧，某聞大人有令媛王小姐，年方及笄，正求宜家之日，某欲濫爲作伐，聯二姓秦晉之好，他日同力破賊，共扶帝室，此誠美事，請大人思之。」王鐸曰：「此雖美事，奈何說遲了，小女已許同台節度使岳彥真之子矣。」言未畢，朱溫拔劍在手，勃然變色曰：「吾子爲婿，豈辱汝哉？若說二聲不允，教你來時有路，去時無門！」鐸曰：「大王息怒，若不棄寒微，早晚選一吉辰，送至府中。」溫遂擲劍於地曰：「吾拔劍驚汝，特無心嬉戲耳。既以令媛見許，使吾不勝忻躍。」遂將金銀十錠，權爲聘禮，遣弟朱義子友珍同王鐸逕上滄州親迎。三人離了汴梁，直抵滄州，王鐸請二人館驛權住，自回府來。夫人卓氏接見，彼此禮畢。但見王鐸眉頭不展，臉帶愁容，未知何意。卓氏遂問其故。鐸曰：「人道養女好，我今受煩惱。昨日朝賀回來，路經汴梁，被朱溫賺我入城，飲酒中間，拔劍挾我，要吾女與汝世子爲妻，此賊勢大，只得應許。今朱友珍現在驛中，選日親迎，事在兩難之間，無計可決，故有憂色。」卓氏笑曰：「有何難處？可即修書一封，明說此事，遣人逕上同台，報知岳家，彼若有勇兵猛將，可領一枝軍來奪去，若不興兵，便與朱溫娶去，何如一則女兒緣分前定，二則可免兩家結怨於我？」鐸曰：「善哉此言。」一面款待友珍二人，一面修書密遣人星夜送到同台，却好岳彥真與子存訓正在廳上講武，忽報王鐸遣人送書來，到，隨即來人將書呈上，彥真拆書視之，書曰：

滄州辱眷生王鐸，端肅百拜大總戎尊姻家岳老大人麾下：久懷斗仰，愧乏候私，此心歉甚！昨緣僖宗崩

駕太子登基，僕不無朝賀之禮，如長安路由汴梁，回至脫泥崗，詎意逆賊朱溫，詐說遣弟請敘，預懷不仁，酒未數巡，講以小女姻事，僕具情告白，溫拔劍牽衣，狠心頓起，情出難辭，是以許允。遂令其弟朱義子友珍，隨至敵州，親迎佳偶，只得暫留一辰，本欲興師決戰，奈何將寡兵微，不揣冒昧，敢爲尊姻家告，倘蒙助一旅之師，則彼此交兵，賊可一鼓而擒矣。僕計窮志拙，惟高明酌之裁之。臨筆無任冰兢，幸台即時雷動，即日鐸再頓首。

彥真看罷其書，謂存訓曰：「汝意若何？」存訓曰：「焉有此理？夫婦乃人倫之大綱，既有秦晉之盟，便是吾妻，安肯使事他人？若被奸雄奪去，有何面目再與他人談論？」彥真曰：「汝志則大，但不知有何策以破此賊？」存訓曰：「吾領一枝人馬，直抵滄州，攔截去路，務要奪回方遂吾願。」彥真許之，存訓曰：「乞選一將，以爲先鋒，前去滄州破賊。」一人挺身出曰：「某雖不才，願施犬馬之勞，同公子領兵前去，生擒朱義等獻於麾下。」彥真視之大喜，此人是誰？

靜軒先生石詩爲證：

隱隱君王相，堂堂帝主容；殘雲薄霧裏，行動顯青龍！

此人身長八尺，兩耳垂肩，乃是徐州沛邑沙陀人也，姓劉名高，表字智遠。彥真曰：「汝有何能，敢領此職？」智遠曰：「自幼曾習一十八般武藝，無所不通。」彥真遂命智遠爲先鋒，於是披挂全副，只少一騎駿馬。彥真謂左右曰：「可往廐中選第一騎來。」須臾使關西漢牽馬過來，但見那馬身如炭火，眼似鑿鈴。彥真指曰：「汝識此馬否？」智遠曰：「莫非黃驃馬乎？」彥真曰：「然也。」卽連鞍賜之，更率領三千人馬，正行間，哨馬報曰：「已到滄州雙關路口。」劉智遠在馬上與存訓商議：「此處二條大路，皆通汴梁，必須兩下埋伏，才好擒賊。吾領一千五百兵在大路埋伏，公子領一千五百兵，在小路埋伏，倘那賊從大路上來，吾使接與廝殺，公子聽吾一聲砲响，你便

領兵從後路殺來，若從小路上來，公子擋住，我也只聽砲響爲號，從後殺來。」存訓依計而行，乃拔劍付與智遠曰：「但有諸將不服調用者，斬首示衆。」智遠受劍訖，即分兵兩路，各自前去埋伏，不在話下。却說那王鐸回報其父，說岳存訓人馬到了，離滄州不遠。王鐸遂命其女梳裝上了香車，更打迭粧奩，親送百餘里，與朱友珍出了滄州。王鐸父子相別而歸，却說友珍叔姪窺見女子在車上，果有國色，二人不勝之喜，前遮後擁，數十人相隨，行不到二十餘里，忽然友珍坐下玉面馬，咆哮嘶喊，裂斷轡頭。友珍問與叔曰：「馬斷轡頭，若何？」義曰：「乃吾姪新娶，去舊更新之兆也。」友珍曰：「叔父所見甚明。」言猶未絕，只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爲首一將，濃眉大眼，漆髮童顏，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坐下黃驃馬，手持安漢刀，智遠截住去路，厲聲大罵曰：「逆賊子，我在此等久，好將小姐留下，饒你性命，倘或執迷，決無休了。」朱義聽得此言，慌自逃走。友珍一馬當先，問來將何名？智遠答曰：「吾乃沛邑劉智遠是也。」友珍曰：「吾與汝無仇，緣何阻我去路？」智遠曰：「汝乃不仁，奪人妻子。」友珍大怒，躍馬挺鎗，直取智遠兩馬相交，戰不數合，智遠大喝一聲，友珍措手不及，被智遠一刀斬於馬下，餘衆四散，各自逃生。有詩爲證：

倚強挾勢奪人妻，天理昭彰不可欺；
冤遇英雄劉智遠，友珍一命喪須臾。

岳存訓從後陣殺來，二人合兵，搶奪香車，隨領小姐逕往同臺去了。却說朱義引敗殘人馬，還見朱溫，溫問親事，若何？義曰：「友珍去至滄州，王鐸安排香車，即將小姐送出界口，行有數里之地，只見大道上閃出一枝人馬，爲首一將，乃沛邑人也，姓劉名高，字智遠，此人是岳彥真部下，將掄刀砍殺友珍，搶奪小姐，逕往同臺去了，吾與衆兵各自逃生。」朱溫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牌。

卓吾子評：朱溫罔上私行，恣肆暴虐，計邀王鐸，酒次逼婚，若非智遠中途截住，則存訓婚姻不成矣；友珍喪命，亦理數然耳。

二七 劉智遠大戰梁兵

朱溫聽得智遠殺死友珍，氣得半晌方醒，衆將皆在前面勸諭，溫大怒曰：「衆將可助吾一力，即日起兵，攻打同臺，定要剿滅方遂吾願。」溫遣朱景龍爲先鋒，即日起兵二十萬，名將二百員，逕上同臺，恨不得踏平城邑，生擒劉高，却說同臺岳彥真聞得智遠殺了朱友珍，奪了小姐，驚得魂不附體，又聽得朱溫人馬到來，大罵孝訓不肖，既搶小姐，也自罷了，如何又殺他世子，今彼勢大，領人馬報仇，怎麼與他對敵？智遠曰：「大人勿慮，原是我惹出來的禍，大兵一到，吾自當之不勞大人之力。」階下一將應聲出曰：「不須先鋒出戰，只用某出馬一次，定擒朱溫。」彥真視之，乃官軍校尉武伯甯，彥真大喜，遂令伯甯帶一千人馬，驟然出城，約行十五里，望見塵頭起處，朱溫人馬早到，却纔排開陣勢，武伯甯橫刀立馬，陣前大罵曰：「朱溫逆賊，無故與兵犯界，是何道理？」溫將朱景龍大怒，更不打話，飛馬直臨陣前，伯甯掄刀來迎，兩下戰不數合，景龍手起刀落，砍伯甯於馬下，追殺敗兵，直至城下，岳彥真聽知大驚，便教劉智遠出馬，彥真自登城樓觀看，只見智遠縱馬，背後數百人簇擁，智遠出城，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戴一頂纓撒火錦兜鍪，雙鳳翅照天盔，披一幅綠絨穿紅錦套，嵌連環鎖子甲，穿一領翠活邊珠絡縫，荔枝紅圈金繡戲獅袍，繫一條襯金葉玉玲瓏雙獺尾紅鞋，釘螭螭帶，着一雙簇金線海驢皮胡桃紋墨綠色雲根靴，彎一張紫檀靶泥金鞘龍角面虎筋絃寶雕弓，懸一壺紫竹桿硃紅扣鳳尾翎狼牙金點鋼箭，掛一口七星粧沙魚鞘賽龍泉嵌巨闕霜鋒劍，橫一把撒朱纓水磨桿龍吞劍，偃月樣安漢刀，騎一匹快登山能跳澗背金鞍，搖玉勒黃驃馬。

朱景龍見一少年大漢出馬，情知是智遠，把軍士一字擺開，景龍立馬橫刀問曰：「來將莫非劉智遠否？」智遠曰：「既知我名，焉敢來對此陣？」景龍曰：「特來報公子之仇，取汝首級。」言罷兩馬相交，雙刀並舉，鬥上三

十餘合，智遠詐敗，朱景龍躍馬趕來，被智遠回馬撒起勒甲縵束，把景龍活擒過來，放在馬上，逕入同臺城內。將近黃昏，風雨驟至，兩邊各自收兵回寨。次日，朱溫遣副將先鋒李凱引軍出陣，智遠臨陣迎敵，令軍士把鎗挑朱景龍首級於陣前，厲聲大叫曰：「朱景龍的頭已砍在此，汝等見否？」李凱大怒，躍馬挺鎗，直取智遠，兩馬相交，戰到十合，被智遠一刀砍於馬下，餘兵盡皆走散。智遠掩殺，梁兵大敗，退至三十里安營。智遠於是收軍入城，却說朱溫輸了二陣，請衆將商議。那葛從周曰：「某今日上山觀同臺之西，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軍將謂我連敗二陣，必不准備，可引兵一半劫之。若却得寨，彥真之軍必懼，兩下夾攻，此爲上策。」溫從其言，帶尙讓齊克讓、葛從周、柳彥章、李彥洪、傅道昭六員大將，選馬步軍二萬，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彥真在營犒軍，劉智遠曰：「西寨是個緊要去處，倘或朱溫襲之，不當穩便。」彥真曰：「今輸了二陣，如何敢來？」智遠曰：「溫雖無謀，部下葛從周等，極能用兵，須防他攻其無備。」彥真曰：「此言極當。」遂撥副錢元振、趙德、謝豹、華亮來守西寨。却說梁兵到西寨，果然兵少，四下突入，奪了寨柵，衆兵四散奔走。四更以後，錢元振引軍殺至西門，朱溫見敗軍復來自，領人馬來迎，正逢錢元振，兩軍混戰，將及天明，直西鼓聲大振，人報智遠軍馬來到，朱溫棄寨而走。背後錢元振、趙德、謝豹躍馬趕來，當頭智遠飛馬來到，葛從周尙讓雙戰不住，溫望北山而走。山背後一彪軍出，左有岳存信，右有尙慎之，溫命齊克讓、柳彥章敵之不利，溫望南而走。喊聲大震，一彪軍出，彥真親自臨陣，帶領華龍、戚豹二副將，攔住去路。朱溫見四面八方圍定，衆將皆在後面死戰，溫當先衝陣，梆子響處，箭如雨發，亂射下來。朱溫急得無計可脫，大叫曰：「誰人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踊出，乃濮州人也，姓龐名師古，表字希賢，躍馬提二流星鎚，重八十斤，大叫主公勿慮，下馬脫甲，遮覆溫體，左手挾定步行，低頭冒箭而去。同臺之軍，能射者數十騎，近前飛流星鎚擊之，一人墜馬，箭無虛發，衆皆敗走。師古復回身飛上馬，提二鐵鎚亂衝出來，彥真、畢龍、戚豹皆不能抵當，各自逃生。龐師古趕衆軍，救出朱溫，後人有詩爲證：

鐵打雙鎗八十斤，同臺城外顯功勳。希賢救主聞天下，勇猛當先第一人。

師古救了朱智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大作，劉智遠趕來，大叫逆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口內生火，面面相覷，欲欲逃生。溫心正慌，西北一彪軍到，溫視之，乃是鄧秀筠引生力軍來救援。智遠大戰，黃昏大雨如注，隨自引兵分散。溫回寨重賞龐師古，加爲領兵都尉。是時梁兵數日被智遠殺敗一十七陣，兵雖不退，而城內關防周密，萬無一失。當日智遠得勝回營，彥真差人齎酒肉犒賞智遠，智遠愕然嘆息曰：「大丈夫處世志在圖王定霸，豈在酒肉乎？雖經血戰數場，不能寸進，何日得展其志也！」乃舞劍作歌曰：

浩氣冲天貫斗牛，要將社稷已平收。何時得際風雲會，定斬奸臣佐宰頭！

是夜智遠睡臥不安，起來帳內秉燭看書，自覺神志困倦，伏几而臥，鼾睡如雷。時彥真一女名曰玉英，與一女乘夜出院步月，忽然望見營內火光一道，閃爍耀目，二人疑爲火發，近前視之，乃一將士熟睡於此，果然紅光罩體，鼻聲如雷，二人吃了一驚，急忙轉歸私宅，來告知其父。父曰：「待我自去看他。」視之，果是智遠，數日戰倦，故此熟睡，向來累有異能，真帝主氣象。今夜之事，只你我知之，不可漏洩。是夜各自安歇。次日彥真備酒請智遠賀功，酒至半酣，彥真曰：「今日此酒，專爲足下而設，某有一事，今以實告，累蒙足下建功，無以補報，某有一女，名曰玉英，年方二八，願與足下爲妻，意下如何？」智遠曰：「某乃一小卒，大人乃朝廷元臣，以令媛而配小卒，正所謂貴賤不分，某安敢望此？」彥真曰：「今敵朱溫逆賊，別無英雄，惟足下耳。某等之命，皆賴足下，望乞勿辭。」智遠跪謝曰：「誠如此，願當犬馬之報。」彥真大喜，喚女玉英與智遠當日成親，更命安排花燭筵席，翁婿盡情歡宴，不在話下。

逸狂詩曰：戰倦回營睡正濃，紅光紫霧罩真龍。玉英望見非凡相，岳使驚知有帝容。備酒講姻酬智勇，結緣事女報奇功。同臺不是知豪傑，怎敵奸臣賊子鋒。

卓吾子評：劉智遠連敗梁兵一十七陣，聊假少息；岳玉英一見而知爲真龍，婚緣巧合，豈非天湊歟！

二八 李晉王回臺解圍

却說朱溫升帳，與諸將商議溫曰：「吾帥大兵至此，將謂踏平同臺的城也，不想累敗於餓夫之手。今吾親自領兵再去，與智遠大戰。」當日下戰書單搦，劉智遠來日決戰。却說智遠出帳，請公子存訓密授計策，如此而行。又喚錢元振授計去了。次日領兵出城，兩軍相近，各將軍馬擺開，梁軍開處，衆將並隨朱溫立於陣前，具責之曰：「吾與王鐸兩家成其秦晉，汝乃沙陀餓夫，不識時勢，強欲相助，搶奪兒婦，殺吾世子，理宜報仇，速出來馬前受縛，免致百姓受苦，軍士稍稍得其全生矣。」智遠曰：「王鐸良臣，豈肯與逆賊講好，汝爲唐臣，世受唐祿，逼臣謀爵，罪不容誅。」溫曰：「吾今日與汝一戰，若能勝我，即自回兵。」智遠大怒，掄刀直取朱溫，二人戰上五十餘合，不分勝負，智遠取鞭在手，大喝一聲，朱溫躲避不及，中了一鞭，抱鞍吐血撥馬而走。智遠飛馬趕來，看看趕上，不防朱溫暗取雕弓搭箭，營弦回馬望智遠一箭，正中左腿。智遠翻身落馬，朱溫卻將齊克讓殺出，却得岳存訓尚讓之兩個救回營去，梁兵并至，將兵自相踐踏者無數。朱溫於是引得勝軍回寨，二將救智遠入城，急命醫生治之。醫生曰：「此箭頭上有毒藥，急切難痊，須要一月將息。」智遠令三軍堅閉城門，不許輕出。次日朱溫遣葛從周引軍來城下，溺戰，岳存訓按馬不動，梁兵罵至日暮，四面圍定。智遠與彥真曰：「溫賊知我箭瘡疼痛，不能出戰，攻圍日急，誰可往太原求救於晉王，請得勇南公兵來，方可退賊。」謝豹應聲出曰：「某願前去請兵。」彥真曰：「惟恐不得送出重圍。」豹曰：「大丈夫視死如歸，何所不至？」彥真修書與豹藏之，令錢元振送出。於是開了城門，元振當先殺出，正遇梁將李彥洪，門上數合，彥洪敗走。謝豹乘勢殺出，投太原而去。錢元振退入城去，閉門堅守。却說李晉王鎮守太原，聞知岳彥真困圍，與諸將正議間，忽報邠州差將謝豹至，遂召入問。謝豹稟曰：「朱溫攻圍邠州甚急，主帥有書來求救，望大王早發大兵，上爲國家討賊，下救一郡生靈，如或少遲，城必陷矣。」

晉王看書罷，與謝豹曰：「此賊正欲討之，汝宜先回通報，預備軍馬接應。」豹拜辭而回。晉王遂喚李存孝、薛阿檀，選精兵二萬，望邠州進發。朱溫望見救兵已到，親引勇猛之士，前來迎敵。兩邊擺開陣勢，朱溫見晉王兵少，心中無懼，橫刀立馬於陣前。晉王指定朱溫罵曰：「無端逆賊，不思去邪歸正，奪人妻女，真狗彘之不如也！」朱溫怒起，持刀直取晉王，却待向前，一匹馬飛出當先，乃勇南公李存孝也。手執畢燕搥，踴躍而來。朱溫見是存孝，遂棄刀不戰，放馬逃生，逕奔汴梁城去。三軍散漫，各自逃走，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晉王遂自收兵，彥真大開城門，迎接晉王軍馬入城，大設筵宴，重賞衆將，停歇一日。次日，晉王軍馬望太原而去。

逸狂詩曰：英雄中箭急難痊，逆賊攻圍固守堅；幸得勇南兵解救，望風卸甲走無邊。
卓君子評：存孝以十八騎冲突萬軍中，不損一將，連戰連勝，不特朱溫望風拜倒，即今天下英雄，終當拜服！

二九 朱溫計逼五侯反

却說朱溫收回汴梁，聚衆將議曰：「晉王屢次欺吾太甚，無奈他何，汝衆將有何妙計？」葛從周曰：「某有一計，教克日死無葬身之地。」衆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從周曰：「此乃故逼五侯反太原之計，今僖宗晏駕，昭宗登位，有五路諸侯未曾朝賀服喪，用此計逼之，必反太原，以擒克用矣。」溫曰：「是何五侯？」從周曰：「河中王重榮，華州韓鑑，曹州曹順，兗州周順，鄆州郝連鐸，此五路諸侯。大王可假昭宗旨意，五道將五侯問罪，領着三般朝典，五侯一見，必扯破詔書，殺了使命，先反了五侯。大王金寶結好五侯，一齊起兵，到脫泥崗，安排筵席相待。五侯令他起兵，先上并州去擒克用，然後梁兵繼至，若戰敗時，也只敗了五路人馬，吾兵有磬石之安。」溫大喜，遂假傳旨意，五道三般朝典，即差尙讓去河中府，王重榮處，然後命齊克讓隨至各路。朱溫親自操練軍馬，以做攻擊。却說尙讓齊克讓二人去了不消旬日，果然逼反了五侯。溫又將金寶買他，未及一月，那五路軍馬，各帶文

武官將齊到脫泥崗來，各自安營下寨。溫乃宰羊殺馬，大排筵宴款待五侯。酒至數巡，溫欠身告五侯曰：「今天下擾亂，各自稱尊，吾只受李克用之氣不過，皆因他撥亂流毒以致如此。」王重榮曰：「大王勿慮，今朝廷失政，說我五鎮不去朝王弔孝，遣使領朝典來與我，到逼反了我五鎮人馬，既蒙大王厚賜金寶，要吾等人馬先上并州，生擒克用，某等安敢不從。」溫大喜，當日五侯商議進兵之計。溫曰：「赫連鐸可留白馬，高思繼、曹順可留下，鄆天王二人趨運糧草，應付諸營，勿使有失。」王重榮問誰肯爲前部先鋒，直抵并州擒賊。張凱出曰：「某雖不才，願充前部。」重榮許之。張凱領人馬向前，一聲炮響，只見旌旗蔽日，金鼓喧天。五侯之兵直上并州，不在話下。却說李晉王自至太原之後，每日飲酒，更闌方徹。忽報五侯兵到，晉王大驚，急聚衆將商議。晉王曰：「此必朱溫逆賊用計逼反了五虜軍馬，料五侯決無此意，衆將有何妙計？」周德威曰：「今四路軍馬遠來疲困，當先戰他一陣，以挫其威。」晉王復問曰：「誰敢當先對敵？」嗣源曰：「兒願對敵。」晉王曰：「可帶兩路軍去。」嗣源曰：「三千人足矣。」李存孝曰：「吾不用許多，只帶一百人馬，即可破敵。」嗣源大怒曰：「汝甚等人敢誇大口。」存孝曰：「用人之際，何分你我？」二人似有相爭之意。晉王曰：「先教嗣源領三千人馬前去破敵，却叫存孝只可帶一百人去，二人領令前往。」却說嗣源上馬帶三千人馬出林墩口而行，塵頭起處，五路兵來，首將張凱出馬，與嗣源交鋒，兩將戰五十合，勝負未分。晉王恐嗣源有失，令收兵回營。存孝見隊伍回營，即時進曰：「兒曾引十八騎殺入長安，今夜亦只十八騎去劫五侯之營，如折了一騎，也不算功。」晉王曰：「汝昔日十八騎殺入長安，彼皆不知，故能如此，今五侯已有準備，安得成功？」存孝曰：「若劫不得，願受軍令。」晉王調撥帳下精銳馬軍十八騎，賜酒肉賞犒，戰士存孝對十八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滿飲，各宜勉力。」十八人面面相覷，皆爲五路之兵，勢若泰山，如何敢去。存孝見衆人各有難色，乃拔刀立於其中曰：「我爲上將，尙且奮不顧身，汝等爲何懼怯？」薛阿檀與安休休見存孝怒起，皆起身言曰：「願效死戰，何懼之有！」夜將三鼓，衆將披挂上馬，來

至寨前，直殺入王重榮寨中，奔中軍而來。原來王重榮寨中以車仗穿連不斷，周圍繞定，不能前進，只憑十八騎左衝右突，來往馳驟，如入無人之境。逢者便殺，各寨盡皆鼓哨，烽火燭天，喊聲大震。存孝望南殺出，敵軍莫敢抵擋。晉王使人引軍接應，存孝十八騎人馬早已回至林墩口。五路兵見是存孝，莫敢追襲。後人有詩贊云：

戰鼓聲喧震地來，將軍到處鬼神哀；輕騎冲入五侯寨，方顯英雄虎將才。

逸狂詩曰：甘甯百騎劫曹營，威振東吳至此稱。曾似勇南兵十八，五侯破胆盡皆驚！

存孝引軍回時，點將十八不折一騎，來至寨門，衆將歡聲大震。晉王親自出接，存孝下馬，拜伏道左。晉王曰：「只此一戰，足以驚喪五侯之胆。」即賜絹十八疋，刀十八口。存孝受下，分賜十八人。却說五侯被存孝劫了寨，互相驚懼。赫連鐸曰：「今日吾等皆被迷惑，全中了梁王之計，不該受他金酒，把五路兵盡喪於此。倘存孝明日復來搦戰，誰敢當之？」張凱進曰：「君既爲先鋒，當先破敵，豈懼彼哉？」次日張凱引軍討戰，存孝親自上馬，左有薛阿檀，右有安休，三軍在門旂下迎敵。赫連鐸縱馬提刀而出，左有謝靖，右有張凱。安休休提鎗直取赫連鐸，兩下戰到八十餘合，勝負不分。不防後面暗射一箭，正中安休休坐下馬胸膛，那馬直立起來，把安休休掀在地。下張凱提鎗欲刺，只聽得弓弦响處，一箭射中張凱而門，翻身落馬。衆軍各自救了回去。赫連鐸退回醫治張凱，安休休回拜訴存孝。存孝曰：「放箭救汝者，薛阿檀也。」安休休頓首拜謝。

逸狂詩曰：赫連鐸自戰休休，射馬先輸暗算籌。神箭阿檀施報復，可憐張凱喪荒丘。

卓吾子評：勇南公於五侯寨中，前戰後殺，左冲右突，無往不勝。五侯胆魄俱喪，讀之令人擊節。

三〇 存孝活捉鄧天王

却說張凱中箭回寨而死，五侯商議，傳令調撥軍馬當先冲陣，衆分五路，私襲林墩口，中一路王重榮，左一路赫連鐸，左二路曹順，右一路周順，右二路韓鏗，每一路約軍一萬，來到太原，解鞍歇馬。此時存孝對晉王言曰：「

五路軍馬遠來至此，身力疲乏，吾兵養成銳氣，以逸待勞，若趁此擒之，不顯兒是好漢，待他人馬歇了，日再去殺他，教他死而無怨。」晉王曰：「吾兒存心仁義，誰能及之？」至見五侯兵來冲陣，遂自披挂，提畢燕搥，縱馬出陣，只見門旗開處，二十八將一齊湧出，被存孝舉起畢燕搥不移時，力誅一十五將，餘軍散，各自逃生，殺軍大半。是日天色已晚，存孝領兵退入并州城去。却說鄧天王運糧到寨，參見五侯，天王問可曾與晉王兵對陣否？衆將皆曰：「已曾交戰數次，被存孝力誅一十五將，退入并州去了。」天王長嘆一聲曰：「誓殺此賊，以雪前恥。」即便綽鎗上馬，逕到并州城下索戰。有人報知晉王，晉王半晌無語，謂存孝曰：「不知此賊尙在你昔年放他去，學全武藝，已經一十二年，只怕你今日敵此賊不過。」存孝曰：「父王何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今日又到，吾必殺之！」遂披掛上馬，領兵出陣，向前厲聲罵曰：「摔不死的逆賊，尙敢來此！昔日黃桑店，被吾所擒，放聲大哭，吾卽放你回去學全武藝，今日莫非又來哭乎？」天王大怒曰：「吾昔日誤中奸計，以老母尙在，欲全孝道，故發悲耳，今吾母已死，又學全了萬人之敵，正欲斬汝首級，以雪前恥。」遂拍馬挺戟，直取存孝。存孝持畢燕搥來迎，兩馬相交，未及數合，存孝遍開戟，大喝一聲，天王措手不及，被存孝活捉過馬。早有士卒報與晉王，晉王大喜，急叫吾兒且休放鄧天王，待我遞了賀功的酒，以顯吾兒的威風。此時存孝在馬上，遂連飲三杯，方把天王放在地下，軍士一齊擁向前來，將天王綑縛，來見晉王。晉王此時也不問他是非，喝令武士推出斬之。

逸狂詩云：黃巢昔日放天王，十二年來不付量。母死藝精無別慮，片時斬首自求亡。

却說存孝正在歇息間，忽然往後面一倒，口吐鮮血，不省人事。左右人救醒，扶在帳中，衆將皆動問，不知其意。盡愕然相顧，言曰：「五侯擁貔貅之衆，虎踞鯨吞，不料此人如此，怎挫其威，倘彼兵再來討戰，如之奈何？」衆將互相驚嘆。原來存孝戰了一日，用盡氣力，滿腔熱血，連飲了三杯冷酒，把那血逼住了，又卸去甲，中了風疾，心腹作痛，神思昏迷，寢食俱廢。喚醫劑藥調理，醫者曰：「此疾乃風邪入內，急切難痊，須要將息一月，方可全愈。」

晉王引三軍堅守各寨，不許輕出。却說三日後，高思繼運糧至寨，聞知衆將屢次殺敗，即時領兵前來挑戰。晉王按兵不動，罵至日暮而回。次日又來連罵三日，晉王恐存孝怒氣激發，不敢報知。高思繼直來寨前叫罵，要活捉存孝。晉王三番五次只是遮掩，不使存孝知之。存孝雖然睡臥心中自己知道，連日直來寨前叫罵。一日高思繼親自點軍，擂鼓呐喊前來，直抵城下挑戰。晉王拒住不出，存孝命車士喚安休休薛阿檀二人入帳問曰：「何處擂鼓呐喊？」二人答曰：「乃是軍中教演士卒。」存孝曰：「何欺我也？吾聞五路軍到，連日辱罵幾次，父王不令我知之，汝衆將兄弟爲何不出？」二人答曰：「只爲吾兄患病，醫者云：慎勿使他忿怒，則此疾即愈。故此不敢擅出。五侯之兵，果然連在城下討戰，只是不敢報知。」存孝曰：「汝等不戰，立意若何？」阿檀曰：「衆兄弟皆欲暫且按兵不動，待吾兄病愈，然後出戰。」存孝聽罷，忿然起而言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以馬革裹尸，豈可爲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也？」言訖，即欲披掛上馬。晉王知之，急來帳中止曰：「汝病未痊，便欲出陣，恐怕力不敵衆，則三軍喪胆，銳氣盡挫，軍勢不能得振。吾兒不必忿怒，我即遣人出戰。」存孝於是止之。嗣源奮然曰：「賢弟未可造次，軍馬臨城，若不出戰，是吾怯也。願領一十軍決一死戰。」晉王從之，令嗣源同周德威、樊達、點馬步軍一千出城迎敵，却說李嗣源領兵出城，親自當先，持刀躍馬而去，且看來將如何打扮。但見：

鳳翅盔高攢金寶，渾金甲密繡龍鱗。錦征袍花朵勝陽春，銀鍔劍腰懸光噴，綉腿絳絨圈翡翠，玉玲瓏帶束麒麟。

上首的是神機軍師周德威，足智多謀，經文緯武，慣使雙刀，有西江月詞一首，但見：

如意冠玉箱翠筆，絳綃衣鶴舞金霞。精神凜凜映桃花，環珮叮嚙斜挂。素道服皂羅沿襪，紫絲緜碧玉鈎環。手中羽扇定天關，願上綸巾微岸。貼裏暗穿銀甲，垓心穩坐雕鞍。胸中韜略鬼神瞞，文武雙全師範。

又有詩一首贊云：

天意生賢佐，殘唐周德威；胸中藏武略，心內運玄機。
智勇張良並，才能范蠡齊；掃除巢賊亂，青史譽皆知。
下首是跳澗虎樊達，挺鎗立馬，後人亦有詩贊之云：

生居鄴郡稱英勇，慣使長鎗氣最雄；跳澗虎名誇有力，試看此劍可成功！

三人立馬於陣前，五侯遣白馬黃思繼領兵二萬，佈成陣勢。思繼將人馬分作兩隊，列於步軍之前，勢如兩翼，左右馬五十匹，大半皆是白馬。高思繼曾與羌胡交戰，盡選白馬爲先鋒，號爲白馬義兵。羌胡遠見白馬便走，怎見得思繼英雄？但見：

戴一頂三叉紫金冠，冠口內拍兩根雉尾，穿一領襯甲白羅袍，袍背上繡三個鳳凰，披一幅連環鎖子甲，繫一條嵌寶獅蠻帶，着一對雲根鷹爪靴，挂一條鑲黃鎖金帕，帶一張鵲畫鐵胎弓，懸一壺雕羽金批箭，左手執一面金獸面防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右手使一條渾鐵點鋼鎗，坐上一匹銀色梅花馬。

百步斬人，無有不中；又有五言詩一首，贊高思繼勇壯云：

白馬高思繼，征胡累有功；防牌懸猛獸，寶劍插飛熊。
義勇真無敵，雄威不衆同；渠知存孝病，諸將畏交鋒。

當日兩軍對敵，思繼出馬，與李嗣源更不打話，共戰四五十合。思繼詐敗逃走，嗣源引軍趕入陣來，誰知高思繼先已埋伏，用手指揮五千兵一齊圍定嗣源在中間，左冲右突，不能得出。周德威與樊達各自潰散。晉王在城上望見嗣源困於垓心，慌問衆將誰人出馬，以救嗣源？薛阿檀曰：『小將願往。』晉王遂命阿檀披挂上馬，引部下壯士數十騎出城。晉王領將士於城上擂鼓呐喊，以助其威。阿檀引軍離敵兵數里，遙與嗣源招呼。阿檀大叫一聲飛渡淺溝，衆皆奮力而過。阿檀獨自當先奮力殺人，對陣副將謝墨迎之，不能而抵敵走。阿檀直至垓心，救

了嗣源，回頭看時，尚有數十騎在陣中，不曾離得重圍，阿檀復同殺入陣中，所到莫敢抵當，再救出這一彪人馬，正遇高思繼，攔住去路，被阿檀奮力冲散，嗣源回馬渾戰，五路軍馬大亂，安休休亦引軍士大戰敵兵，緩緩唱凱入城。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逸狂詩曰：白馬將軍久戰持，嗣源受困計無施；阿檀奮勇冲開陣，謝墨奔逃始解圍。

卓吾子評：李晉王以酒酬功勇南公，遽因染病復又鼓衆軍與五路兵交鋒，壯哉！

三二 存孝病挾高思繼

却說李嗣源敗了一陣，同薛阿檀引兵救援，退入城中，堅閉不出。高思繼日夜在城外討戰，存孝病不能起，晉王親自煎藥，遣康君利、李存信二人送至存孝帳內。晉王吩咐二人：「若存孝有問，只說不會對敵，若說高思繼是好漢，必然怒激存孝，其病難好，二人領命去了。當日康君利對存信道：『這老漢用人不當，一般皆是太保，偏他愛牧羊子，朕如先對存孝說，思繼好漢，先氣死了這賊。』存信曰：『此言正合吾意，即可行之。』却說存孝抱病在床，人報康君利、存信二人來探病狀，存孝遣人迎接，二人入見，存孝以被蒙頭而臥，君利曰：『汝病若何？』存孝曰：『心中嘔氣，藥不能用。』君利曰：『適來父王遣吾二人，逕送藥來，服此即愈。』存孝曰：『吾患病許久，不知五侯之兵會與交戰否？』康君利曰：『汝自染病之後，新來一將姓高名思繼，是赫連鐸部下之將，使一面防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殺人，無有不中，右手使一條渾鐵鎗，有萬夫不當之勇，被他殺取七十二陣。今日父王引領五百家將，十二家太保出陣，又被殺敗大半，看來世上英雄，祇有此人！兄弟雖然人稱好漢，亦不及此人矣。』存孝聽罷，大叫曰：『苦哉，氣殺我也，誓殺此賊，以彰吾志！』原來存孝激怒，滿身是汗，遍體生津，卸甲風出了這一身冷汗，其病立愈。遂叫備過吾名馬來，乃披甲上馬，諸將見者無不駭然，引數百騎出城來望高思繼，兵已佈成陣勢，思繼自立於門下，揚鞭大罵，存孝從羣騎後突然而出，曰：『高思繼匹夫，見勇南公否？』五侯兵看

見，盡皆驚駭。思繼大怒，挺鎗直取存孝，存孝挺畢燕撻來迎，二人戰上十餘合，存孝逼開鎗，大喝一聲，正是戰馬寶鞍左退出，滴溜一個過馬鞍來，逕進并州城，五侯人馬各自驚慌，逃回本鎮。存孝將思繼放於馬下，衆將一齊網縛來見晉王。晉王喝令斬之，存孝告曰：「父王赦之，留與兒部下聽用。」晉王從之。思繼泣曰：「既然大王不殺我，我亦不活這性命矣。」存孝曰：「汝不願跟吾，可告父王放你若何？」思繼曰：「果肯放我，我是有仁有義的好漢，吾到山東，誓不與人相持矣。」存孝曰：「何爲如此？」思繼曰：「我在死裏復生了一遭，這一去苦身三頃地，付手一張犂，改惡而從善矣。」存孝曰：「只今便放你去！」隨即放起，與了衣服賜之酒肉，臨行又贈馬鞍，差人直送出城。思繼拜謝，望山東而去。逸狂有詩一絕贊云：

英雄自古惜英雄，義釋高郎此日中；從是一犁歸去後，短簔春雨夕陽風。

却說李晉王見五侯人馬退去，內外無事，回入後宮，欣欣然面有喜色。劉妃進曰：「妾每見大王時常愁眉不展，臉帶憂容，以國家爲慮，何今日如此喜色？」晉王曰：「五侯倚着高思繼，雄勢逼臨城下，屢敗吾兵，今日存孝帶病挾了高思繼，退了五侯人馬，如何不喜？」劉妃曰：「此人素有大功，先滅黃信，恢復唐室天下，吾等富貴實賴此人也。古人以德報德，大王何不將存孝封他鎮守，使其快樂，豈不爲美？」晉王曰：「汝見甚明，吾正欲如此。」遂使人叫存孝來。晉王曰：「汝自隨我數年，苦爭血戰，日夜不得休息，吾受富貴，皆是汝恢復之力，今天下略定，正宜封爵以報汝功。沁洲富饒之地，魚米之鄉，封汝去守鎮，獨霸爲王，受享富貴如何？」存孝曰：「兒有甚功勞，敢當此任？又拋離膝下？」晉王曰：「汝勿辭，可領人馬二萬，副將六員，即日上任供職，勿使有失。」存孝頓首拜謝，便令人馬逕上沁洲，赴任去訖。却說晉王部下補將中，只有康君利、李存信二人不服存孝，常有讒譖之意。當日見封王赴沁洲，心甚妬忌。君利遂與存信曰：「父王待人何無有重，把這牧羊子意如金寶，言他在并州，不得自在，今封在沁洲，受其富貴，吾等亦有汗馬功勞，何待之如草芥也？」存信曰：「存孝出外去，正好行事，吾思一

計使存孝死無葬身之地。」君利便問計將安出。存信附耳低言數句，只消如此如此。君利曰：「此計甚妙，可急行之。」商議已定，次日二人入見晉王，告曰：「兒等久不習武事，身體疲倦，二人欲去打圍一遭，請父王鈞令。」晉王許之，二人卽上馬持弓搭箭，出了并州，逕投沁州而來。早有小校報知存孝，存孝降階而接，三人相見，敘訴兄弟之情。存孝設席酒，至半酣，存孝曰：「有勞下顧，何事見教？」君利曰：「專爲吾弟一事特來報知，自汝到沁州之後，老父終日耽樂酒色，不理政事，有伏將呼延諫阻，老父大怒殺之，稱言五百家將，十三太保，止有一個親兒子，餘都是義子，叫衆人都出了姓，原姓趙，今還姓趙，吾弟却不姓李，原名安景思，可豎起景思的旗號，以別骨肉親疎。」存孝大驚曰：「吾父真老悖耳，豈有此理？吾甯就死不敢出姓。」存信曰：「既不出姓，父王令劍在此，若不出姓，教我二人斬汝首級，去見父王。」康君利曰：「兄長相隨數年，尙不知老父姓如烈火，卽有令劍，卽可改之。」未知存孝肯從否，且看下文分解。

卓吾子評：高思繼連敗晉兵七十二陣，而李存孝挾病擒歸，一如探囊，且又釋之，毋乃惜其英雄耶？晉王報功封存孝於沁州食祿，恐不免康君利、李存信妬功害之忌耳。

三二 五牛掙死李存孝

原來存孝實是有勇無謀，一聞此語，遂使人按倒原旗，一聲號令，不移時城上豎起一派盡是安景思的旗號，二人辭別還到并州，却說康君利與李存信來見晉王，拜伏於地，晉王曰：「吾兒打圍如何？」二人曰：「圍也不會打得，倒與父王打聽一件大事來了。」晉王曰：「是何大事？」二人曰：「不料沁州已反了存孝矣。」晉王大驚曰：「存孝忠義之人，如何肯反？」君利曰：「吾二人眼見明白，他既不反，因何出了姓，城上一派旗號，盡是安景思的姓字？」晉王怒曰：「虎兒不可養也，果是出姓，急去擒此賊來殺之。」言未絕，閃出劉妃向前告晉王曰：「妾見存孝赤心報國，屢建奇功，故勸大王封出沁州，今反情未見，况是二人素與存孝有隙，一聞其語，便欲擒

殺此人，恐其中有詐。妾與嗣源逕上沁州，打聽虛實，然後殺亦未遲。」晉王從之，於是母子二人，即時上馬，逕投沁州進發。行了數日，已到沁州城下。母子遙望城上，果然盡是安景思的旗號。劉妃大驚曰：「事已實矣，果改旗號，此人反而無情，恐中其計。」母子勒馬便走。此時存孝與六將正在巡城，忽見劉妃與嗣源到城下，看了一番，急下城來，追趕大叫老母大兄，緣何逕不進城來，勒馬便回。此是何意？此時母子只說存孝反了，遂跳下馬來，大叫勇南大人乞饒母子二人性命，可看昔日薄面。存孝聞聽大驚，急下馬來，跪於路側，告曰：「存孝並無異志。」劉妃曰：「汝在沁州爵位已極，富貴足矣，因何反了？」存孝曰：「是誰說來？」劉妃曰：「你既不反，如何城上打着安景思的旗號？」存孝聽言，遂將康君利前事細說一番。劉妃駭然曰：「你中了逆賊之計，可急到父王面前，分訴明白。」於是三人一同上馬，逕投并州城來，却說君利存信望見母子三人回來，君利對存信曰：「事不諧矣，倘此賊對老父面前訴說明白，漏洩此事，怎了？」存信曰：「不妨，吾有一計，假傳父王令說，有賊犯黃河，調你母子二人帶領人馬，前去截殺去，遲者斬首，軍前號令。」二人若去，吾與你便無事矣。君利然之，即依其言，果然劉妃聞此語，不敢停止，二人遂往黃河截殺，只留下存孝到晉王面前分訴其事。是日天色已晚，晉王已有酒了，人報存孝自沁州來見晉王曰：「吾已醉矣，醉後不言公事，吾兒遠路勞神，且向後營睡去，來早再說。」君利知晉王之意，暗謂存信曰：「乘老父迷睡不起，先將存孝殺來，以絕後患。」存信曰：「此計甚妙，便可行之。」於是君利即假傳父令，言存孝反叛，推出轅門，五牛掙之。此時存孝欲進宮訴說，四下皆康君利心腹之人，不能得入。君利曰：「老父怒發，立等回報，安敢再入。」即使軍人將存孝細綁，用五輛車來各繫一牛，分作五隊號令，一聲令下，鞭開牛去，只一掙，被存孝把身一縱，都縱到身底下來。原來五車上有五五二千五百石零五斤之力，不計多少，存孝一生力大，是以皆被縱到身底下來。以此較之，存孝一臂有三萬五千斤之力，兩臂有四象不敵之勇，存孝大叫：「我得何罪，將五牛掙我？」言言未絕，只見半空中一金甲神，大叫：「存孝，不得掙挂，吾奉千佛牒文，玉皇

敕旨，你原是上界靈石之精，降臨凡世，今日功行完滿，取汝歸天，若是遲緩，神人奪了你的坐位。」存孝聽言，既上天叫我，安敢不從？遂叫軍人，這等如何掙得我死，除非是將劍割斷我手足之筋，我即死。當下君利傳令，大喝五牛，掙响一聲，存孝軀分爲五塊，存孝亡年三十六歲，時大復三年，秋九月也。後來史官有詩讚云：

兩岸西風起白楊，沁州存孝實堪傷。晉宮花草埋幽徑，唐國山河遶夕陽。

鴉谷滅巢皆寂寞，并州塵路總荒涼。詩成不盡傷情處，一度行吟一斷腸。

後來宋賢弔存孝輓詩云：

鴉谷遺踪跡，英雄有將聲。威容賽夏育，風味若陳平。

當領三千士，破除百萬兵。并州天命盡，誰不痛傷情。

三三三 晉王痛哭勇南公

却說晉王正在宮中熟睡，宮人來報五牛掙死存孝，嚇得晉王汗流浹背，魂不附體，急跑出殿前來視之，存孝已死掙爲五塊。晉王大哭數聲，望後便倒，昏絕於地。左右急救半响方甦，晉王問誰殺存孝，左右細說前因，晉王曰：「存孝已死，只吾休矣！」此事君利存信逃去數日，晉王遣人追之，半路捉回，正欲碎割，忽報劉妃還宮。晉王急令接入，原來劉妃與嗣源逕到黃河界口，絕無動靜，知是二人詭計，急回并州，知存孝被掙死，直來見晉王。劉妃曰：「君利存信如此無理，罪不容誅，請大王誅此二人，爲存孝報仇！」晉王曰：「存孝如此，吾豈能獨生哉？」正在慟哭，忽見一彪人馬飛奔而來，衆視之，乃存孝之妻鄧瑞雲也。瑞雲知此消息，帶領六將到來，放聲大哭，昏絕於地。三五番幾死，衆軍無不哀痛。瑞雲再三上言曰：「今存孝死於不幸，大王念父子之情，早爲報仇。」當日具棺槨盛殮存孝屍首，停於正庭，六將挂孝，軍士舉哀震地。晉王喚武士將君利存信二賊，倒燒一對照天蠟燭，在於柩前，請高僧做水陸大醮超度，繪寫存孝儀容挂起，晉王親設祭一壇，祭文曰：

嗚呼勇南天下戰士，今古無雙，但天不用，今死於二人之手，使爲慟傷。嗚呼吾今年八十，兒今既死，吾料隨亡。吾今取二人於市，熬油點燭，照爾幽光，其冤既白，爾仇亦報，爾名孔揚。嗚呼勇南，魂其有知，曷維尙享！後人讀史至此，有詩嘆云：

存孝英雄獨占奇，開疆展土定華夷；當時惜殺丹青子，不畫山前打虎威。

晉王傷悼不已，望棺前欲拜下，德威卽向前止之曰：『不可，大王父也，存孝子也，豈有爲父而拜子之理乎？』晉王乃止。晉王曰：『吾豈不知之，但以先死爲神，吾之哀毀踰理，不覺形於此耳。』後人有詩云：

李存孝能文能武，滅黃巢蓋世功名，是晉王不合拜子，也須知先死爲神。

當時報入長安，昭宗知存孝已死，念存孝英雄蓋世，有恢復之功，大加悲切，遂遣官具禮致祭，晉王請使者入見了，始知昭宗遣周德威代祭。德威就將祭品擺列，存孝靈前親自奠酒拜，下令趙文宗讀祭文曰：

維大唐天復三年秋九月上旬，祭主大唐昭宗皇帝，遣兵部大司馬周德威，謹以酌庶清羞之儀，致祭於敕封鎮守沁州地方協理軍務飛虎將軍勇南公李存孝之靈曰：嗚呼存孝，不幸橫亡，天高日短，無人不傷，伏念生居朔漠，塞北之方，長自飛虎靈求之谷，滅黃巢，扶僖宗，復入長安，誅奸黨，立昭宗，建都天下，官居一品，加爲勇南公之職，勢壓諸邦，是飛虎將軍之譽，唯君正宜享富貴於高堂，豈期命早喪於奸讒，人之死沒，自古難免，不料君父，以酒誤害忠良，將二奸盡行誅戮，與汝雪恨，將軍陽世不將金印掛陰司，多握鬼兵權，嗚呼哀哉，尙享。

德威祭畢，淚流滿面，哀動三軍。晉王自嘆曰：『此事非干別人，只是我酒誤害忠良，致有此失。』遂自感嘆一詩云：

終朝飲酒醉酩酊，耳聽讒言害好人；破巢之時用存孝，太平不見勇南君。

卓吾子評：奸讒陷害忠良，何可無之？不特克用之於存孝而已。然則克用迂謬太甚。

三四 梁兵劫奪勇南樞

當日晉王令鄧瑞雲同六將帶領三千人馬，保護存孝靈柩，葬於靈求谷，安靈守孝。六將領命，逕上去訖，早有細作報入汴梁。朱溫大喜曰：「李存孝已死，吾無憂矣。」今又令軍士護喪葬於靈求谷內，即遣尙讓七將領兵前去劫奪存孝靈柩。七將領命，正行之次，忽見前面一彪人馬，盡打紅旗，當頭截住去路。爲首閃出英雄，身長一丈，膀闊三停，赤腳蓬頭，脅力過人，乃壽章人也，姓王名彥章。因存孝巡行河北之時，在沙泥河相遇，二人鬥了數合，被存孝連人帶馬打落岸下。彥章誓言存孝若在十年，吾十年不出，除是死了存孝，纔敢出名。逕上壽章，隱姓埋名，今探聽存孝已死，引了人馬欲來投奔梁王。正值七將兵至，彥章攔住大呼曰：「吾乃渾鐵鎗王彥章也，來的人馬何往？」葛從周曰：「我等梁王手下七將，今我王命領兵前去靈求谷劫奪李存孝靈柩。」彥章曰：「汝等錯矣，君子不念舊惡，人死不記舊冤，存孝亦是好漢，只因晉王醜酒誤殺，搶他屍首何益？不如引我去見梁王，陳說和解之事。」七將從之，合兵一處，逕到汴梁城來。七將入見，朱溫曰：「李存孝屍如何？」葛從周曰：「不曾搶得，只與大王尋得一箇前部大將。」溫問曰：「是誰？」從周曰：「此人真定壽章人氏，姓王名彥章。」溫曰：「聞名久矣，吾正欲見此人。」從周引彥章至殿下，溫即欠身相接。彥章下拜，溫答半禮。溫曰：「足下近在山東，正欲遣人來請爲將，破滅李克用，共圖霸業，今日得遇，三身幸矣！」彥章曰：「李存孝死了，克用其勢已孤，臣視之，乃癰疥之疾，無足爲慮。大王欲取天下，不如先圖了昭宗，再擒晉王未遲。」溫大喜，即封彥章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設宴犒勞，便問彥章圖昭宗天下之計。彥章曰：「臣見昭宗駕下寵用一人，姓李名英，現任丞相之職，今在長安，秤金賣官，大王親將金寶賄賂他，只說長安是久反之地，汴梁是興隆之邦，李英貪得見利忘義，必奏准其事，讚成此事。先令旨到此，蓋造皇宮，然後用計把駕迎上汴梁，那時以圖昭宗，有何難處？」溫曰：「此計甚妙，我若

得了天下富貴與汝共之。」商議已定，次日朱溫即自收拾金寶，帶領數百鐵騎，各帶輕刀短箭，逕上長安。不日已至李英宅前下馬，小卒入報李英降階而接。到堂上坐定，敝茶已畢，溫曰：「丞相別來無恙？」英曰：「仰賴福蔭，略得清安，大王久不相見，有勞眷顧。」溫曰：「恭惟大人現居元輔之職，匡扶社稷，不勝之喜。今有黃金百錠，珠玉一斗，外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玉驄，某不敢乘坐，特來併獻與丞相，以助虎威。」英聽罷，便令帶過來看，果然那馬身上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頭尾長一丈，蹄帶項鬃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李英見了大喜，有詩單讚良馬云：

奔騰千里蕩塵埃，渡水登山紫霧開；
掣斷絲鞭搖玉轡，火龍飛下九天來。

李英謝溫曰：「大王與此龍駒金寶，某將何報之？」溫曰：「些小微物，豈望報乎？丞相肯爲，只在數句言語之間而已矣。」英請問其故，溫曰：「某見長安是久反之地，不及汴梁，是地廣人稠，水遠興隆之邦，丞相只須奏准朝廷，與我領了旨意，到汴梁蓋造皇宮，請駕建都，便是丞相大功績也。」英曰：「大王見主上衰弱，時勢已去，莫非圖天下否？」溫半晌不答。英曰：「明日便奏朝廷，發旨意與你，領上汴梁，蓋造皇宮，待我指日，把駕撈上汴梁讓位與你，有何不可？」溫曰：「誠得如此，丞相富貴無比。」二人商議已定，次日昭宗陸殿，近臣報言，今有梁王朱溫欲見陛下。帝曰：「可急宣來。」溫入見拜伏闕下，口稱萬歲。帝曰：「卿到此有何見奏？」溫曰：「臣見長安久反之地，干戈擾攘，不得休息，臣守汴梁已久，知是興隆之邦，奏過陛下，請旨蓋造皇城，完工即請陛下遷都汴梁。」帝曰：「卿言須當與文武商議。」言尙未盡，只見班部中閃出一臣，面如紅棗，突眼虬髯，威風凜凜，胆量過人，上殿奏曰：「大梁朱全忠，真忠君愛國之臣也。」此人是誰，乃丞相李英也。帝問英曰：「此奏可乎？」英曰：「大梁王所奏，金石之論也，難得此人忠於王室，既有如此好處，陛下急宜從之。」帝正在猶豫，羣臣皆言不可，龍不離海，虎不離山，陛下安居大位，豈可遠離乎？臣料汴梁萬不及長安，怎見得長安好似汴梁，古人有詩爲證：

自古興隆地，周秦漢代修，三川花似錦，八水永長流；
起蓋咸陽殿，鳳闕對龍樓，華夷圖上看，天下最爲頭。

朱溫曰：「你衆文武說長安好處也只如此，且聽我說汴梁好處，古人有詩爲證：
王氣騰騰徹北霞，祥雲繚繞照京華，寶粧銀閣侵銀漢，玉殿亭臺護絳紗。

四時不絕山川景，八節常開琪樹花，年年三月登高望，香滿梁園百萬家。

昭宗聽罷朱溫詩句，心有萬千之喜，遂喚曹中書達填寫旨意，與朱溫領去汴梁，蓋造皇城，朕即遣官軍將長安府庫錢糧都趨運至汴梁，逐日請朕建都天下。溫領旨出朝，暗思此等昏君，中了吾計，好似一盞孤燈，天曉月落，算來活也不多時。溫行數日已到汴梁，逐起民夫搬運土木，喚良匠，蓋造皇城，雕樑刻棟，繪鳳插龍，未及半載日期，功程已成。比長安宮室華麗，又加十倍。却說朱溫蓋造已完，便遣王彥章先領人馬三萬，前至霸陵川界，以候接應。親自選上長安入朝見帝。帝曰：「朕差卿蓋造皇城如何？」溫曰：「臣領旨蓋造，今已完備，特請陛下到汴梁建都。」昭宗大喜，當日聚文武於朝堂。帝曰：「唐室西都二百餘年，氣數已衰，朕觀氣色在汴梁，先遣梁王蓋造宮殿，朕欲遷都，今幸汝等各宜束裝。」學士陳輝諫曰：「長安久樂之地，今無故損宗廟，棄原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望陛下明鑒！」帝怒曰：「汝欲阻國家之大計耶？」平章事朱樸亦諫曰：「陳學士之言是也，想祖公神堯高祖皇帝東征西蕩，得成一統天下，亦不易得，今陛下至汴梁，必中朱溫之計矣。」李英在馬上言曰：「這一起臣僚君臣之禮有失，可以斬之！」帝聞奏即日罷朱樸陳耀之官，貶爲庶民。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卓吾子評：朱溫得王彥章爲元帥，賂李英爲腹心，請駕建都汴梁，社稷可危矣夫！

三五 唐昭宗駕還汴梁

帝出上車駕，駕前二人跪下，視之，乃尚書司侃左僕射伍習，帝問有何事，侃曰：「今聞陛下欲遷都汴梁，故來諫耳。」帝大怒曰：「朕心喜上汴梁，如何苦諫？」即令武士推出，門斬首，百姓莫不垂淚。下令遷都，來自便行。此時裝載金銀緞疋玩好之物，數千餘車，逕往汴梁去了。却說昭宗方纔到了霸陵川，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陣人馬到來，百官皆失色。帝大驚，大將軍林友年上馬曰：「來者何人，敢攔我駕？」綉旗影裏，王彥章出馬，厲聲使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言，羣臣聞知，皆無所措。王搏向前叱之曰：「來者何人？」彥章曰：「大梁王前部下馬。」王彥章是也。王搏曰：「汝來劫駕？」彥章曰：「奉梁王旨，特來保駕。」博曰：「既來保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彥章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帝以言撫慰，彥章拜謝。帝入汴梁城，是日登殿，百官朝賀，各依位次侍立。自是朱溫縱橫朝廷，謀立異志，內外之兵權盡歸掌握。溫請丞相李英曰：「吾欲殺昭宗自立爲帝，如何？」英曰：「可就此時行事，遲則有變矣。」來日於偏殿排筵，只說與朝廷洗塵，再奉過帝，此離宮門不遠，不好出入，討個執照，大王可選下好漢，埋伏彼處，親自帶劍上殿，索取天下，帝如不與，只此殺之。」溫甚喜，即便教人排筵會於偏殿，來日請帝。次日昭宗陞殿，溫奏臣欲於筵宴安排王府，與陛下洗塵，臣不敢請，乞陛下借一偏殿，方可行樂。帝曰：「汝有此意，可於焦蘭殿上設宴，特賜回駕牌五百面，與卿執，門上不敢阻擋。」朱溫領旨，遂選五百鐵騎，來往於殿下，請帝於殿。同文武百官，各依尊卑，近侍執盞，酒行數巡，食過五味，只見朱溫帶劍上殿，帝見了，嚇得魂不附體。溫教人樂停酒，溫曰：「今日大事，衆官聽察！」衆皆起身側耳。溫曰：「天子爲萬人之王，以治天下，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留此昏君何用，可將大位讓與我。」衆官聽罷，默然無語，各低頭戲。忽宴上一人推卓直出，立於筵前，大叫不可！梁王焉敢發此語，欺俺唐朝無人物耶？主上又無過患，安敢無禮，吾知汝懷篡逆之心久矣，衆皆大驚。朱溫視之，此人乃保駕大將軍，姓凌，名圭，遂向桌上綽起金壺，望朱溫即打將來，梁將王彥章在後面大怒，叱之曰：「朝廷尚不敢言，如何等之人，敢如此大胆！」即拔所佩劍，將凌圭斬之。帝見殺了凌圭，下

殿便走。彥章起上批之曰：「陛下肯與不肯，早決，何故走乎？」此時帝驚得面如土色，帝曰：「容朕思之。」左僕射張文蔚曰：「陛下差矣，古之帝王無德讓有德，自古皆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也，須不是陛下祖宗，自古傳到今，請陛下思之。」中書門下楊涉曰：「自古以來有與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安有不敗之家？陛下唐朝相傳已二百年，氣運已極，不可自決而惹禍也。」帝曰：「今日酒醉，非推讓之處耳。」朱溫提劍自欲殺之，右僕射止之曰：「不可，陛下已許大王耳，尚容再議，不必造次。」溫怒乃止。昭宗哭回後殿，百官皆哂笑而退。次日百官聚於大殿，王彥章帶領鐵騎，佈列殿前，召令宦官昭宗，懼不敢出。溫又遣人三次逼之，慌忙更衣出殿。蘇循奏曰：「昨日陛下已許梁王天下，今日可傳否？」帝曰：「卿等食唐祿久矣，中間多有唐朝子孫，真無一人分朕之憂耶？」蘇循曰：「陛下之意，不欲以天下禪於梁王，曾見昨日之風景否？」帝曰：「汝衆大臣，何無見憐之心？」循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海大亂，今梁王英雄，累建大功，尚不知恩以報德也，直欲令天下之人，共伐之。」帝曰：「昔桀紂無道，殘暴生靈，故天下伐之，朕即位以來，小心謹慎，未嘗敢行半點非禮之事，天下之人，誰忍伐之？」循怒曰：「陛下無德無福，居大位，甚有殘暴之道也。」帝拂袖而起，張文蔚曰：「視蘇循，循縱步向前，扯住昭宗袍袖曰：「陛下肯與不肯，乞早一決。」帝戰慄不能答，塔下彥章之弟王彥童，又果將七人，葛從周，尚讓，齊克讓等，各帶劍上殿，又見殿階之下，環甲持戈，數百人，皆兵士也。帝流涕出血，嘆曰：「祖宗天下，何期今日廢之？朕力泉之下，何面目見先帝乎？」泣告羣臣曰：「朕天下願禪與梁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薛貽矩曰：「臣等安有負陛下事已至此，即願詔以安衆心。」帝乃令楊涉草詔，願禪國於梁。曰：

制曰：伏所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囑，謂之大寶，歷數弗任，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軌，後之創業，咸取則焉。朕今在位二年，遭天下蕩覆，賴祖宗之靈，

得梁王竭誠盡力，率先鋒鏑，今仰瞻期運已去，天命有適，遜位而禪於梁，今蒞倍臣，獻上國璽，追則堯典，禪位與朱全忠，梁王無致辭焉。欽此！

是日百官齋詔，并下璽，請梁王入宮獻納，朱溫便欲受之。李英曰：「不可，大王不可輕易，雖然詔璽已至，可令詔宗親捧璽，以禪天下，以大王可以絕人議論，篡逆之言也。」溫大喜，令謝蘭捧璽還宮。帝白：「此事若何？」李英曰：「陛下親自送去，明日禪位，則陛下子孫世世蒙恩矣。」帝到此時不容不行，親自送去，只得親捧國璽至梁王大殿，授與梁王去了，然後披公服於羣臣班首稱臣，再拜。王彥章并巢將葛從周等各掣劍在手，佈列左右，大小文武及昭宗皆北面山呼，於是同聲共口齊呼萬歲。麗泉詩云：

當日朱溫強并孝，欺凌唐室弄嬰孩。誰知天理無私曲，不久依然換主來。

卓吾子評：昭宗不聽忠良之諫，遂致捧國璽禪位於朱溫，抑一保駕凌圭，深可痛恨！

三六 晉王起兵伐朱溫

却說朱溫即位，稱號太祖皇帝，是日天清氣朗，微風不動，衆皆拜賀已畢，改天復四年爲開平元年，大赦天下，國號大梁，卽降敕封昭宗爲濟英王，使往別處歇馬，非宜召不許入朝。封張文蔚楊涉爲平章事，封蘇循薛貽矩爲左僕射。王彥章爲馬步禁軍都元帥，王彥童爲保駕上將軍，巢將尙讓齊克讓等皆封爲節度使。李英進曰：「臣有奪天下之功，比衆不同，陛下不陞臣職，何也？」梁帝大怒曰：「汝這逆賊，尙復敢言朕想昭宗有甚虧汝之處，將天下賣金，只圖蔭子封妻，貪享富貴，唐朝致有此失，若留汝在朝，衆臣效尤，何以爲國？」喝令推出斬之。有詩爲證：

害人人害禍先招，禍福災殃却怎逃？只想百年人富貴，豈知今日中剛刀？

後來濟英王至開平二年，春正月，梁帝遣王彥章縊殺之，追諡唐哀皇帝。却說有人來太原報知李晉王，朱溫

弒了昭宗，自立爲大梁皇帝，見今調練軍馬，遠出大梁。李晉王聽知大哭終日，遂命百官掛孝，望北而哭祭之。次日人報約有一隊人馬千餘騎，盡打紅旗，穿紅袍騎赤馬，摔風驟至。晉王自出營視之，乃潞州王李傑也。伏地而哭，具言昭宗被弒，朱溫篡位，皇兄番漢人馬四十餘萬，如此雄壯，因何按兵不動？故引兵來相助報仇。晉王曰：『吾有此心久矣，因存孝已死，無效力之人。』既姪有志，吾即發檄馳報各道召集王子王孫，皆要起兵前來助戰。李傑大喜，當日晉王召集諸將商議起兵。時有岳彥真、赫連鐸並各鎮節度使、文武臣僚，整齊齊集，盡懷報仇之心，各有恢復之意，引兵四十餘萬，離了并州，直抵雞寶山來，扎了營寨。未及一月，天下王子，盡皆起兵。時有河南王李善、青州王李畢、薊州王李演、四川王李輔、江夏王李遜、膠州王李漢、雲南王李弘、唐室宗親之兵，多少不等，關外二十七鎮諸侯，共會有九十四萬人馬，詐稱一百萬，名將八百四十員，虛號一千員，文官武將皆投雞寶山來，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三百餘里。晉王乃宰牛殺馬，大會宗室，衆皆施禮畢，兩行分爵位年齒列坐，商議進兵之策。潞州王李傑曰：『今舉兵討賊，爲君報仇，汝等各聽晉王約束，毋得以強侵弱，恃多欺寡，務要齊心協力，以盡臣子之節。』衆皆曰：『唯命是聽。』晉王曰：『誰肯爲前部先鋒？』二太保李思招出曰：『兒雖不才，願爲前部。』晉王許之，思招領兵直奔雞寶山關來。檄文曰：

唐晉王檄下唐諸宗室諸侯王，二十七鎮節度使，諸大臣百官百姓：謹按朱全忠者，始以鹽徒黨叛，既以窮寇來歸，我先帝念如赤子盜兵，釜魚乞合，既赦不殺，仍爵之官，恩新厚，斯義不薄矣。何今全忠不忠，包藏凶狡，劫駕都汴，遂盜天位，匹夫不道於斯已極，弒君之賊，人所共誅。吾今將帥諸侯軍百萬，戰將千員，所至望風投降者聽，助逆者殺之無赦，故檄此檄到者，各宜聞知。

却說把關將緊守關隘，差流星馬往皇城告急，梁帝自卽位之後，每日飲宴更深方散，當日接其告急文書，大驚，聚衆商議曰：『今克用聚各鎮王子人馬，直抵關前，欲爲昭宗報仇，衆將有何拒敵之策？』王彥章應聲出口曰：

「臣願領兵前去破敵。」梁帝聽言大喜，加彥章爲天下兵馬正招討，撥馬步軍士十萬，一同世子朱友珪，星夜便走。麗泉詩云：

梁晉交兵二百場，殘唐五代動刀鎗。打虎將軍太原死，今日纔興王彥章。

却說晉王在雞寶山紮住，遙望王彥章，前步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晉王見了駭然，未敢叫太保出馬。顧謂河南王李善步將鄭績曰：「久聞汝何南猛將，何不去戰彥章？」鄭績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彥章備鎗立馬，貌若靈官，立於門旗下，看他怎生結束。但見：

戴一頂千槌打萬鎚，頭前抹額後肩扇雙龍，翅又纓，尖抵刀斧擋鎚，鞭纓飄烈火紫金。冠穿一領王母摺，玉女穿獬豸鋪顏色，鮮盤蛟龍，綉彩鳳，蠶絲紡，嫦娥織，櫻園花，十段絹，猩猩血染大紅袍，冠一幅，能工手，巧匠模，神火煉，玉鑽鑽，損鎗頭，壞箭桿，轉斧口，傷刀劍，隨身護體黃金甲，束一條，裏邊表，外邊滿，嵌八寶，七絲攢，玲瓏釘，瑪瑙鑲，紅搗黃，放毫光，攀胸勒甲獅蠻帶，右手下，帶一條，寒巽巽，冷颼颼，隨大將，伴諸侯，千軍怕萬人愁，拿在手，鬼神憂，打將竹節虎眼鞭，左手下，帶一根，亮刷刷，白似雪，三尺長，四指寬，沙魚鞘，常見血，削鐵如泥，昆吾劍，飛魚袋，帶一張，龍田稍，虎筋弦，黃化畫面寶雕弓，走獸壺，插殘根，金線豆，倒馬乘，傷軍射將，連珠箭，掣一條，金串杆，丈八長，賓州鐵，打似鋒，紅纓亂舞蛇吐舌，猶如怪蟒出錢塘，穿袍過透心，涼追魂，取命渾鐵鎗。騎一匹兩耳尖，四蹄貞，登峻嶺，走高山，嫌日短，懶加鞭，兩頭見日行一千，南方赤兔脂胭馬，火龍飛下九重天。

逸狂詩云：大將威風手段高，金盔金甲大紅袍。等閒不敢抬頭看，帶馬連人是血交。

却說鄭績逕以彥章，彥章大喝，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鎗落，刺鄭績以陣前。晉王大驚曰：「真勇將也。」李思招上馬持矛，逕到陣前，大罵彥章，吾今殺汝。彥章更不打話，交馬只一合，一鎗把思招挑下馬去。李孝直便出。

晉王許之，直出馬與彥章戰，有數合撥馬便走。彥章趕上一鞭，把存直頭打得粉碎，殺軍大半回營去了。晉王見連拆二太保，心中憂悶，當日天晚，次早彥章之弟彥童披掛綽鎗上馬，領兵陣前索戰。晉王問誰敢出馬，閃出太保存龍存虎存海存豹存江存受六將，叩頭道：「兒六人出馬。」晉王許之。六將出營佈陣，問來將何人。彥童曰：「汝可認得吾是保駕大將軍王彥童否？」李存龍持矛大叫，逆賊休走，誰識汝來。便與彥童各路諸候一齊助戰，有虎見存龍鎗法漸漸散亂，彥童越添精神，掄刀躍馬使出，彥童見了，遂棄了存龍，來戰存虎，後面存海四將一齊擁出，戰住彥童，不及數合，槍刺了六將，衆軍各散奔走。彥童勒馬回營，未及半晌，彥章又來挑戰，此時晉王心驚惶惶，回頭問衆將曰：「誰敢再戰？」陣中一將縱馬挺鎗而出，視之乃同僚節度使岳彥真，兩騎相交，戰不五合，被彥章一鎗刺於馬下。彥真之子存訓見父被殺，掄刀躍馬要來報仇，交與數合，被彥章一鞭打死於馬下。彥章在陣中混殺，左冲右突，無人敢敵。背後青州王李舉、泗州王李演、泗州王李輔、江夏王李遜，併來合戰，彥章方退。四處各折人馬，退三十里下寨。衆王子併節度使，都到一處商議破敵之策。正憂悶間，小校來報，彥章來搦戰，閃出一將劉智遠，披掛上馬，綽定漢刀，出陣迎彥章，鬥上五十餘合，彥章大怒，取鞭在手，叫聲看鞭，劉智遠措手不及，被打一鞭，打得抱鞍吐血而走。却說大寨李智王陞，喚使流星馬探劉智遠，大折一陣，晉王大驚曰：「不想智遠敗於彥章之手。」請衆王子并衆節度使商議。潞州王李傑曰：「前日進兵折了許多將士，今日劉智遠又敗於水賊之手，吾等極挫動銳氣。」衆諸候無言。正議商間，探子來報，王彥章引鐵騎直來寨前大罵搦戰。晉王曰：「吾等許多軍馬，不能敵一彥章，安能滅却朱溫。」言未絕，鄆州赫連鐸曰：「某願往。」晉王喜甚，便叫赫連出鐸馬，不多時報，與彥章交戰，不到一合，被彥章斬之。衆王子大驚，河南王李蓋曰：「吾上將樂榮可斬彥章。」晉王急令喚至，樂榮應聲而出，手提大斧，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樂榮又被彥章斬了，衆王皆失色。晉王嘆曰：「可惜吾存孝已死，若留在此，豈致彥章施威哉？」汝衆王子許多將士，豈無一人可敵彥章？衆皆無言。晉

王言罷，痛哭一場。

卓吾子評：李克用爲君討賊，屢戰屢失將士，挫動銳氣，惜哉！勇南公，焉能復生哉？當此之時，豈特晉王悲慟耶？

三七 雞寶山存孝顯聖

正值彥章搦戰，晉王大叫快備馬來，吾自出陣一遭。此時晉王年已八十四歲，披掛上馬，縛定唐刀，領兵出營，彥章視之，見兩面日月龍鳳旗，旗下有一將額垂十條線，髮縮一窩縮，但未知如何打扮，只見

金甲金盔翡翠袍，腰間玉帶束絞綃，坐下千里追風馬，鞍下橫担定唐刀。

王彥章正欲迎戰，彥童一馬當先問曰：「來者莫非晉王否？」晉王曰：「然也。」彥童曰：「汝將已被吾殺盡，尙敢自臨陣耶？」晉王大罵曰：「這夥奸賊奪吾大唐天下，天厭神怒，吾正臨陣取汝首級！」言罷兩馬相交，雙刀並舉，怎見得有詩爲證：

刮地寒風聲颯颯，硬戰征袍聲似擦，逼逼剝剝馬蹄鳴，叮叮噹噹炮鎗聲，你死我活不伐輸，一往一來交戰馬，興心鎗挑錦戰袍，舉意刀劈連環甲，摩旗小校手連顛，擂鼓軍郎鎚亂打。

時晉王年老，筋力衰敗，戰不數合，被彥童殺得大敗，撥馬而走。已近黃昏，左側彥童趕下陣來，前走的好似猛風吹敗葉，後追的恰如急雨打殘花，追趕已無措手，大叫吾兒存孝，昔日汴梁赴會，汝曾救我，今我死在須臾，汝尙無靈言未絕。只見東南上一陣風捲出兩面飛虎旗，旗下是存孝，結束如生：

虎磕腦乾坤少有虎皮袍，蓋世無雙，猶泥鎧鎗刀不懼，舉燕撾能取人魂，馬上橫鎗渾鐵撾，五名馬賽過蛟龍。

晉王叫勇南公吾兒快來救我！只見存孝一馬當先，厲聲大罵奸賊！吾在此等多時，彥童大驚，叫聲苦也！跌下

馬來，氣絕身死。此時存孝如在雲霧之中，叫聲老父兒與你相會一面，以完父子之情。梁兵自此勢敗，兒今辭別朝天去了。晉王回頭看時，只見風清月朗，不見了存孝，獨有王彥童死在地下，餘衆各散逃生。晉王放聲大哭，叫數聲吾兒，死後還來救我一命。下馬斬了彥童首級而回。衆王子併諸侯接見，哭訴前事。衆皆嗟嘆不已。早有人報知王彥章，言存孝擄打死彥童，見今後而人馬到了。嚇得魂不附體，慌忙上馬，盡力加鞭，望後面走本陣。軍兵魂飛魄散，棄鎗落刀，失盔拋甲，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詠史詩云：

存孝當年弔伐勤，要將忠義報先君；只因打虎追巢賊，死戮彥童敗敵軍。
非是兵機無計策，只緣天意有攸分；大唐基業今何在，惟有將軍一古墳。

彥章走了一夜，離唐營二十里，死屍不絕。彥章點聚餘將，復與唐家對面安營。此刻彥章一怒，鎗挑名將一十六員落馬，餘皆放馬逃生。却說梁兵二十餘萬，用糧浩大。况諸郡荒旱，人皆相食，屋宇盡皆拆毀，軍人無不擄掠。與唐軍相拒，一載有餘，糧盡乃上表梁帝催糧。梁帝應付十萬斛，軍士支給不敷。土彥章與友珪商議，兵多糧少，如之奈何？友珪曰：「吾正憂慮此事，糧食兵家大事，倘軍心有變，難以區處。」彥章曰：「今天氣炎熱，且宜按兵不動，殿下親往朝廷面奏，即遣將應付糧米，尅日到軍前支給，纔好與唐相拒。」友珪披掛上馬，帶領數人離了雞寶山，行了數日，已至渝邱地面。至汴梁，止隔一日程途。原來友珪結束得如商賈相似，又值天氣炎熱，歇息於垂楊樹下，只見得路上來往之人，三三兩兩，互相告語。大梁王朱溫，甚是不仁，翁婚兒婦爲妻，父納子妻爲妾，友珪潛自聽之，駭然大驚，安有此等之言？遂自向前而問，遠近居民，衆皆一語。友珪暗想：吾父禽獸之輩，不仁之心，甚於虎狼，吾若回朝，必遭其害，不如仍回雞寶山，別圖良策。

逸狂詩云：堪嘆朱溫太不仁，翁婚兒婦滅人倫；焦蘭殿上頻回首，天道誰言報不均。
友珪於是勒馬急回本營，王彥章接見，訴知此事，別有良圖。友珪從之，却說李晉王在帳中，鎮日憂悶，被水手

殺做個閉門不出，猛想存孝當日留尙六員副將在飛虎山守靈。急喚李嗣源調取這一枝人馬前來助敵。嗣源去了數日，六將已到，屯於北城，細作報知彥章，便欲移兵來打北城。李罕芝傳令叫五鼓造飯，大明大小軍馬，皆都皆出城，城下虛插旛旗，虛張聲勢，軍分二門而出。却說王彥章引兵列陣於北門外，當日晉兵分二門而出。彥章親上將台，看見城上牆邊盡是虛插旛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彥章心中暗想：晉兵必是糧盡，勢孤力窮，先準備走路。遂下將台，傳令云：令兩軍分爲左右翼，如前後得勝，盡力追趕，直至鳴金方許退步。就叫葛從周領住後軍，親自進兵，當日對陣，鼓聲大振。彥章出馬，在陣前，晉王自至門旗下，揮鞭指點誰人向前，一將應聲出馬，乃安休休也。與彥章交鋒，不十合，彥章鎗刺安休休於馬下。彥章大呼姓名搦戰，唐將薛阿魯出馬與彥章戰十餘合，又被刺死。唐將勢亂，衆軍先退。李罕芝傳存審兩個押後，彥章指兩翼軍沖出，晉兵大敗。彥章自率大軍追至北城下，唐軍皆不入城，都望西北而去。梁將李思安劉知俊引前步盡趕，彥章見北城門大開，城上又無軍馬，指點中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進。彥章在背後加鞭縱馬，直又到壘越道，城上薛鐵山窺見彥章親自先入，暗暗喝采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齊發，箭如雨下，爭先入門殺出，落陷馬坑去。彥章正勒馬回，一箭正射中右臂，彥章翻身下馬，賀黑虎從門內殺出，逕來殺彥章，却得司馬鄴張存敬兩個死命救出城去了。軍士突出，梁兵自相踐踏，落墜填坑者無數。葛從周急收軍時，李罕芝傳存審分兩路殺回，梁兵大敗。却得尙讓一枝軍從側首截出，救了李罕芝，引得勝軍進城。葛從周比及收拾敗軍，傷者甚多，二將救彥章，至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拔出弩箭頭，將金瘡藥塞掩瘡口，只在帳中養病，按兵不動。却說王彥章又斬了安休休等，威聲大振，遠近皆驚，連絡不絕。晉王聚衆將商議曰：「彥章又據北城，如虎生翼，况屢斬名將，吾兵銳氣皆挫，此賊按兵不戰，若一日病愈復出，誰能當之？」李嗣源曰：「一人可破此賊。」晉王問是誰，昔五侯及太原時，存孝病挾的那人姓高名思繼，是山東應州東平人氏，因存孝放他還家耕鋤爲活，若去調取這人前來破賊必矣。晉王大喜，敕嗣源

一行，却說嗣源收拾行裝，跨刃上馬，直抵山東而來，訪至高思繼門首下馬，二人接見大喜，盡訴前事。思繼曰：「自勇南公擒我，饒了性命，回山東來，誓不與人相持，今已數年自善，苦身三頃地，俯首一張犂，不復再言武事。」嗣源見思繼若無相從之意，暗想此人，只可以言激之。嗣源曰：「天下王位各鎮諸侯，皆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稱羨不已，吾與王彥章交兵，被他趕下陣來，我叫王彥章今來趕我，不足爲奇，汝欲爲好漢，且停兵不戰，吾聞山東洋鐵鎗白馬高思繼，世之英傑，有萬夫不當之勇，待吾請來，與汝對敵。」王彥章聽罷，陣前誇語，忿然大叫：「我再不來索戰，待汝去請來，不來便罷，若到這雞寶山來，我擒住他。」高思繼聽罷，激得心頭火起，口內生煙，大叫左右，快備白龍馬來，待我去擒此賊。遂掛披上馬，離了山東，望雞寶山進發。但見日長步緊，風急行斜，好似流星不落，地猶如弩箭乍離弓。二人奔馳，不日已到唐營，來見晉王。大喜，命坐慰勞了。晉王說王彥章斬將無算，軍十喪氣，請將軍相助。思繼曰：「容吾觀其動靜。」晉王置酒待之，要知後事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卓吾子評：彥章殺傷無算，而李晉王若非勇南公顯聖，幾乎不免復又梁兵索戰，徵請高思繼抵敵，似亦無聊之計耳。

三三八 彥章智殺高思繼

當日忽報王彥章搦戰，晉王引高思繼於高阜望之，思繼侍立於側，時晉王指曰：「麾蓋之下，橫鎗立馬者，王彥章也。」思繼亦隨指看之，見其人繡袍金甲，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思繼與晉王曰：「臣雖不才，願領兵出戰。」遂披掛綽鎗上馬，直出陣前，挺鎗直取彥章。彥章急架相迎，二人交馬，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叫聲好殺，怎見得？

兩邊鼓響震天雷，就地鑼鳴如霹靂，人馬軍前捨命，爭雄刀鎗練磨。惡似如來會下哪咤，搖動五分旗，氣影相迎，猶如那四州大聖降水母。釘撩釘雙磨皓月，鎗甲對射銀山，兩條條四面混江龍，一對對巴山白

額虎。

二人混殺了一日，鬥上三百餘合，天色已晚，晉王敎鳴金收軍。兩下各領兵回營，却說王彥章回到本營，謂左右曰：『高思繼刀法甚熟，真我敵手，若不收兵，險傷於此人之手。來日用回馬鎗挑之，必全勝矣。』次日上馬，引軍來戰，高思繼亦引軍來，兩陣對圓，二將齊出。彥章曰：『吾今須決勝負，不可收兵。』言訖相交，二人又戰五十餘合，彥章見贏不得，思繼撥回馬拖鎗便走。思繼疑彥章已怯，恨不得趕上，放開馬趕下陣來。彥章回頭，見思繼馬來得近，咒回馬一鎗，思繼收馬不及，步心一鎗刺死。彥章斬了思繼首級，此時餘衆四散奔走，來報唐營。高思繼被他回馬鎗刺死，晉王聽見大哭一聲，氣殺我也，口角噴血，倒於地下，半晌氣絕身亡。

逸狂有詩嘆曰：雞寶頻召將，時危不可撐，勇南亡去後，思繼復招魂。

忠義心空赤，衰殘志可矜，一氣能噴血，誰將社稷平？

原來晉王一是領頭瘡發，二是那二百場戰敗的氣，三是年高八十四歲，後來史官有詩爲證：

唐室衰微不可扶，天教溫賊篡良圖，君仇未報身先死，到此英雄豈丈夫？

且說彥章回馬鎗挑了高思繼，氣殺了沙陀李晉王衆王子大駭，便欲傳書舉哀。晉王身死，商議掛孝。潞州王李傑曰：『衆王子且勿喧鬧，王彥章得知晉王死了，他便又領兵來交戰，誰與他抵敵？』將晉王棺殮着，令蕭劉二妃帶領三千兵馬，護送靈柩，星夜赴并州埋葬，此爲上策。衆王子從之，却說衆王子商議，晉王已死，可令潞州王權掌晉王兵印，潞州王曰：『我有何能，敢任此職？』衆皆曰：『以昭穆定之，非汝不可爲也。』當日李傑謂嗣源曰：『水手逆賊，已索賊，唐兵不能討賊報仇，此時若何，你看何處有兵，借得一枝箭來破敵？』嗣源告曰：『吾終日奔馳道路，不是個調兵的人，却是個勾命的鬼。』處詞來將士，都傷於此賊之手，兄今逕往直北大潼李友金處調取那枝人馬前來，破敵必矣。』李傑大喜，即遣嗣源一行，嗣源披掛上馬，直往北進發，但見途中三三

兩兩互相啼哭，攜兒抱女，夫東婦西，各人顧命逃散；殺得那百姓，家家門首，吊着一個木牌，一邊寫四個晉字，一邊寫個梁字。那軍一壁裏殺，一邊裏搶，搶到莊上，那百姓打聽得是晉兵，把那晉字吊過來，那軍說是晉王的民，不要搶就過去了。後兵又來搶，打聽得是梁兵，把那梁字吊過來，那軍說是梁土的民，不要搶，也過去了。後來搶得滑了，不論梁晉都搶了，因此人民朝屬梁而暮屬晉，嗣源見了百姓如此之苦，喟然嘆曰：『只因這梁晉交兵，殺得那軍士受塗炭之苦，百姓有倒懸之急，天下荒荒，人民死其大半。』嗣源勒馬星夜去到直北大潼城，拜見叔父李友金，呈上告急書，言王彥章殺我父兵敗二百場，不能措手，回馬搶挑了高思繼，氣殺了我父王，現守雞寶山，相攻至急，望叔父發大將相助。金友聽罷，放聲大哭，可惜皇兄死於非命，唐室不能報仇。友金問班部中衆將誰引一軍去，雞寶山相助。言未絕，一將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領兵前去，以斬王彥章之首。』友金視之，其人身不滿七尺，年約十四五歲，面如傅粉，髮縮齊眉，乃北平人也，姓史名建唐，是友金部下一員名將，極有智略。友金聽其言大喜，封爲總兵官，撥軍二萬，健將八員，一同李嗣源連夜便發飛奔雞寶山來。却說史建唐領兵正行，前面報馬言道：『唐營離此不遠。』建唐卽喚八將，將這二萬人馬，另自安下一個小營，嗣源引史建唐來見潞州王，盡訴其事。王曰：『吾姪遠路風塵不易，許多好漢，皆致傷命，叫此一個小孩兒到此，焉能成事？若教出陣，必被水手恥笑。』建唐向前告曰：『大王休小覷我，將在謀而不在勇，吾乃名將之子，九世長將之孫，量一水手有何畏哉？』此時正話間，王彥章又來索戰，建唐叩頭曰：『小將願往斬彥章之頭，獻於帳下。』潞州王許之，建唐逕回本營，吩咐八將先領六千兵去埋伏左右，吾自領兵三千，當中殺出，我若輸了，你們兩邊卽來接應，水手若敗了，你左右急截斷他的去路，但有退縮後者，此劍爲例，衆將領命去了，各各披掛上馬，領兵出營佈陣。王彥章在陣前看了稱羨不已，自言梁晉交兵，二年餘未逢敵手，今日不知何人佈此陣勢，實實天地人三才之陣，言未絕，只見素羅旗下閃出一小將，怎生打扮，但見他：

髮縮齊眉，年約十四五歲，桃腮兩頰，約身不過四五尺長，頭帶燦銀盔，身披銀葉甲，手挽梨花鎗，坐下玉驄馬。這不是哪吒太子，敢是個傅粉何郎。

那陣上彥章，又長又大，黑似金剛，猛如八戒，見了大笑，言佈此陣到有餘矣，原來是個小孩子出陣。便問來將何名？建唐曰：『吾乃白袍史敬思之子，直北大潼城，我官史建唐是也，汝是甚人？』彥章曰：『吾是鐵槍王彥章是也。』建唐即挺鎗直取彥章，彥章即架相還，只聽得：

轟雷砲响，殺賊連天，金鳴震起戰鼓，齊敲陣前陣後，虎狼兵，四哨五營，排陣脚，旌旗閃爍，皂纛飄飄，鎗刀賽雪，密層層，劍戟如霜，鋒列列，馬軍如蛟龍出水，步軍如猛虎穿穴，沙塵飛起，渾如障霧，旗陣處，閃出一小將，拍馬揮戈，心性急，猶如泰山傾倒，好似海水翻騰，兩將交鋒，這場好殺！

二人戰上一百餘合，建唐大怒，取鞭在手，喝聲着鞭，彥章躲避不及，正中一鞭，把鞍吐血，勒馬而走。建唐後面飛馬追之，却說彥章不往本陣，逡巡走左手下來，不料左邊四將湧出，喝聲水手賊走向何處？四條鎗攻進陣，彥章魂不附體，勒馬走向右手下來，豈期右手四員將，一枝兵湧出，逆賊休走！彥章回頭看時，史建唐親自後面追至。彥章殺開條血路，從南面陣逃走了。建唐曰：『誰放走了此賊？』皆言八健將，第二名張夷放走。建唐大怒，喚刀手張夷去斬首，今後慢功者，照張夷爲例。七將見了，蕭然。建唐差人到唐營報捷，潞州王曰：『不想此人勝水手一陣。』衆王子出接建唐，隨即舉杯作賀，重賞衆將，不在話下。

卓吾子評：高思建餘生數十年，不合又應晉人之請，亦在於彥章之手。此時生民塗炭，朝梁暮晉，固有甯字悲夫！

二九 建唐智擒傅道招

却說王彥章回寨，與諸將商議曰：『人言史建唐名將之子，英雄無敵，今日方信。』說猶未了，蔣從周來相見，

彥章接入禮畢。從周曰：「聞將軍戰史建唐，不過不如且退軍避之。」彥章曰：「梁王命公爲大將，何弱也？吾來日誓必擒之。」從周相勸不聽，自回。次日彥章上馬，引軍前來，建唐亦引軍進，兩陣對圓，戰將齊出。彥章曰：「吾今與你定決勝負，不可收軍。」言訖，各放馬戰五十六合，彥章撥馬拖鎗便走。回頭看建唐馬也不動，旂也不移，兜回馬叫小將因何不趕？建唐叫水手賊你這計只哄高思繼，如何敢走？喚我彥章大驚，拈鎗又刺，建唐手招七將一齊攻來，彥章抵敵不住，撥馬逃回建唐之軍大勝，遂自回營。當日建唐喚七將分咐汝等領三十人馬，埋伏於汴梁大道左右，但有奸細擒來見我，自有用處。七將領命去了。且說彥章連輸二陣，在帳中納悶。却說部下，一將入帳稟糧食不敷，難以支給。彥章聽聞，忙寫表文一道，命傅道招星夜上汴梁，趕運糧草。早撥大將引兵救護。道招接了表文，密藏在身，食餐一飽，當晚上馬令人送出大營，逕上汴梁。道招放馬，剛走了十里，忽落陷馬坑，連人帶馬跌下坑去，一聲炮響，兩下撓鈎齊出，搭住道招，來見建唐。建唐問汝是誰？道招答曰：「吾是梁王殿前大將傅道招是也。」建唐曰：「汝往何往？」道招只得實告之。建唐接着表文，不自勝，將道招剝了衣服，斬之。次日建唐設一計，令人往大梁，請糧草。遂問部下，部下誰人敢去言未絕，只見閃出一人來，手持鐵鎗，向前跪下道：「主帥小軍不才，願上汴梁。」建唐曰：「汝是甚人，有何奇計？」其人答曰：「小人是巡營小軍，趕霸是也，願去說請糧草而回。」建唐曰：「汝這一去，得軍糧回來，便奏陞汝爲殿前帶刀都指揮之職。」趕霸拜謝，隨即穿了傅道招的衣服，背上表章，上馬逕投汴梁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卓吾子評：史建唐勇敗王彥章，百姓得有甯宇。殺傅道招而得趕霸，於軍伍中奮然單騎入汴梁，壯志可嘉！

四〇 趙霸入汴誑軍糧

本傳考之原來趙霸乃趙匡胤之高祖也，趙霸所生趙弘毅，弘毅所生趙匡胤也。却說趙霸即日收拾，領令綽

鎗上馬，行了數日，已到汴梁。進城到東華門等官，却說大梁王降殿。近臣奏曰：『今有王彥章差一使奉表至，只在東華門外等旨。』梁王急宣入問之，使臣進見，獻上表文。梁王拆開視之，表曰：

欽差領兵征伐總兵官王彥章，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表奏乞恩，速賜軍糧，應務接事。陛下聖旨，差臣領兵上雞寶山擒獲李克用，臣殺晉兵二百場，不能措手。有河北大潼城白袍史敬思之子史建唐領兵迎敵，連敗微臣二陣，軍微將寡，草欠糧，伏望陛下遣良將數員，精兵萬星，夜前來助戰。臣擒晉兵，於指日掃除後患。於此時以決雌雄，軍情至緊，至緊至緊。彥章表奏以聞。

梁王看了表文，事不宜遲，便問齋表，甚是甚名趙霸曰：『臣是唐霸。』朱溫即謂曹龍曰：『汝可同趙霸引軍馬五萬，糧草十萬斛，星夜上雞寶山去。』曹龍曰：『欲求一將爲副將，一同領兵押糧前去。』梁王曰：『誰可爲副將？』押赴糧草，前至雞寶山軍中應用。』一人挺身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史建唐，獻於殿下，以報主上知遇之恩。』梁王視之，此人天水人，姓于名耀，表字德輝。梁王大喜曰：『史建唐名將之子，智勇兼全，威振遠近，未逢敵手，今遇德輝，真無敵也。』加于耀爲副將軍，加曹龍爲大將軍。梁王謂曹龍曰：『朕知汝深有良謀，故遣此行。』曹龍拜謝，當日梁王撥軍與曹龍，這五萬人馬，皆北方強壯之士，衣甲鞍馬，軍器嚴整，三人即日離了汴梁，望前進發。但見旌旗耀日，盔甲鮮明，大小糧草之車，隱隱而去。行了數日，只聽得一聲炮響，閃出一枝軍來，曹龍見了大驚，對趙霸言曰：『兀的不是唐兵來搶我糧草。』霸曰：『此不妨，縱有些小人馬，何足懼哉！你二人當先，我在後面，應只要輸不要贏，我一身慣使九股紅錦套索，若唐兵來，不怕有幾們，我一套扯下馬來。』曹龍于耀聽罷，二人出馬當先，只見山坡上唐兵七將湧出，喝聲大罵，好賊，好將，糧草獻來，萬事皆休。如若不允，玉石俱焚。曹龍大怒，拍馬拈鎗，便交戰三合，撥馬便走。逕上投救趙霸，正是有心無心，無心怎是備。曹龍被趙霸撞個滿懷，喝聲着中，一鎗挑曹龍於馬下。于耀挺鎗來戰，被七將圍住，困在垓心，四下亂鎗刺死。趙

霸把旗一展，軍馬糧草盡皆搶上唐營去了。趙霸來見建唐印頭道：「我上汴梁，雄兵五萬三千，糧草十萬石，今已到營交代明白。」建唐大喜曰：「吾軍中正缺糧，今得此足，以接濟汝有大功，吾曾許之，合宜奏陸汝爲都指揮之職。」趙霸謝恩，却說王彥章在營中與諸將商議拒敵之策，忽見數個敗殘人馬來報，梁王遣糧草十萬斛，人馬五萬三千，曹龍于耀俱被趙霸殺死，馬下糧草多搶入唐營去了。彥章聽罷大怒曰：「中了唐賊之計，若不殺趙霸此賊，怎泄吾心中怒？」不知傳道招死於何處，汝諸將可助我之力，即日起兵，先擒趙霸，次滅唐賊，是吾之願。」正商議間，人報朱友珪、朱友從至，請入帳中。彥章哭訴前事，友珪曰：「汝勿憂慮，我與朱友從二人親自上汴梁去，一來打聽傳道招消息，二人奏討軍糧。彥章然之，於是二人即披挂上馬，急急如飛，逕上汴梁，怎見得有詩爲證：

急遞思鄉馬，張帆下水船；
流星不落地，弩箭乍離弦。

卓吾子評：趙霸果能說請軍糧，盡歸唐室，只此一功，足徵子孫一統，三百年大宋之基乎？噫！彥章計窮矣。

四一 君臣三弒焦蘭殿

却說朱友珪、朱友從行了數日，不覺早到汴梁，進至東華門外等旨。時朱溫起不良之心，亂倫之心，正與兒婦賈氏在粉宮樓飲酒作樂，忽報二位殿下，白雞寶山來見陛下。梁王急令宣入問之。此時梁王酒已半酣，把賈氏事情俱已忘了，宣友珪來見，正見左手坐的是朱溫，右手坐的是友珪、妻賈氏。友珪大罵無道：「昏君禽獸之爲，滿城人說翁婿夫婦，父納子妻，彥章不仁，今日果有此實事矣。」忿然怒，即拔出劍來，朱溫見了，知事已泄，抽身便走。友珪起步如飛，直趕到弒昭宗的焦蘭殿上來，朱溫大叫：「世間那有子殺父、友珪答言：『你因何去弒君？』朱溫躲避不及，被友珪一劍砍落屍首在地，不防朱友從仗一口劍，隨後趕來，較兄飛步而走，友珪反被朱溫屍首一絆，跌倒在地。友從趕上說聲着中，劈開縫有血，劍過頂無頭。此殿上臣弒了君子，弒了父，弟弒了兄，

蘭殿，才人意不盡。有詩爲證：

風颯金蟬遶樹飛，綠楊枝上逞高低，金風未動蟬先退，暗送無常死不知。

朱溫身亡，百官發喪，一面具棺殯殮，停靈柩於偏殿。張文蔚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行，以承大位！」乃請朱友從卽皇帝位，開平三年，改爲乾化元年。朱友從字公順，加張文蔚平章事。後八月葬朱溫於宣陵，諡曰太祖皇帝，尊皇后徐氏爲皇太后，入養老宮，大赦天下。却說大唐細作飛報入雞寶山，總將告知，潞王李傑聞知大喜。朱溫已死，吾無憂矣。衆王子仰天大笑曰：「吾料奸賊天下必不長久，果然今日弑於焦蘭殿，乘此國中無主，移兵討之，易如反掌耳。」潞王曰：「朱溫雖死，友從新立，朝中智謀之士極多，難以搖動，不如先擒了王彥章，然後北向無不勝矣。」

卓吾子評：朱溫篡逆後，意滿氣驕，淫亂子女，滅倫無道，致爲友珪弑死於焦蘭殿，豈非天道報施耶？

四二 五龍逼死王彥章

當日衆人歡喜，言未盡，報有一彪人馬到來，打來紅旗，衆人視之，是二英雄。身長九尺，胆量過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二人是誰？一個是同台郭彥威，一個是何西石敬瑭，皆受節度使之職。當日引了人馬回來，降唐，見了潞州王，告曰：「某願與大王爲前部，同破水賊，與唐報仇。」王大喜，賞賜金帛，加封二人爲都指揮之職。史建唐曰：「今得二人相助，吾觀彥章水手之賊，死已將近今日，五龍俱全，逼此水手，吾事必濟矣。」言未畢，又一枝八馬逕奔唐營來降，爲首一小將，頭戴束髮紫金冠，身披戰袍，上來參見潞州王，告曰：「某願爲前部，擒獲彥章。」王問之，其人乃山東鄆州東阿人，姓高，名行周，年方一十三歲，頗習武藝。臣父高思繼，死於彥章逆賊之手，切齒之仇，常欲報之，特來降唐，充爲前部，乞大王親撥數萬之兵，上國家討賊，下得復報父仇，臣萬死無恨。潞州王命高行周爲先鋒，領兵前去迎敵。當日天晚，衆人各散，次早潞州王升帳，召史建唐議事，報言建唐昨

夜何處去了，絕無蹤影。王問七將曰：「史總兵今往何處？」七將曰：「昨夜逃出，不知去向。」言未已，只見建唐欣然奔入，寨下馬來，見潞州王曰：「臣昨夜仰觀天象，見西北方將星墜地，料彥章亡在旦夕，必被吾擒，今已尋去此九十里之地，一地名狗家瞳，人頭谷，四下草木深叢，只可入不可出，極好埋伏，把這水手賊賺到那裏，撞人狗口，豈得活？」吾佈開七十二座連珠陣，軍人不要贏，只要輸，賺他到狗家瞳，佈個五方五帝陣，纔逼得這水手死矣。」王大喜曰：「此計極妙，速可行之！」便遣高行周前去引戰，佯詐輸，只罵彥章，是李存孝，摔不死的水手賊，把他賺到軍中，輪流挑逗，建唐即令五將授計而行，號爲五龍，怎見得五龍？

一龍是直北沙陀李晉王世子李存勗，後滅爲唐莊宗皇帝。

一龍是直北沙陀李晉王養子李嗣源，後爲唐明皇帝。

一龍是河西石敬瑭，後爲晉高皇帝。

一龍是沙陀劉智遠，後爲漢高祖皇帝。

一龍是同台郭彥威，後爲周太祖皇帝。

中建唐吩咐五將聽令，各人授一帖兒，領人馬到狗家瞳，依計而行，定下四面埋伏之計。遣高行周先去搦戰。却說王彥章在帳中商議，今唐兵分佈而來，誰去迎敵？閃出尙讓曰：「吾與齊克讓、景祥三將，見陣一遭，即披掛綽鎗上馬，出營佈陣，門旗開處，高行周出馬，尙讓笑曰：「唐朝教此小兒爲將，真勢屈也。口中乳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安能當陣耶？」更不打話，便挺鎗刺行周，行周挺鎗來迎，二人戰不三合，行周大怒，一鎗挑尙讓於馬下。齊克讓兩手舞刀，便砍，被行周逼開，舉虎掌金鎗打下，正中克讓頭，如粉碎。景祥見二將已死，驚惶不已，拍馬便走。行周追及，起一鎗打景祥，跌下馬牙。唐兵見了齊聲喝采，皆言此等小將，如此英雄，世之罕有。小校即報彥章三將出陣，皆被小將殺死。彥章聽知，遂自綽鎗立馬陣前行，周知是彥章，大罵：「水手賊，下馬受死，報殺吾父血。」

恨之仇。」彥章大怒，拍馬挺鎗直刺行周，行周急架相還，不及三合，行周拍馬便走。彥章知是計，停馬不趕，行周大罵李存孝，摔不死的賊，因何不趕彥章，大怒，忿然遂勒馬追下陣來。中軍一聲炮響，大隊沖開一陣，直沖到狗家，嘩來。中軍旗號一展，東南西北四方八面，一湧齊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四方人馬紛紛至，八面鎗刀密佈排，虎牢關下長蛇陣，九里山前大會並。

此時建唐領名將四百五十員，殺出陣來，喊聲大震，叫水手下馬受死。彥章大怒，遂拍馬拈鎗，沖入陣中，建唐把鎗晃了晃，衆將齊殺進來。正殺了一日，被彥章鎗挑將一十六員落馬，回頭遙看，尙有三千餘衆，猛將四員，俱爲行周所殺。彥章此時聽之，逕撞奔西陣上逃走。西陣上是潞州王李傑，當住要路，正遇彥章，交馬一合，彥章沖進中陣，正遇高行周，厲聲大罵，水手賊下馬受縛。彥章拍馬挺鎗，直取行周，行周逼開槍，喝聲着中，一虎掌金鎚，打得抱鞍吐血而走，逕在人頭谷去了。天色已晚，彥章正走撲的，連人帶馬，跌倒了，比及扒將起來，打上一鞭，又跌倒在地下，一步一交，直跌到天明。此時彥章在馬上視之，見地下都是人頭滾滾，盤桓相結。彥章只嚇得垂肩袖，難施勇手，脚慌忙怎用功。彥章方出人頭谷，纔到狗家，嘩，正在危急，忽聽一聲炮響，五色號旗一展，閃出五枝人馬到來。彥章望東上視之，見那將扮得：

環甲披袍立戰場，三股鋼叉手內將，雕了鸞鳳壺中插，寶劍沙魚鞘內藏，東霧衣飄黃錦帶，騰空馬帶紫絲韁，青旗紅焰龍蛇動，虎據天東守震方。

怎見得東方陣勢有詩爲證：

一按東方甲乙木，倒馬金戈列擺佈，手執三股托天叉，短劍傍牌前引路。

彥章望正南上而走，見那來將怎生打扮？

當先湧出英雄將，凜凜威風添氣象，魚鱗鐵甲緊遮身，鳳翅金盔掛獲項，沖破戰馬似龍形，開山大斧如

弓樣紅旗紅甲火光飛，威鎮南方離位上。

怎見得南方陣勢？有詩爲證：

二按南方丙丁火，紅袍赤馬絳紅纓，飛擲着人頭粉破，紅錦套索老龍鱗。

彥章望正西而走，見來將打扮得：

雕鞍玉勒馬嘶風，甲冑稜層花霧濛。豹尾壺中銀鏃箭，飛魚袋內鐵胎弓。袍端翠縷穿雙鳳，鏘上金花嵌

小龍。一簇白旗猛勇將，天門西據是允宮。

怎見得西方陣勢？有詩爲證：

三按西方庚辛金，素羅旗下撒寒冰，手提銀鑄白如玉，劍征璃匣晃明明。

彥章又往正北而走，見那來將打扮得：

虎坐雕鞍氣昂，彎弓插箭鬼神慌。朱纓銀蓋遮銅戟，絨縷金鈴貼馬傍。盔頂鑲花紅錯落，甲穿柳葉翠

遮藏。皂旗黑甲烟雲內，北面天山守坎方。

怎見得北方陣勢？有詩爲證：

四按北方壬癸水，悶棍都是黑油漆，狼牙鐵拗數千層，馬翎擺開方天戟。

彥章又望中央而走，見那來將打扮得：

熟銅鑼間花腔鼓，簇簇攢攢分隊伍。金刀金斧赭黃袍，剪絨袍葵花舞。心兩騎馬如龍陣，內一雙人似

虎。周迴繞定杏黃旗，正按中戊己土。

怎見得中央陣勢？亦有詩爲證：

五按中央戊己土，黃花弓箭腳踏弩，人人肩担大桿刀，短劍月樣宣花斧。

彥章周迴一看，見那五方陣勢相近追來，只見：

明分八卦，暗合九宮，占天地之機關，尊風雲之氣象。前後列龜蛇之狀，左右分龍虎之形。丙丁前進，如萬條烈火燒山；壬癸後隨，似一片烏雲覆地。左勢下盤旋青氣，右手下貫串日光金。霞遍兩中央，黃道全依戊己。四圍有二十八宿之分，週迴有六十四卦之變。盤盤曲曲，亂中隊伍；變長蛇，整整齊齊，靜裏威儀如伏虎。馬軍則一冲一突，步卒是或前或後，休誇八陣成功，謾說六韜取勝。孔明施妙計，李靖播神機。

彥章見了五帝陣勢，仰天嘆曰：『天絕我也，今日中計。』正欲前走，忽聽得唐中軍催戰的炮響，東南上郭彥威殺來，正南上劉智遠殺來，正西上石敬瑭殺來，正北上李嗣源殺來，中央李存勳殺來，這五位皇帝，俱各騎了馬匹，一個是烏獺豕，一個是赤狻猊，一個是黃驃馬，一個是棗騮駒，一個分駱驪，各使着五般兵器，一個是托大叉，一個是倒馬撈，一個是安漢刀，一個是畫桿戟，一個是金蘸斧，五位皇帝一齊來攻彥章，彥章困在垓心，自知力難戰，怎當這五王的福分。正是五條赤鬚龍，羣戰一個白額虎。彥章力盡神疲，仰天大叫一聲自刎。麗泉有詩云：

雞寶山前戰二秋，彥章自刎大梁愁。建唐妙算人難及，先勝梁兵第一籌。

卓吾子評：正彥章屯兵雞寶山二年，百戰百勝，勇冠三軍，爲強梁弼輔。被史建唐以五皇兵將，按據五方，趕逼章自刎於狗家疔而死，建唐妙算，唐營中無有出其右者。

四三 李嗣源據守大梁

接本傳五龍逼死王彥章，梁兵四散奔走，降者極多，唐兵逕奔汴梁，遠近守將，望風歸降。時梁王聞彥章已死，乃聚宗族長幼相商而哭。君臣商議破敵之策，皆莫能對。遂謂宰相敬翔曰：『汝嘗言生子當如李亞子，教吾事唐，吾一時不從，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將如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始將三世名爲宰相，其實朱氏心奴。』

耳。獻言陛下莫非盡忠陛下不肯早圖致有今日縱使那陳平更生諸葛復生誰能爲陛下計也。臣請先賜一死，不忍見宗廟喪亡。」因與梁王慟哭一場城中尙有控鶴車數千朱友珪誦帥之出戰梁王不從乃命王賈驅市中百姓登城守禦。比及五日唐兵扎入大梁梁王疑諸兄弟乘危謀亂盡行殺之。當時梁王衆臣忿怒遂將朱友從綁出城來爲唐亂兵所殺。當日大唐衆王子商議皆言李存勗是晉王嫡子志氣遠大英雄無敵當應大順人以承大統衆人共立爲帝是日卽位廟號後唐莊宗皇帝改元爲綱光元年大赦天下時出全義請遷都洛陽唐主從之封馮道爲左右僕射封李嗣源爲行兵大總管封郭崇韜爲侍中崇韜深有謀略輔佐唐主以成帝業至是權兼內外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受成而已却說唐主自滅梁後溺於酒色專事音樂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變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言尙未絕只見一人向前披其額曰「李天下只一人尙誰呼耶」唐主視之乃是一優人姓敬名新磨此人善於音律尤精歌舞甚得帝所鍾愛至是如此戲之當時諸樂人出入宮掖每弄縉紳羣臣疾忿莫敢出言亦有相交附托納賄以干恩澤者蠹政害人恣爲讒慝且疎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踏踐民間五穀上下姿怨時有魏博將瓦倫留屯具州遂謀作亂趙在禮據守江城唐主遣李嗣源率兵討之嗣源領命去討星夜到鄴都扎了營寨嗣源下令命衆軍次早準備進兵攻城是夜指揮使從馬直部下軍士張被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寨比及平明衆兵各持鎗帶劍圍逼中軍嗣源厲聲叱而問曰「爾衆人欲何所爲」衆軍齊聲答曰「吾等從主上十有餘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且云克城之後當盡中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中公合擊退諸追之軍請主上帝於河南令公帝於河北以爲軍民之主」嗣源曰「汝等是何言乎」因泣下以諭衆軍士軍士於是厲聲一呼左右相從卽其擁嗣源入城上中知士不受城外衆軍挺槍直戰內外皆潰嗣源詐言方得出城卽欲召兵以攻爲亂者安重誨曰「不可公旣爲元帥不幸爲兇人所劫安可以攻之不如星夜誦嗣以見天子庶可自

明此弭亂之計也。一源嗣聽言，即日結東南奔相州。李紹榮在唐主面前進獻讒言，奏嗣源在鄴城已叛，自立爲帝。唐主信之。比及嗣源上表，訴明其事，又爲紹榮所遏，不能上達。嗣源自是疑懼，石敬瑭謂嗣源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他日得保無恙乎？今日事勢如此，早宜決計。吾觀大梁乃天下都會之所，願先取之，始可全身無事，此爲上策也。」康義誠亦曰：「今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若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曰：「吾亦知如此，恐招不義之名。」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於是軍聲大振，遂以得知此爲先鋒。李從珂爲都總兵，引兵速入大梁，報至洛陽。此時李紹榮請唐主至關東，招諭中原。唐主從之。及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傷。乃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逕回洛陽。當日與羣臣正在商議禦亂之策，忽聞禁中喊聲大舉，殺氣冲天。唐王問是何處喧鬧，近臣奏稱：「指揮從馬，伴人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聽得大驚，急召救援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召之不至。唐主親帥魏兵擊之，亂兵四散，各自奔出門外。唐主乃引兵憩息於茂林之下，未及半刻，亂兵已燒興教門，一擁而入。此時近臣宿將皆解甲逃避，獨有指揮使符彥卿軍校何福、王全斌十餘人，力戰拒敵，俄而唐主爲流矢所中，須臾而殞。彥卿等慟哭一回，不顧而去。左右皆從，伶人善友斂樂哭而焚之。故劉王后見唐主已死，遂收拾金寶包裹，繫於鞍轡之上，與甲王存涯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奔去了。朱守殷領兵入宮，領宮人三十餘人，納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一番。是日李源嗣至嬰子谷，聞之大哭，謂諸將曰：「主上素爲羣小蔽惑，致有此失，吾今將安歸乎？」

逸狂詩曰：滅梁繼統後唐興，何事莊宗政不明？信任奸邪耽酒色，貪偏音樂寵優人；遷都恣怨荒朝政，敗獵亂觀擾庶民，自取亂亡何足惜，彥卿痛哭亦虛情。

卓吾子評：莊宗滅梁卽位，以聲色自娛，寵優信邪，致使於郭從謙之流，抑可憐不足惜也。

四四 唐明宗焚香祝聖

當日嗣源乃入洛陽，止於私第，禁止焚掠，得莊宗骨於灰燼之中，以帝王禮殯之。文武百官三上表，請嗣源監國。嗣源乃泣訴於莊宗柩前，遂即皇帝位，稱號明宗皇帝，改元天成元年，立淑妃曹氏爲皇后，立子李從厚爲太子。封馮道爲平章事，書塔石敬瑭爲六都衛副使，郭封從謙爲景州刺史。從謙既至景州，唐主遣使誅之，夷其三族，以從謙叛莊宗之故也。却說唐主自即位以來，年已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期人，因天下擾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初無爲帝之心。』遭時多艱，邂逅得國，蒞政之初，內無聲色，外無游畋，不任宦官，廢藏庫之財，賞廉吏，治賊蠹，雖不知書，而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登，兵革罕用，較於五代，名爲小康。是年長興四年秋八月，唐主染疾甚重，秦王從榮入內問疾，唐主低頭不語。從榮見唐主病勢已危，遂抽身出外，行不數步，只聽得後面哭聲震外，從榮疑是唐主殂了，恐不得嗣，次日遂稱疾不朝。密與其黨設某欲帶兵入侍，先制服權臣。乃遣都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斌曰：『吾欲率牙兵入宮中侍疾，日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歲之後，大王宜竭心思孝，不可妄信浮言，妄行非爲之事。』處鈞將二人之言，回告從榮，從榮大怒，復遣處鈞再往謂曰：『公輩決不愛夷家滅族耶？何敢以言拒我？』二人患之，遂先入告王淑妃，淑妃大驚，急召孟漢琼康義誠商議，拒王之計。義誠等面面相覷，竟無一策。當日從榮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先遣馬處鈞至馮斌私宅謂之曰：『吾今日領兵決入，公等存亡禍福，只在須臾之間耳。』斌聽之大驚，乃馳入右掖門，來見弘昭義誠漢琼，及三司使孫岳馮斌，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等，自布衣列至將相，非一旦之計得人，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於何地乎？』義誠默然無語。數人正在商議，未及半晌，忽見監門將士來報，秦王帥兵已至端門矣。漢琼聽言拂衣而起，趨入殿門，弘昭與斌隨之，議誠此時不得已，亦隨之。漢琼見唐主曰：『今從榮作反，欲謀爲帝，帥兵攻打端門，乞陛下聖裁，早爲定計。』此時唐主昏暈在牀，不能言語。久之乃以手指天，徐徐泣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從吉重珂之子也，時侍於側。唐主曰：『我與汝親，父冒矢石，出萬死

於一生以定天下從榮輩有甚功勞今乃爲人所誘爲此悖逆之事乎以今之計當呼其父授以兵權重吉聽言卽帥鶴兵守宮門漢瑒遂召馬軍指揮使朱洪賓使將五百騎共討從榮從榮見內兵已動其勢浩大不敢交戰卽走回府僚佐驚懼盡皆逃遁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力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唐主駭然大叫一聲昏絕久之左右卽救半响方醒宮人復進湯藥由是疾愈沉重時從榮一子尙幼養在宮中諸將欲除之并滅餘黨以絕後患唐主泣曰「此子何罪苦欲殺之」諸將力贊唐主不得已竟與典刑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輩劉涉王說而已今數人已死自少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遂止時宋王從厚爲天下節度使衆臣會議遣孟漢瑒召至唐主召馮道聽詔囑以後事唐主遂崩年六十九歲時長興四年也史官評曰

明宗美善頗多過亦不至於甚求諸漢唐之間蓋亦賢君也觀其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發內藏庫四方貢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貪墨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屢豐之報若輔佐得人過舉當又少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由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傳說周公納策金鑪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凡在位天成四年長興四年共八年後人有贊云

明宗三代羨賢君誠意祈天產聖人宋祖應期生甲馬天人交感理斯明

逸狂有詩贊曰明宗御極本天成泣訴莊靈發至誠外成游觀安社稷內無聲色肅宮庭

親賢懲蠹褒康吏寡過修身幾太平五穀豐登民樂業漢書賢主不多稱

卓吾子評明宗不以位爲樂綱目於其得國無譏詞卽位數年善多見五季之君若明宗之賢者抑寥寥矣

四五 潞王奪位登天下

却說明宗既崩，平章事馮道秉政，迎立明宗次子從厚登基，稱號閔帝，大赦改元，爲應順元年，葬明宗於徽陵。時潞王從珂，知從厚即位，遂兵反於鳳翔，兵勢甚銳，人莫敢當。唐主遣兵討之，唐兵莫敢與敵，望風而降。潞王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長驅至洛陽。閔帝開門出奔，未及數月，潞王即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甚得衆心，朝廷用事者每忌之。初從珂鎮鳳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爲移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河去了。至是從珂至陝，諸將佐康誠等皆來投降，及入洛陽，宰相馮道帥百官相迎，遂即帝位。稱號廢帝，改元清泰。此時閔帝奔於衛州，廢帝遣王密齎送鳩酒，閔帝覺而不飲，王密使將士縊死。閔帝當日廢帝與衆臣商議備禦之策，馮道奏曰：『三關重地，夷人出入之所，必須得人把守，方保無虞。』廢帝曰：『朕封石敬瑭爲大軍諸衛副使，與桑維翰劉智遠趙瑩柴棍帶領五萬人馬前去把守。』却說石敬瑭本是西夷梟獍之子，隸於明宗帳下，號左射軍，常脫明宗於危急之中，因有異相，於是明宗以女永甯公主嫁之。當日敬瑭領旨，逕入木穉宮，與宮主辭別。次日隨帶人馬，逕上三關把守去訖。却說廢帝正宮張皇后，乃勾欄之女，明宗長興年間，廢帝爲潞王時，遊於柳巷，見此女雖落風塵，美而且賢，可以奉箕帚，遂納之。及帝即位，帝立爲皇后。清泰三年元旦之日，廢帝大會文武於庭，朝賀已畢，賜羣臣宴罷回宮，永甯公主至帝前賀壽，酒罷，公主奏曰：『今皇上接統御極，福佈八荒，百姓謳歌，士民樂業，惟臣妾久留木穉宮，不得與石駙馬相見，望皇兄垂念同胞之情，放妾歸晉陽，與駙馬一面，此隆恩也。』言罷滿眼流淚，帝因酒醉，乃曰：『在此宮中有甚虧你，只思歸晉陽，欲與石郎同謀反耶？』公主泣奏曰：『妾豈有此心，石駙馬亦非反臣。』帝伴笑曰：『朕戲言耳，賢妹可往朝陽宮見你嫂嫂，以盡人臣之禮。』公主領諾，原來公主素輕張后，出身微賤，當日領旨無奈進宮，宮人報知，果然張后又待至尊，伴爲不知，無人迎接，公主立在宮前，半日不見動靜，忿然發怒，闖門而入，見張后端坐不動，公主正色責之曰：『汝乃何等出身，敢如此無禮，失了國家體體，吾立了半日，既無宮娥來接，進得宮來，復又端坐不動，是何禮也。』

張后曰：「汝出言不遜，合得甚罪，以家法論之，吾嫂也，汝姑也，以國法論之，吾皇后也，汝臣也，入而不拜，自失其禮，尙敢責人失禮乎？」公主曰：「我乃明宗皇帝之女，當今皇上之妹，玉葉金枝，汝是一介烟花之妓，以君后歷我國姑乎？若非我夫把守三關嚴緊，使外夷不能侵犯，吾兄安得坐享太平，汝亦安得爲皇后乎？」張氏曰：「汝不聞古人云：一歲爲君，百歲爲奴，汝夫雖有汗馬之勞，受朝廷重祿，卽朝廷之奴隸，汝雖皇妹，亦宮中使喚之人焉，敢在此誇口？」公主聽罷大怒，卽捉金笏向前欲打張后，張后忙陪笑臉，喜氣相迎，徐謂公主曰：「望國姑暫息雷霆，念賤妾小可之輩，見識欠遠，凡事望國姑容恕，前言特戲之耳。」公主於是擲笏在地，怒氣稍息。天色已晚，二人各自退回，却說廢帝還宮，一班宮娥皆來迎接，宮內侍宴，酒至數巡，只見張后泣而訴曰：「念妾身乃烟花之女，蒙陛下不鄙，使賤妾得侍中櫺，一旦位居正宮，兢兢業業，未嘗敢行非禮之事，滿朝文武，稱得賢助，不想皇姑今日領旨朝賀，不行君臣之禮，反出不遜之言，穢罵百端，又欲持笏打妾，賤妾個不足惜，毀及至尊，豈人臣之禮乎？」廢帝曰：「朕妹自幼曾習經史，從來知禮，安有此悖逆之事乎？」張后曰：「陛下不信，現有宮人在此爲證，不是妾陪笑臉，被金笏所擊，卽其如此欺妾一事，卽欺陛下也。」要知廢帝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卓吾子評：潞王從珂，本王氏，爲明宗養子，蓋至是而國姓盡變焉。方其人當許賞軍士百緡，及至洛府庫愕然，乃括民財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衆，况弑閔帝，罪深惡重，又促敬塘之亂，欲不焚延得乎？

四六 石敬瑭反下三關

當日廢帝被張后花言巧語，佞奏一遍，心中大怒，便遣宮娥去宣公主到來，不由分訴，卽送入冷宮，監禁一月，受了要限苦楚，不在話下。却說宮主因禁在冷宮中，悲啼自訴，飲食俱廢，形容憔悴，只有一宮娥，原是馮丞相侍女，名李玉英，在冷宮伏侍。見公主憂愁，以好言寬解，公主道：「我夫石駙馬，鎮守河東，怎知我受此磨折？若有人傳此消息，與他知道，統領人馬到長安，將這賤人碎屍萬段，方雪此恨。」道罷，忽見一雙燕子飛到梁間，公主遂

吟一詩云：

夫君難見面，忽覩雙飛燕，飛燕識人情，來此深宮院。

誰知一種愁，縷結淒涼怨，傳將透舉人，管取狼烟現。

公主吟畢，李玉英將此詩抄寫傳送馮丞相，丞相大見驚曰：「這幾日主上未曾設朝，那知有此事。」分付宮人見公主拜上，待駕設朝之日，奏准迎還，勿用憂煎，回話去了不題。次日廢帝陞殿時，當上元佳節，大會羣臣夜宴，北議治平之事。見西北方一顆星其大如斗，從天飛過東南，流光燦爛，又有一星正照東南，其色煌煌，如欲墜地。廢帝大驚，急問衆羣臣宰相馮道奏曰：「臣前者算今年罡星在於洛陽，不利於國，又見太白星經大過午不散，請陛下謹防之。」廢帝慌問之，馮道曰：「永甯公主，陛下之妹也，只因小節，陛下不審虛實，忘了金枝玉葉，即使監禁冷宮，受盡苦楚，今駙馬石敬瑭把守三關，雄兵猛將極多，若知此事，領兵前來報仇，誰人可敵？今日此星正應在此人身上，爲禍不小，請陛下詳之。」廢帝曰：「何以之？」道曰：「此事極易，萬無一失，陛下即將公主發放，種言前日之故，皆因酒失，仍賜金帛，待以至親之情，雖懷忿恨，安能加害陛下？此安社稷之計也。」廢帝曰：「卿所奏，誠金石之論也。」當日廢帝悉從馮道之議，公主遂得發放，歸至林樾宮中，暗思：「主上信此賤婦之言，疎恩絕義，使我冷宮受苦，今雖見放，此恨怎消？誰肯往三關報知駙馬，引兵來京報仇，吾之願也。」言未盡，只見小卒應聲出曰：「吾秦涉也，願往三關與駙馬。」公主曰：「但恐反誤事。」涉曰：「吾自有計，以報恨，公主不必掛慮。」於是公主即修血書一書，付與秦涉，秦涉領書結束上馬，逕到河東三關之下，未敢擅入轅門，但見：

英雄馬壯，石駙馬正坐中軍，左邊列四十三員出征勇將，右邊列三十六員參贊官僚；帳前戈戟森森，階下三軍齊整。本官頭頂束髮紫金冠，身穿大綉紅鸞袍，腰繫金鑲白玉帶，脚穿粉底朝靴，正是威風凜凜，果

然相親堂堂。有詩爲證：

沙陀頓產棟樑材，紫氣紅光映玉臺。龍虎謀臣階下立，貔貅戰士帳前排。

三書誥敕分南省，兩鎮聲名重九垓。接授唐王爲帝子，晉王兵馬逼將來。

當日石敬瑭正升帳中，與桑維翰、劉智遠、趙瑩、柴祝、衆將同守三關，操練人馬，號令嚴肅。衆將正在關上議事，忽報秦涉自都下來。敬瑭召入問之，涉答云：「公主因元旦朝賀被張后疎慢，二人面毆一番，不意張后陰謀說言，主上大怒，將公主監禁冷宮受苦。後得馮丞相奏過，方纔得免，特命小卒奉書馳報，請將軍察之。」懷中取出書呈上，敬瑭拆開視之，却是一紙血書，大驚，念其書云：

妾李氏公主，言達夫君石駙馬將軍麾下，受從適配，實爲萬幸。一旦分離，憂愁併積，雖宮中高梁，燿燿難禁，情有相思。適今正月，值皇兄壽誕，稱觴已罷，奏歸晉陽，以調琴瑟，不意皇兄頓生變疑，恐妾回晉陽，與夫君謀異，不允所奏，發歸冷宮中。張后之讒，蠱惑皇兄，將妾幽禁冷宮，四十餘日，飲食俱廢，更欲置妾於死地。幸得丞相馮道力救，方免其禍。妾今度日如年，每遇窮簷夜雨，衰草凄烟，但有凝望，眼穿腸斷，壁燭半滅，淚盡眼枯，血書到此，早作良圖。倘若來遲，則妾爲陽臺不歸之雲也。歸歧淒斷，不知所往。妾李氏再拜。

敬瑭看罷來書，頓足大怒曰：「昏君賤婦，敢如此無禮，誓必殺之，以雪吾恨。汝且迴避待吾商議起兵。」秦涉自去營中安歇。敬瑭與劉智遠議曰：「公主無辜受苦，此仇如何可報？」智遠曰：「明公久得士卒之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與兵傳檄，營業可成，豈可坐視而忍辱乎？」敬瑭曰：「汝言深合吾意，但恐謀事不成，反招禍害。」桑維翰曰：「主上卽位之初，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三關，令明公把守，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伐之，羣情不附，况公乃明宗之愛婿也，且上逆情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平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以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

敬瑭遂決意。即令桑維翰寫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如事成之日，割盧龍之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智遠曰：「稱臣可以，父禮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賄之，便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地。今契丹引兵相助，得暫釋目下之急，恐他日又爲中國之患，悔無及矣。」敬瑭終不肯從，先儒讀史至此，有詩曰：

中國須教中國治，盧龍豈可屬夷人。尺一只因輕約誓，諸州從此入沉淪。

却將禮樂冠裳地，貨作株林鳩舌脰。讀史至今遺悵恨，令人切齒怒庸臣。

却說使臣齎表至契丹，契丹主見表大喜，即遣慕容治爲元帥，領兵五萬前來相助。當日敬瑭與衆商議，今我約會起兵，其勢甚大，報仇必矣。倘廢帝探知，先將宮主害了，如何是好？趙瑩曰：「且宜按兵勿動，先遣一人密地前去，將公主取出宮中，離了帝京，方好行事。」桑維翰曰：「吾帳下一人堪行此事。」敬瑭曰：「此人是誰？」維翰曰：「此人少不負囊，長而有勇，身長八尺，乃趙州人也，復姓宇文，名渙。」敬瑭大喜曰：「吾聞此人之名久矣，得彼前去，大遂吾心。」即修書一紙封好，便遣宇文渙前去。渙領軍令星夜馳奔東京，逕入木樨宮，來見永甯公主。侍妾報曰：「三關右便來見。」公主喚入細問其故，渙告曰：「某乃小卒宇文渙也，駙馬欲報公主冷宮之恨，起兵十萬，離了三關，殺奔洛城，恐公主遭難，差某先來報知，早爲脫身之計。今晚結束便好上馬，遲則誤事，今有密書呈上。」公主拆開視之，書云：

拙夫駙馬石敬瑭，致書於公主賢妻知道。即日兵臨潼關口外，指日便到長安，誠恐不利於公主，不敢遽進。遣宇文渙報知，速脫身，離了長安城，吾隨後領兵前來迎接進營，然後與事，方保萬全。善觀方便，伏乞裁處。

公主覽畢，果有此事，你且暫退，我自自有道理。宇文南故意催促一番而出。公主入見宮人寒月娥，暗暗垂淚，月娥曰：「公主何故煩惱？」公主曰：「念我在冷宮受苦之時，無計得脫，望空許下觀音醮一增，得至本宮，即便酬

還今已脫離，未了此願，使吾鬱鬱不已。」月娥曰：「休得瞞我，我已知道了。」宇文煥報你駙馬反下三關，欲取你去，故托此意。」公主驚曰：「汝既知此事，吾安敢瞞實？無奇計離此，因此煩惱。」月娥曰：「我有一計，離此不難。」公主請問其計，月娥曰：「明早你當殿苦奏，酬愿出宮，吾同公主前去便是。」公主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漏洩！」二人商議已定，公主便喚宇文煥吩咐云：「你先用城於官道邊等候，吾推還愿，與宮人月娥同行。」宇文煥曰：「公主自宜仔細，勿誤主帥之計。」次日廢帝陞殿，衆官拜舞已畢，永甯公主伏於闕下，奏言：「只爲元旦朝賀，與皇嫂相爭，拜見之禮，觸怒龍顏，致被嚴禁，冷宮受苦，當時暗思，無計可脫，對天曾許，觀音醮一壇，已蒙聖恩赦出，理宜賽還愿，陛下以慈悲爲本，念兄妹之情，賜小妹往金蓮觀，酌還此愿，小妹之幸也。」廢帝許之，公主拜謝出朝，隨卽上了彩車，一班侍女宮人，跟走出城，與宇文煥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洛陽，趨程而去。有詩爲證：

一兄一妹不相容，聽信讒言道不通；不是石郎來關外，戈矛原自起深宮。

當日文武皆散，比及報道公主與宮娥逃去之時，已是三日。廢帝聽得走了公主，慌集衆文武商議，馮道曰：「此必三關有人來此，暗通消息，既已接去公主，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廢帝既委敬瑭以三關重任，豈因小節而囚永甯公主於冷宮，其禍不起於關外，實釁自宮中矣！

四七 廢帝遣將追公主

却說廢帝聽馮道所奏，遂大驚慌，便差梁剛伍亮，選五百精壯人馬，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拿回。二將領命去了。廢帝忿怒轉加，深恨公主，差人書報三關。廖武曰：「陛下雖有冲天之忿，臣料梁剛伍亮必追公主不來，公主自幼曾習武藝，嚴毅剛正，衆皆懼之，他既然有心上三關，那追趕將士，若見公主，定然不敢下手。」帝大怒，掣所佩

劍喚慕容遷朱弘昭聽令。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公主頭來，違令者皆斬之。二人隨後點一千馬軍趕來，却說公主加鞭縱轡，催趲而行，來到定嘉界口，望見背後塵頭起處，衆軍報道：「追兵至矣。」宇文渙慌問公主曰：「追兵已至，如之奈何？」公主曰：「衆軍先行，吾當斷後。」於是塵衆人推車直出，捲其車幃，自喝梁剛伍亮曰：「汝二人欲造反耶？」梁伍二將慌忙下馬，盡棄軍器，俯伏車訴曰：「安敢造反？爲奉敕旨領兵請公主還宮。」公主怒曰：「汝二匹夫，果欲造反，朝廷不會虧負於汝，石駙馬是我夫主，把守三關，我已奏過主上，還愿已畢，許我上三關見夫，又不是私奔，你兩個於山僻去處，引着軍馬追至，意欲劫我財物耶？」梁剛伍亮喏喏連聲，口稱不敢，請公主息怒，不干小將之事，乃是朝廷之命。公主叱曰：「朝廷如何得你，我是殺不得你。」把二將千匹夫萬匹夫，罵不住口，喝令推車前進。二人自思我等本是臣下之人，如何敢抗公主言語，只得把軍士喝開，放他過去。纔去不上五六里，只見背後慕容遷朱弘昭趕到，梁剛伍亮把剛讒言語說了一遍。慕容遷朱弘昭二將曰：「你放差了我二人奉朝廷旨意，特來追他。」四將合兵一處趕來，公主纔脫得此難，正行之間，背後喊聲又起，軍馬紛紛趕來，宇文渙又告公主曰：「後面追兵復來，如之奈何？」公主曰：「衆人先行，我自擋住後路。」於是五百騎縱馬先行，宇文渙上馬立於車傍，四將追至，見了公主，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公主曰：「汝二人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上敕旨，特來請公主還宮。」公主正色罵曰：「都是他這樣匹夫奸謀，我兄妹不睦，我已奏過主上，完愿尋夫，又不是私奔，今日誰敢阻擋你四人倚仗兵威，特來中途害我乎？」正話間，只見前面一聲炮响，由林內一隊生力軍殺出，爲首一員大將北平人也，姓趙名瑩，四將見有準備，回馬便走。趙瑩領兵趕來，殺得唐兵大敗，四散奔走。原來唐兵被石敬瑭預先埋伏，趙瑩一枝軍馬在此接應，一擊而散，折傷甚多。趙瑩收兵，護着公主，與宮娥車馬齊上三關去訖。却說石敬瑭接見永甯公主，夫婦不勝欣喜，當日便命趙瑩爲先鋒，劉智遠爲副將，反下三關，大軍依期而進。又有契丹主差將慕容翰，引兵相助，於是水陸並進，聲勢浩大，前軍已至陝界潼關下。張

雄韓虎正坐，報河東三關石敬瑭索戰。張雄與韓虎商議退敵之策，韓虎說：「我去見他一陣。」遂披掛上馬，領兵出關。問來將何人，敬瑭曰：「吾乃河東節度使鎮守三關，兼天下兵馬大元帥，石敬瑭發兵要上長安，伐無道昏君，下馬歸順，免汝一死。」韓虎大怒，拍馬挺槍直刺，比及三合，被石敬瑭一槍刺於馬下而死。飲軍一半，衆將乘勢殺上潼關，張雄聽得韓虎失守，尋一匹快馬，跑上長安，進朝陽殿，望駕叩頭奏曰：「三關反了，石敬瑭人馬已到潼關，韓虎戰死，搶了潼關，大軍隨後已到長安。」帝聞奏大驚，問左右文武官曰：「敬瑭反入長安，何以退之？」諸將皆默然。從有一少年將軍，突然而奏曰：「臣願領兵活擒敬瑭。」衆聞之大驚，此人非別，乃高思繼。長子高行周是也。廢帝曰：「奈爾年幼，必得一人副之，方可前往。」忽又一將進曰：「臣願同破石敬瑭。」衆視之，乃紹凌人也，姓赦，名守敬，廢帝大喜，即點兵五萬，命二將出師，就拜高行周爲行兵總管，赦守敬爲副總管，即日進兵。探馬回報，敬瑭之兵前隊已到武陵，下寨。行周亦催兵前到武陵，前後分作二寨。當日諸將謂石敬瑭曰：「唐朝遣高行周赦守敬爲將，扎住武陵界口，請主將發兵拒敵。」敬瑭怒曰：「豈此乳臭孩子，豈能爲將與我交戰？」趙瑩曰：「廢帝命孩子爲將，某請擒之。」敬瑭曰：「汝可用心爲我擒來。」趙瑩拜辭欲行。劉智遠曰：「既趙先鋒要去出陣，小將亦願同行。」敬瑭許之。二將即日領兵前進，不題。却說高行周探知敬瑭之兵至近，遂拔二寨之兵齊起，列於武陵山下。敬瑭之兵出馬，漫山塞野，金鼓喧天，兩陣對圓。高行周與赦守敬并副將李超出馬，立於陣前，遙望對陣中，擁出一隊紅旗來，於中兩員上將，銀盔銀甲，駿馬紅袍，左邊趙瑩，持開山月斧，右邊劉智遠，手挺安漢刀，兩匹馬左右馳驟。智遠揚聲大罵曰：「高行周逆豎子，死在臨期，安敢拒敵大兵耶？」行周亦罵曰：「量汝敬瑭，乃例奴鼠輩，你不過一牧馬餓夫，如何擅敢反下三關，加兵於此，自送其死耶？」智遠大怒，躍馬掄刀，直取行周。周挺槍來迎，二人戰上五十餘合，不分勝負。趙瑩持槍躍馬便來攻打，行周敗走。趙劉二將入唐兵陣中，敬瑭與柴硯驢兵掩擊，赦守敬躍馬當先，揮刀來迎，正遇敬瑭，未及一合，被敬瑭刺於馬下。李超見刺死

守敬忿怒愈加，躍馬來迎，又被敬塘槍挑落馬。當日敬塘陣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敬塘軍馬大至，殺得唐兵死者無算。此時高行周折了二將，勢孤力窮，落荒逃去。却說荆劉二將，請敬塘商議云：「如今高行周兵敗將亡，可乘虛劫寨，則唐兵銳氣盡挫，不敢復來拒敵矣。」智遠曰：「高行周雖然折了挾多將兵，南軍甚衆，請俟明日用計擒之。」次日高行周又引軍與智遠交戰，戰上百餘合，智遠詐敗，行周後面趕來，被智遠用拖刀計斬之。石敬瑭鞭鞘一指，大勢人馬一齊掩殺，各路埋伏軍馬同時殺進，各要爭功，無不以一當百，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卓君子評：高行周少年性氣，未及深通韜略，因其宜中智遠之謀。

四八 契丹遣兵助敬塘

此時建塘正在營中養病聽得石敬瑭兵馬大至，且殺傷許多名將，急披挂上馬。時正遇一隊番兵湧至，爲首大將乃契丹主離伽陀，怎生打扮，但見：

金盔雉尾紫櫻飄，鳳翅雙生彩鳳毫，甲控龍鱗金綃白，袍披紅豔豔紅袍，帶更細彎絲綉帶，虎勛勛打虎勛，繚戰靴靴描金，綃金鋪上綉金綃，赤髮髮邊生毛髮，看毛毛內長黃毛，怪眼圓睜睜怪眼，眉如鐵線鐵眉毛，古怪中間真古怪，蹣蹣裏面更蹣蹣。

使一把疾黎鐵骨刀，臂懸彫弓一張，腰插雕翅前一袋，背後皆是北番軍馬，披髮跣足，各使大刀一口。建唐見番兵勢大，不敢交鋒，拍馬而走，被伽離陀一箭射中其項，帶箭當夜先奔到黃沙場，箭槍迸裂而死。後人有詩贊云：

正代英雄史建唐，曾經一戰破梁王。循環天運合歸晉，可惜將軍帶箭亡。

此時石敬瑭得契丹之兵，大獲全勝，唐兵潰亂，各自逃生。契丹主引兵歸虎北口，扎了營寨。敬瑭得唐朝降兵

數千餘人，劉智遠勸敬塘盡殺之。是夕敬塘出見契丹禮畢，敬塘曰：「多感大人兵馬相助，無恩可報。」契丹主曰：「當得相助，共成大事矣。」敬塘并別回營。次日傳令與智遠催軍直抵洛陽城下，週迴四繞，水泄不通。兩城軍民心寒胆裂，並無一將出敵，日夜驚惶，號哭震天。廢帝聚文武商議，馮道曰：「陛下當初輕信張娘娘之言，生此禍端。今公主已轉回營去了，朝中那個是敬塘敵手？爲今之計，陛下莫若求和，重賜金帛，高陞厚爵，方解此禍。」言未盡，石敬瑭兵至城下，索戰。當駕官來奏，帝甚慌張，只得依馮道之言，差吏郭尚書、李安祥奉敕書一道，金銀各十車，綵緞十車，出城來到石敬瑭營外。伺候報石敬瑭朝廷差官來，敬塘令人見李安祥行禮罷，敬塘命坐。安祥起身徐徐曰：「主上開駙馬兵到時，差下齋敕一道，封明公河東一派地方官爵，勞軍金帛二十車，與明公講和，免動干戈，以安生靈。」石敬瑭曰：「皇上不念骨肉之情，囚禁公主，聽信張后之言，如要我休兵息馬，獻出張后，明正其罪，即允其和，如有不然，殺進城中，寸草不留。」李安祥聽罷，再不敢開言，即辭了石敬瑭，帶原物回城。入朝見帝，將石敬瑭言語奏知。帝失色對文武商議曰：「石瑭不肯退兵，此事如何？」言未盡，閃出一人，向前叩首奏曰：「臣願領兵馬，一遭生擒石敬瑭。」不知此人是誰？帝視之，乃國舅張龍，帝曰：「若擒得石瑭，卿就襲其職，鎮守河東。賜卿御林軍十萬，名將二員，李俊常繼忠，卿惟用心。」張龍披掛上馬，領兵出城佈開陣勢。石敬瑭匹馬當先喝曰：「來將何人？」張龍答曰：「我乃國舅張龍是也。石瑭早上馬受死，免污我刀。」敬瑭大怒，拈槍就刺。張龍即架比手三合，張龍力怯撥馬而走。敬瑭趕上後心一槍，落馬身亡。李俊常讓忠各拈兵器來戰，未及展手，突出劉智遠一刀，砍李俊於馬下。常讓忠措手不及，被石敬瑭敬伸出猿臂，捉過馬來。飲軍大半回營升帳，叫刀斧手押將常繼忠斬首，鞬門號令，傳令三軍火急攻城，城下鼓聲如雷，喊殺連天。傳報朝廷，帝慌問國舅見陣如何？當駕官奏道：「張龍領二將出城，俱被敬瑭殺死，折軍大半。今塘敬人馬攻城甚急，要討張娘娘。」帝聞矣，慌張失措。此時丞相馮道稱病不起。帝問誰能出敵敬瑭者，加官倍祿，兩班文武低頭不語，帝無計，哭回後宮。見

張后道：「朕一時不明，囚禁公主，生出此禍。今日國舅出陣，已被石郎殺死，攻城甚急，要討愛卿，此事怎了？」張后奏曰：「陛下不須憂慮，妾有一計，可成大功。長安城郭堅固，一時破不進。陛下明日領文武登城，面見石郎，與他說妾生一公主，纔三日，得停過七日，獻來與你。我這裏一面密遣使臣，在隣郡求急，令他起兵來救國難。量大唐天下，豈無一人仗義勤王者乎？」延至出日，待各郡兵集，陛下親帥人馬出城，裏應外合，與決一戰，石郎可擒矣！帝悅曰：「愛卿此計甚妙。」次日，帝同文武到東門城頂敵樓上，令呼石敬瑭說話。敬瑭正督將士攻城，聞帝宣召，領兵到東門城下立地，仰見帝在樓上問道：「石駙馬，朕未曾負卿，卿如何相逼之甚？」石敬瑭奏道：「臣亦不敢負陛下，只獻出張后，以正國法，臣即退兵。」帝曰：「皇后近日分婉一公主，本滿七日，卿既只要張后獻出，卿便先將人馬退去四十里屯紮，待過七日，即獻與卿，任卿發落。」石敬瑭曰：「陛下既許七日之後獻出張后，臣即退兵四十里外扎營。」不題。帝見石敬瑭人馬退去，暗喜石郎中我張后之計，與文武回朝。帝退入宮，見張后說知，石郎退兵之事。張皇奏曰：「事不宜遲，陛下作速頒敕於各處告急！」帝即寫下數十道告急草敕，差官齎赴各郡去訖不題。且看下文分解。

卓吾子評：公主雖抗禮於后，廢帝不宜聽章臺婦之纒言，利生後禍；及齎金帛割土地求和於臣下，情亦可矜。張后退兵之計甚奇，恐終不免國破身亡。

四九 桑維翰獻策取城

却說石敬瑭安營升帳，與衆將正議論此事，軍師桑維翰向前道：「此乃緩兵之計！延任我軍，待救兵到，裏應外合來攻，駙馬不可不隄防！」劉智遠道：「張后分婉三日，只問公主在宮中，豈不知曾有孕否，詭詐可辨矣。」敬瑭曰：「此言有理！」即請公主問其虛實。公主笑道：「那賤人自來不曾懷孕，今言新產此計，詐也！」石敬瑭亦笑曰：「果不出二人之所料！」乃令公主回後帳，領兵復來攻城。桑維翰曰：「攻城急，則中城死守，反難成功。」

不如將計就計，長安可得。」敬塘曰：「軍師有何妙計？」維翰曰：「城中有故人舒必達，現居排陣使之職。小官修書一封，密令人送去，與他討回書，裏應外合，必成其功。」敬塘大喜，叫維翰修書一封，差的當人逕送入城，到舒必達處投遞。必達將書拆開看，其書云：

鄉故人桑維翰端肅書奉賢契舒大人坐下：一別半采，又隔數年。不才居石駙馬幕下，極蒙擢用，言聽計從，情如父子。今舉兵入朝，肅清妖孽，劍戟凌空，飲馬長河，則乾刀磨巨石則缺，以正制敵，何敵不摧？以斯攻城，何城不克？視長安取在旦夕，自宮殿應居眼前，誠恐兵入城闕，玉石不分，我念故人，趁此時正乃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何不棄無德而就有德，早獻城門，以圖後計。石駙馬感公高誼，必獻官重爵，與國同休，豈不美哉！若待爲軍成功，雖欲從之無由矣。伏乞裁斷，早作定奪。

舒必達看書畢，即修下回書，付差人帶回營中，呈與敬塘，拆開看云：

鄉兄翰示，弟捧誦之，自不覺心神馳於見幕矣。矧此時主上沉湎酒色，上下離心，人無鬥志。趁今夜未備而攻之，弟整兵東門以待，只此回知。伏乞台烟不宣。

石敬瑭看書畢，與衆將商議進兵，整點火炬。天色將晚，大軍離營挨到城下，已近二更。敬塘先差人打深城中動靜，回報東門內隱隱火起，言未畢，又報東門城已開了。敬塘聽報，當先殺入，只見舒必達立在門邊伺候，引着三關人馬一擁進來，喊殺連天，火炬焰光如同白日。四下官軍聞知，河東人馬入城，各奔逃生走。敬唐下令，不許傷百姓，只擒昏君與張后來獻的，重封官職。衆軍聞心，一齊殺入宮中，却說廢帝正與張后在宮中飲酒，聽得外面喊聲，問今夜如何怎的喧鬧。左右報曰：「我主尚在此飲酒，石敬瑭兵已殺入城，各官都走了。今殺入長朝殿，我主快走！」廢帝聽罷，驚得目瞪口呆，大叫：「愛卿我顧你不得了！大唐天下，想是石郎的。」即將傳國璽縛在身上，走向玄武樓中，叫內宮蒼頭，放起火來。一霎時火勢張天，烈燄騰空，可憐一國天子，焚死玄武樓中。同時，

宮娥彩女被燒死者，不計其數。天色微明，石敬瑭叫救滅焚中之火，登長安殿坐下。問駕何在，劉智遠說：「駕見我兵入城，走上玄武樓自焚死了。臣在火燼之中，拾得傳國璽來獻。」石敬瑭大悅曰：「不想頭功被你建了。」又問張后走那裏去，報宮官捉得張后來了。敬瑭叫拿入，跪於階下。敬瑭一見張后，生得絕色，自忖欲留在後宮，以充己用。遂叫張后你因何起妬心，譖害公主，囚禁冷宮。今日拿在此間，有何理說。張后滿眼帶淚道：「非妾敢忌公主，是公主自作，皇上旨意囚禁他。乞附馬赦妾之死，放歸原籍，不願居宮中也。」石敬瑭未決，到有留戀之意。殿前閃過劉智遠曰：「明公因這人舉兵入朝，親冒矢石，軍士勞苦，方得長安。皇上亦因他身死烈火之中，今若復留此人，久後爲禍不淺，速正其罪，以明國典。」石敬瑭尙自不忍捨，桑維翰也不待出令，叫刀斧手押去殺場，不移時斬首回報。後人有詩爲證：

立娼爲后勝綱常，姑嫂相成惹禍殃。敗國亡家皆家子，古今垂鑒細思量。

卓子評：舒必達賣國求榮，引敬瑭長驅入禁，廢帝尙在酒宮中，石郎兵馬殺聲震地，四顧無一忠良。而遇國難，耶放火燒宮，自投煨燼，誠爲天監篡弑閔帝之報乎。張后容貌傾城，音帝不忍害加，幸遠維翰執政，斬除可謂輔弼得人矣。

五〇 石敬瑭長安卽位

却說敬瑭見殺了張后，回嗔作喜曰：「殺得好！」公主來到，敬瑭接入，問公主出宮有何事說。公主道：「妾當初冷宮之時，多得李玉英扶持，故今日得與駙馬聚首，皆此人之功。乞駙馬當報其恩。」石敬瑭卽令宮中尋訪李玉英來，賜他珠冠出入，與公主同享富貴不題。次日，石敬瑭聚集舊時文武，在長朝殿商議，欲訪唐室子孫，迎來接位。舒必達厲聲曰：「大唐已無後矣。天運當屬明公，今日就理國事，何必更訪他人。」敬瑭再三推讓不肯自立。契丹主謂敬瑭曰：「吾不憚三千里遠來相助，幸喜仇家已滅，觀汝器識量，真中原主也。吾欲立汝爲

天子汝意若何。敬瑭曰：「皆賴大王之力，愧甚無德，敢當此大位。」契丹主曰：「不必謙辭，吾意已定。」諸將共勸，敬瑭不能辭。於是契丹主親作冊書，命敬瑭即皇帝位，國號大晉，改元天福。自解衣冠授之。當日敬瑭寫立合同文字，先割幽薊蓟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付與契丹主。爲報醮之禮，仍許歲納錦幣三十萬疋。契丹主受了文字，遂帶人馬，自歸本國，不題却說敬瑭既送契丹回國，自稱號曰高祖皇帝，朝例法制，皆遵明宗舊典。趙瑩封爲翰林承旨，桑維翰爲翰林學士，權知樞密院事，劉智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立永甯公主爲皇后。其餘文臣武將，各各論功陞賞。時藩鎮多有未服，皆懷憂懼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憚竭，百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桑維翰勸晉王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事契丹，訓練兵卒，以修武備，勸課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薄稅，以豐貨財。晉王大喜，嘉納其言。時天福二年二月，洛陽城中軍情告急，信州刺史謝天然表稱王延政稱帝於閩之建州，國號大殷，置宮立妃，反背朝廷，與兵侵犯邊界，動擾南方。當時晉王命誰出師，且看下文分解。

五一 晉王智困土延政

却說王審知乃光州固始人，王潮之弟也。唐昭宗時，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封爲閩王。審知立延翰爲嗣，延翰驕殘暴滅，兄弟被審知養子延稟弑之，血立其弟延鈞，更名曰璘。璘又被其臣李倣所弑，而立福王景爲帝。未及數日，景又爲叔曦所弑。曦既立，驕淫苛虐，建州刺史王延政數以書諫之。於是兄弟積仇猜忌，治兵相攻，互有勝負。閩粵之間，暴骨盈野。曦立方二十一年，指揮使朱文進謀殺之，而自立。閩人共討殺文進，傳自建州。至是延政乃自稱帝，國號曰殷，有平章事潘承佑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蕩滅天理，一也；賦斂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怨歸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將攻臨江，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民資財，流逃者被刑，七也；征果菜魚米利，八也；即位未嘗與鄰通德，九也；宮室無

度，荒淫酒色，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去承祐官爵。參軍雷友金諫曰：『晉以重爵，加封主公，又令鎮守邊隈，不徵錢糧，何若反背，深爲不忠。加之劉智遠善能用兵，威震華夏，當初唐兵尤自懼之，况主公乎？』延政大怒，將友金推出斬之。乃令大將荀琳、虞淳爲先鋒，起八閩軍馬，共得十五萬，於路放火劫掠。晉王聞之，卽遣劉智遠至洛陽，商議起兵。此時劉智遠在長安，星夜赴洛陽，面見晉王曰：『遠宣將軍還朝，別無他事。今王延政負義謀反，不可不誅。』智遠奏曰：『臣部下馬步軍五萬，足可破王延政矣。』智遠舉柴硯爲正先鋒，石燉爲副先鋒。晉王遠送出城，大隊人馬南行。只見旌旗掩日，金鼓喧天，殺奔建州而來。却說探馬飛報王延政，政延略有懼色，卽差人求救於吳越。越王先差董銓爲先鋒，周麟副之，引本部軍二萬五千，前來迎敵。晉軍中柴硯出馬，與董銓交鋒，戰不十合，銓拖鎗敗走。周麟出馬融戰，抵敵不過，亦撥馬而走。晉兵掩殺前來，越兵大敗，退走十五里。小卒報入建州，王延政親自引一萬人馬出陣。延政曰：『誰敢出馬接戰？』只見部下一將姓姚名棠，應聲而出，前來晉兵營前搦戰。劉智遠在帳中聽知，王延政會合起兵來決大戰，乃聚衆將商議。張會進曰：『越兵救王延政者，實圖利也。』智遠曰：『此言甚善！』遂喚副將陳燧、李授，引兩軍去葉坊埋伏。却令柴硯、石燉盡伏精兵爲後應。先撥一萬弱兵，令偏將田芳提領前去誘敵。陣後多載牛馬鎗重，及賞軍之物，四面聚集。當日王延政在中軍，姚棠在左，董銓在右，三軍更不打話。田芳軍馬皆弱，抵敵不住，望風便走。三路掩殺，晉兵大亂。放起號炮，陳燧、李授引得兩軍齊出。隨後柴硯、石燉大率精兵飛奔而來，勢如山倒。劉智遠隨後亦引軍殺至。王延政大敗，奔入建州城。劉智遠令軍士四面圍定，併力攻打。此時越兵退於劍潭，晉兵屯於建業。張會曰：『今延政雖敗，城內軍士屯住不出，更有越兵屯住劍潭，爲犄角之勢，若四面攻打太急，賊必開城死戰矣。越兵若來內外夾攻，吾軍必不獲利。不如只攻三面，容南門與賊出走，而走而擊之，可全勝矣。』智遠曰：『真妙算也！』於是命柴硯撤退南門之兵，只攻東西北三門。各築低土城，示爲久計。却說晉兵攻圍日久，建州城中糧盡，人皆相食。衆欲殺王延政，延政驚慌，卽使其相

謝甫獻城投降。謝甫來到晉營，智遠問汝來欲何爲也？謝甫告曰：「請將軍權退三十里，君臣當自縛而降。」智遠大怒曰：「反賊輒敢輕吾，叱左右推出斬之。」將首級付與從者發回見王延政。延政見了謝甫首級，心中大驚，與文武共議，且奔是夜二更，帶百騎開南門而走。只見悄無兵士，延政心中暗喜，行不到五更，山頭上一聲砲响，當先一軍擺開，中軍劉智遠，左柴硯，右石燉，大喝反賊休走。王延政見有埋伏，落慌回馬。後面喊聲又近，左有陳燧，右有李援，更兼田芳軍馬四面圍定。王延政下馬受縛。晉兵盡已入城，誅殺延政宗黨七十餘人。於是出榜安民，令衆官分地把守，賞犒三軍，八閩悉平。將延政細赴洛陽，面見晉王赦之，封延政爲羽林將軍，奉命聽調。復又賞犒三軍不題。却說流星探馬飛報邊關告急，不知何處兵馬入寇，且聽下文分解。

卓吾子評：八閩君位，子臣弑奪，至王延政自尊稱帝，倨傲悖道，被智遠出師，一鼓而擒。東南一隅，得有安

五二 劉智遠奉命出師

晉高祖皇帝天福三年，鎮州安重榮結連并州鐵龍山強賊孫飛虎作反，搶掠附近居民，聚兵二十餘萬，要來寇長安各處。有本到來告急。帝一日設朝，文武奏知此事。汪太史亦奏毛頭星橫於紫微垣，正應鎮州分野，擧干戈之兆，乞陛下調將誅除。若是遲緩，必有犯闕之禍。帝問誰人可以領兵征討此賊？言未盡，武班中閃過劉智遠，向前奏曰：「臣雖不才，願領兵前去征討。」帝准奏，就加封劉智遠爲鎮兩節度使，總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智遠領旨出朝。次日陞帳，點兵。手下有大將二員，一位姓史名弘肇，鄭州滎澤人，生得濃眉大眼，聲似洪鐘，便一把大刀，重七十餘斤，有萬夫不當之勇。一位姓郭名威，荊州堯山人，身長九尺，膀闊一圍，幼年令人項下刺着雀兒，人皆稱爲郭雀兒，使一根鐵鋼矛，上陣如飛。智遠見二人英雄，可爲心腹之將。當下點兵有二十萬，副將十四員，一聲砲响，大隊軍馬出長安，望鎮州進發。數日行到金井關，智遠傳令，扎下三個大營。左營史弘肇，右營郭威，自居

中營。却說守關將戴禮，幽州人，一名黃文寶，各使一把大刀，人不敢近，乃是孫飛虎戰將。飛虎見二人英雄，令他把守頭關。小軍報到，晉王遣主將劉智遠領兵已到。戴禮商議曰：「晉兵來此，不要與他廝殺，關城險難攻，我與你多設插木炮石，打將去。」黃文寶曰：「晉兵遠來，疲困營寨尤未堅固，待小將殺他一陣。」戴禮阻擋不住，文寶領兵沖下關來，擺開陣勢。晉陣中史弘肇一馬當先，大喝曰：「來將何人！報名好取首級！」文寶曰：「吾乃守關大將黃文寶。」史弘肇聽了姓名，舉刀便砍。文寶急架相迎，戰不兩合，文寶刀法漸漸亂了，抵敵不住，撥馬便走。史弘肇趕上，逼開刀，輕舒猿臂，將文寶擒過來，攢扭馬上，跑回本營，來見智遠，叩頭道：「小將捉得賊將黃文寶在此。」智遠叫將他解上來，問他肯降麼？文寶道：「元帥留我殘生，情願投降，爲帳前一個小卒。」智遠饒了文寶，收爲裨將，不題。却說文寶敗兵走上關，報道：「文寶被晉兵拿去了！」戴禮曰：「文寶不聽吾言，自取其禍。」傳令關上多設砲石弩箭，山僻處砍伐樹木，塞斷小路。再差人往鎮州求救，兵相助不題。却說劉智遠令史弘肇帥兵攻關，關上砲石弓箭如飛蝗下來，人不敢近，打傷八馬。回報智遠，智遠叫文寶商議道：「此關還有別路，通得鎮州麼？」文寶說：「只有二條路，近北山可通鎮州，鐵龍山只恐將樹木塞斷，不能前進。」智遠問文寶有何妙計，可得此關。文寶曰：「守關將戴禮頗有機謀，若只是攻關一年也過不得，除非用詐降之計，裏應外合，方能成功。」智遠曰：「我意欲你行此計如何？」文寶道：「蒙元帥不殺之恩，小將願往見戴禮，說他今夜來劫營。元帥埋伏兵馬，接應取關。」道罷，卽披掛上馬，引原降步兵二十餘人，逕奔上關，看他此計可成，且看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慧星犯於紫微垣，分野在鎮州，正應強雄侵犯。劉智遠寇師一出，卽擒黃文寶，赦其死，而裨將文寶，安得不弛謀盡忠報効？

却說黃文寶授計，隨引人馬行至關下，已是黃昏時候，大叫開關，軍人在敵樓上認得是黃文寶，報知戴禮道：『夜間難認真假，且莫開關！』又報文寶走脫晉營，有機密事說戴禮乃自引衆人來關上看，果是文寶。戴禮令人開關放入，黃文寶帳中見戴禮，羞愧道：『不聽公之言，被他拿去，暫時順降，欲乘便燒營，未得機會。今聽得長安報來，晉王病重，要召回劉智遠商議國事，晉營得此消息，各人收拾準備起行，不其提防，被臣偷得一匹快馬，脫身而回。趁晉王兵歸心亂，人無鬥志，今夜我與兄統領軍馬，劫他營寨，必成其功。』戴禮道：『只恐是晉人之計。』文寶曰：『小弟親聽如此消息，有何計哉！我領步兵先行，兄急隨後救應。』戴禮依其計，即時拔寨起行劫營，却說劉智遠令史弘肇領兵五千，埋伏關下，等他兵一出，即乘勢殺入奪關，此便是你頭功。史弘肇說：『文寶降未知心腹，元帥自須斟酌。』智遠道：『只依我軍令自有分曉。』史弘肇不悅，引兵去了。智遠傳令，着軍將四面埋個聽候火炮一响，四下殺進，只留空營等待。且說黃文寶引兵先行，戴禮隨後亦到。時將三更，文寶道：『晉兵三個營寨，我劫左營，兄劫右營，殺到中營取齊。』戴禮道：『兄弟所見有理，你可先殺進。』文寶匹馬當先，大叫一聲，劫營殺進去。戴禮也殺人右營，見是空營，自思莫非晉兵去了，復殺到中營，不見文寶，戴禮却令人去探回報文寶不知那裏去了。戴禮大驚曰：『誤中奸賊之計矣！』急令催兵回關，忽晉營內大炮震天，光照山川，四面八方，晉兵蜂擁而前，戴禮不敢戀戰，殺開一條血路，走到關下，關上炮火齊點，一將大叫戴禮如何不降，取關者，史弘肇也。戴禮見了，不敢望南走，勒馬奔西路殺去。前遇着郭威阻住，兩馬相交，比及三合，被郭威一矛戳死馬下，餘衆盡降。郭威收兵到金井關取齊。天色已明，智遠領大軍入關安民。郭威史弘肇各獻功畢，史弘肇問曰：『元帥爲何知文寶此計可成其功？』智遠曰：『文寶初降之時，我觀其才貌是個好漢，故釋之，委爲將以安其心，全非關原是他守，必熟知地勢。吾故問他求計，彼獻其計，出乎本心，使他人知何進關，惟文寶可成此功，用之而無疑。吾不負文寶，文寶當負吾乎？今得此關，勝用數萬人馬之力矣。』史弘肇拜服曰：『元帥深謀遠識，我等』

皆不及也！智遠傳令進兵，一聲炮响，大軍離了金井關，行了數日，望鐵籠山不遠，智遠下令安營。却說鐵籠山孫飛虎把守，部下有四員副將，一名蕭龍，使一桿方天戟，一名蕭驕，用一把大刀，至親兄弟，澤州人也，原亦綠林中出身，孫飛虎招來相助。又二名，一名曾傑，一名劉真，皆鄆州人，曾傑有智謀，劉真通武藝，安重榮表二人爲押衙，將差來與孫飛虎同守此山險要之地，嚴加守把不題。且看下文分解。

卓吾子評：得黃文寶一人之力，不費張弓隻箭之勞，金井關亦唾手而得，實智遠有先見之謀歟。

五四 孫飛虎拒鐵籠山

却說孫飛虎鎮守北山，又得四將同心協助。這山原名鐵籠山，只有東北兩條路，東路當中通鎮州，北路過去通井。四下皆是高山，周圍似座連城一般。若有五六百人山頂守住，任有十數萬人馬，攻擊不得。孫飛虎正坐中軍，小軍來報晉兵到。飛虎與衆將曰：「日前金井關戴禮，差人鎮州討救兵，今救兵未去，金井關已失。大勢人馬又來，到此鎮州，以我兩處爲咽喉之地，一處不保，此處如何抵敵？」曾傑向前道：「將軍依小將計，只要守不要戰，我聽得劉智遠部下二將，一人史弘肇，一人郭威，皆有千軍之勇，若與他廝殺，必難取勝。我這里有十年糧草，數萬精兵，只須嚴守把住路口，多設鹿角砲架，以防攻擊。他大軍遠來，糧草難以支應，不消一月，必思回軍。乘他困餓而去，我出精兵襲之，決無不勝。」言未盡，閃過蕭龍向前道：「曾兄如何這等怯弱？今晉兵臨境，百姓驚惶，趁其營寨未定，正宜與他一戰，殺退敵軍，以保百姓。方顯英雄！末將兄弟出馬，一遭生擒，弘肇與郭威來獻。」孫飛虎撥與他兵一萬，蕭龍蕭驕二將披掛上馬，耀武揚威，領兵出陣，衆軍發喊，巡哨軍卒報入中軍。却說劉智遠正在帳中，報有人索戰，智遠問誰去迎敵，帳前閃過郭威道：「小將願往！」智遠撥與他兵二萬，郭威披掛綽矛，上馬出陣前，見有兩員將官，怎生打扮，有詩爲證：

對對紅旗間翠袍，爭飛戰馬轉山腰。
日烘旗幟青龍現，風擺旌旛朱雀搖。

二隊騎兵誇勇猛。兩員強將逞英豪。蕭龍左手方天戟，右手蕭龍偃月刀。

蕭龍一馬當先問來將何名。郭威曰：『吾是晉元帥劉智遠部下大將郭威問爾何人。』蕭龍曰：『吾是總兵帳下牙將蕭龍。』蕭龍舞戟便刺。郭威用矛刺死蕭龍。蕭龍起來報仇，被郭威一調，打中腦蓋而死。敗兵走回，報知孫飛虎。蕭家兄弟被郭威殺了。飛虎大驚，得令緊守隘口。智遠無計，悶悶不悅。郭威勸安營圍召之，却說安重榮聽得智遠過金井關，如坐針氈。牙將張孟孫劉納降，董珂向前曰：『末將有一計，可成其功。』契丹手下有一個宰臣名阿思恭，大王可修書一封，遣人將金寶送與他，見契丹主說情，願納貢。只要令人入晉，與晉王說，調回劉智遠軍馬，再結契丹主，叫他相助入馬，殺入長安，奪取晉朝天下。安重榮然其策，即遣張雄李勇逕赴大遼，見阿思恭，道知阿思恭得了金寶，次日見契丹主，將安重榮事奏知。契丹主遣使喬榮齎詔入朝，要晉王調回劉智遠人馬。晉王問羣臣此事如何。桑維翰奏曰：『既契丹主有詔書來，陛下可當依允。』景延廣曰：『不可！鎮州作反出師，以正其罪。近日捷報，功在垂成，今若調回，將前功盡棄，致後來之禍。陛下且把詔書停下。』尙書李松亦勸調回軍馬。晉王正遣使命前往邊鎮，不想延廣先差人去見智遠，不要回兵。智遠得知，正與衆將計議，忽報朝廷差使命齎詔旨來召班師，計議收軍。且看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智遠之兵威，勢如破竹。孫飛虎安重榮聞風束手，計窮力竭，求救援於契丹，委曲全身。景延廣拒使不從，爲寇反叛者難免巢破伏誅。

五五 史弘肇活捉飛虎

智遠接得詔書，心中不悅，進退兩難。正在疑惑不決，史弘肇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功在垂成，而詔班師，他日之禍，自今日始矣。』兵貴神速，只管進兵，平復鎮州。班師而回，隨朝廷發落。智遠得令進兵，史弘肇手執團牌登山，先砍數十餘人。郭威從後一躍上城，史弘肇捉了孫飛虎。郭威一箭射死劉真，曾傑正走，被晉兵砍爲肉。

泥，放火燒了營寨。智遠叫刀斧手斬了孫飛、虎號令。大軍來到鎮州，重安榮嚇得魂不附體，與衆商議，再差人結納契丹主來相助。一邊令張仲達出馬，與史弘肇交手數合，被史弘肇一刀揮作兩段。大軍圍了四門攻打。報安重榮、張仲達被殺死，人馬困了城池。安重榮半晌無語。董琦說：「明日主公親臨陣，末將願爲先鋒。」張仲德回府尋思無計，不如自盡，免被晉人所辱。逕入後園，投綠河池中而死。安重榮領兵將出城，報知智遠。智遠出陣，大罵反賊下馬受死。舉安漢刀就砍。有安重榮副將周虎，舉鎗急架，又被智遠斬於馬下。安重榮便走，智遠冲入北陣，郭威遇着董琦，一矛刺死。安重榮走入城中不出。智遠一連困了四十餘日，時乃六月，城中無水，多有思獻城者。牙將胡衍見城中乾暴，與衆商議，寫書拴於箭頭上，射入晉營，通信息。裏應外合，取城。智遠待書，即傳令衆軍接應。三更時分，胡衍引衆開了水城門，放起火炬，大叫晉兵入城。史弘肇先殺入城中，安重榮驚惶，匿在民家躲避。天明，智遠入城安民，胡衍請罪。智遠說你有獻城之功，免罪。民家獻出安重榮。智遠令囚起解回長安。次日，智遠撥將守鎮州，傳令班師。到長安，朝見晉主，奏知平復鎮州。晉主大悅，旨下斬訖安重榮，將首級函封，差使送去。見契丹主，封智遠爲邠州太原府節度使，便往鎮守太原去了。却說契丹主見送安重榮首級來，大怒曰：「石郎爲天子，從何得來？即發使回見石郎說，吾有帶甲二十餘萬，若再如此違吾言語，即統兵來中原立他姓爲君。」使命諾諾回長安，將契丹主之言奏知晉主。晉主不悅，退入宮中，憂煩成疾。大臣桑維翰等入宮中問安，晉主流涕曰：「不濟事矣！」坐臥不安，夜見強魂來宮中索命，病勢沉重，漸漸危篤。差使捧詔宣智遠入朝。天福七年，劉智遠班師還到洛陽，入宮朝見晉主。晉主曰：「朕忍死以待卿，得今日至，庶無遺恨矣。」智遠曰：「臣在建州待手詔，聞陛下龍體有恙，恨不能插翅飛至左右，省視陛下。」晉主宣齊王重貴、并皇后張氏、宰相馮延巳及景延廣等，齊至御榻之前。晉主曰：「朕太子重睿，年幼不堪掌社稷之重任，今國家多難，宜立一君以安人。幸有皇姪重貴，可居此位，願汝卿以伊尹周公之心爲心，俟重睿稍長，傳位與之。誠宗廟生靈之大幸，亦吾家之大幸也。」

言訖，齊王近前，復指劉智遠曰：「汝衆臣爲證，此位當還帝睿，毋負朕心。」智遠流涕，衆皆傷感。晉主曰：「不能言，須臾而前。」時天福七年正月，上旬也。年五十一歲，在位七年。史臣讚曰：

晉主以唐朝棘櫛之親，地尊勢重，迫於猜疑，請兵契丹，賂以州邑，而取人之國，以中國之君，而屈身夷狄。玩好珍異，旁午道途，小不如意，呵責繼之。當時朝野，莫不痛心，而晉主事之，殊無赧色。夫以古人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猶且不爲，况付夷狄以伐中國，又從而取之者乎？綱目書晉主尊號於契丹，契丹加晉主尊號，所以着中國事夷狄，首足倒懸之極。其燕契丹而賤敬瑭也甚矣！

逸狂有詩責晉之君臣云：

智短才疎石敬瑭，閨闈嫌隙禍蕭牆。結連北虜顏何厚，反下三關罪莫當。

屈膝稱臣甘恥辱，請封割地壞綱常。奸臣阿附桑維翰，十二年來盡滅亡。

卓吾子評：晉主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盡明言之，乃含糊不對。骨肉未寒，乃違顧命，其視瞬息爲何如？

五六 立齊王重貴爲帝

是日晉主卒於正殿，馮道景延廣二人輔政，卽立齊王重貴爲帝，改元開運。太子重睿，養在宮中。自立新君後，謚晉王爲高祖皇帝，尊張氏爲皇太后，葬高祖於顯陵。此時劉智遠出鎮晉陽，却說晉高祖初卽大位，乃契丹所立，事之甚謹。至少主卽位，景延廣與衆人商議云：「今高祖晏駕，告哀契丹，不復稱臣，衆皆然之。契丹主聞此大怒，未及數月，延廣又因番使，未幾得說明歸報契丹，言：『先帝是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新君乃中國所立，與我國無與，是宜爲鄰稱外足矣。』如若發怒，准備斷殺。更有十萬橫磨刀劍以待。桑維翰屢諫遜辭以謝我國，每爲景延廣所阻。」於是契丹聞此消息，卽點三軍渡河入寇。契丹曰：「所慮者劉智遠，現屯兵鎮守太原，恐出兵斷吾之後。別遣御弟偉王爲元帥，李得杜彪爲先鋒，領兵五萬，先攻太原。」領大將趙延壽、楊光遠，統兵十五萬望長

安進發。却說偉王人馬到太原下營。劉智遠聽知，郭威進曰：「此必契丹主興兵入朝，恐吾遠截其後，故先來攻太原。未將見陣一遭。」郭威披掛上馬出營，與樊彪交戰，被郭威用矛刺死，殺軍大半。敗卒回營報偉王，樊彪被郭威刺死。偉王大驚，李得叩頭道：「小將願往擒賊。」隨出馬陣前搦戰，智遠聽得，令史弘肇見陣。郭威引一枝兵從西路去，抄出遼帥總營放火。李得與史弘肇交馬一合，被弘肇一刀劈落下馬，遼兵大敗，奔歸營寨。只見營內放火，偉王匹馬逃生。郭威領兵從營後殺出，偉王慌張，被郭威一矛刺死。遼兵殺了大半。郭威與史弘肇收兵回見智遠，差人打聽契丹消息。却說契丹主兵正行，報偉王軍馬盡被智遠部下殺了。契丹主大驚曰：「智遠必乘勝而出，使吾無葬身之地。」趙延壽告道：「我主不必憂愁，可再差耿雍屯在柳河川守把，以防太原兵出。」契丹主聽說，差耿雍屯在柳河川守把去了。日領兵到具州圍了城池，守具州 吳辯引兵出城，與楊光遠比手三合，吳辯力却走回。楊光遠趕上乘勢殺人城中。吳辯自料難以脫身，投井而亡。契丹主入城住扎。次日人馬濟至陽下寨，却說幼主即位以來，不理國政，與景延廣日夕在後苑飲酒取樂。一日正飲間，報契丹主引兵入寇，破了具州，不日到長安了。幼主大驚，延廣奏曰：「我主無妨，只遣大將杜威領兵前去迎敵。」杜威受命，同副將二員，李穀、張英，領兵十萬，到濟陽安營。李穀獻計，令衆軍砍伐樹木，置水中作橋以渡。我引一支兵抄出他營放火爲號，可成大功。杜威不聽。李穀欲領兵出營索戰，趙延朗一馬當先，與晉副將張英交鋒，趙延壽舞刀相助，李穀也舉鎗來迎。正戰之間，忽一陣大風，把晉軍旗號吹倒，衆軍不能睜睛。延壽乘風勢殺來，李穀馬失前蹄，被延朗捉了。延壽一鞭打死張英，杜威自縛納降，收拾軍中去了。契丹饒了李穀，不殺。傳令大軍直殺到長安，離三十里下營，報幼主 杜威降虜，我師大敗，全軍皆沒。幼主嚇得魂不附體，右丞相李松奏曰：「契丹主所恨者景延廣，把景延廣斬首級獻契丹主，再求稱臣，以保社稷。」幼主不從，回宮自尋個去處，放起一把火，燒着翠雲樓。幼主望火中一跳，却得一人救起，不知性命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馮玉乘勢弄權，朝政益壞。契丹大舉入寇，晉主在苑中調鶯，辭不出，執政桑維翰以知晉氏不血食矣。

五七 幼主稱臣降契丹

時救起幼主者，乃侍御官彭義也。幼主半晌方醒，義泣奏曰：『不如從李松之議，即便遣使見契丹主乞降。』幼主差李松齎表章，逕到契丹營中，奏曰：

孫男石重貴，禍至神惑，運天亡，情願乞降以全生靈。今特奉表大皇帝行營，早整車駕，孫男臣伏道以俟，早賜炳照！

契丹主看畢，大怒罵道：『晉主負盟背義，吾必斬之，方消此恨。今將李松監在營中。』退入帳後，有述律太后見契丹主怒，乃勸道：『今便將幼主弑之，爾亦不能爲中國之君也。不若准其納降，回兵歸國。』契丹主自思，所言有理，即放李松，叫晉主准備來降。李松回見幼主，將契丹言語奏知。晉主只得含淚迎親，接契丹主進城走馬登殿。幼主率羣臣拜伏階下。契丹主叫左右將重貴袍脫去，只穿素服，發去封禪寺，聽候改過。景延廣契丹主怒，恨指着罵道：『致兩國不和，皆爾所爲也！』令將檻車囚起。延廣受辱不過，夜間用劍插入咽喉而死。且殺死桑維翰。契丹主憐他是個忠臣，令人葬之於城東。却說晉幼主與太后被監寺內餓了數日，太后使人問僧求食，僧曰：『遼兵四下看守，要害你母子，不敢獻食。』俄有使報契丹主降封晉主爲負義侯，同太后徙居黃龍府，即日就行。晉主在位五年，自高祖至是凡二帝，一十二歲而亡。按史臣斷曰：

晉主捨桑維翰之忠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排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顧謂國勢無虞，驕奢益甚，四方貢獻，皆歸內府，廣置宮室，至崇飾後庭，賞賜伶優，多寡無算。委任馮玉，倚勢弄權，賂還輻輳，朝政日壞。當旱蝗水潦，國脉如線之時，方且遣使括民之穀，刻民之財。迨夫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調鶯御苑，排

阻人言。遂使哭聲震天，橫屍蔽野。其君束手就縛，其臣計籌伏辜。迹其人謀，豈不幸哉！

開泉讀此有詩嘆云：

稱臣割地非天命，晉主當年孕禍胎。維翰遙辭延廣阻，身亡國滅可哀哉！

是東方盜賊蜂起，互相爲亂。契丹主乃召晉朝百官諭之曰：「不意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今天時炎熱，不便用兵，待歸別有良策，守此地耳。乃以蕭翰爲節度使，留守洛陽。是日拔寨而歸。之晉之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金寶以行，遠近之人見者無不下淚。且看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桑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割關以增賂耳。此豈可以救目前，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

五八 漢主謀殺史弘肇

却說劉智遠，封爲北平王，鎮守河東。却以諸將勸智遠稱尊，以號令四方。智遠不從。及聞晉主北遷，又稱說欲出兵并州迎歸晉陽，命揮使史弘肇集諸軍商議，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平天下者，非吾主而誰？宜先止位號，然後出師。」於是衆軍三呼不已。智遠曰：「虜勢尙強，吾之軍威未振，當建功恢復王室，迎立新君。汝士卒何知天命有在耶？」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智遠曰：「此天意也！大王不乘此以取中原，人心移，則受他人所制矣。」智遠從之。是時契丹遣將劉願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候章謀曰：「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劉願，舉陝城以歸之，天下首倡，以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皆此計甚妙，可速行之。至是王晏趙暉候章等持刀直入帥府，共斬劉願，擧頭降於智遠。智遠乃卽帝位於晉陽，復遷於梁。諸鎮多降，國號曰漢，改元乾祐，更名曰果。封楊邠爲同平章事，封郭威爲鄴都留守。威辭行之時，言帝曰：「親近忠直，放遠奸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帝之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於疆場

之事臣願盡心以報陛下。」漢主歛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人民困斃，乃號令邊將，謹守疆場，嚴加巡警，毋得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漢主在位方二年，忽染惡病，崩於正寢。羣臣發喪舉哀，遂迎立太子劉承祐。卽皇帝位，稱號隱帝。承祐年方十八，卽位之後，謚漢主爲高帝。尊母李氏爲皇太后，葬高祖於睿陵。卽說隱帝卽位以來，日益驕縱，政非己出。早時樞密副使楊邠、宰相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直尙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餽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王章招撫遺黎，供饋不乏。國家粗安。弘肇嘗謂：「治天下須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子？」王章曰：「若無毛錐子，財賦從何而出？」於是將相始爲仇隙。時隱帝左右，盡皆寵幸之人。用事。太后親戚執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之弟李業，求爲直徽使，不得，心甚怨望。與閔帝卿、文進、郭允明、劉銖數人，皆有寵。久不遷官，各懷不忿之心。恨昔執政之人，時隱帝除喪聽樂，厚賜伶人，以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邊苦戰，受盡汗馬之勞，猶未有以賜之，汝有何功，而得此乎？」卽命盡奪之。隱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忽一日，邠與弘肇議事於殿前，曰：「陛下但禁聲勿語，凡百事，臣等自有公道處之，必合於理，豈勞聖慮乎？」隱帝每聽之，憂悶不已，積恨在心。於是左右之人，相共譖之云：「邠等執法自恣，終當爲亂。」隱帝從之，遂與李業、文進、匡贊、郭允明謀誅邠等。以此事入奏太后，太后曰：「此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共議。」帝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恐其懦怯誤人故也。」太后堅執不可。隱帝怒曰：「國家之事，非閭閻所知。」遂拂衣而出，復與數人商議，定下計策。先埋伏甲士數千於廣政殿。正值邠等入朝，衆兵一擁而出，喊聲鼎沸，刃向前，殺邠與弘肇，及王章於東廡下。此時隱帝急宣衆文武，齊至殿下，親諭之曰：「楊邠、史弘肇等欲能大逆，朕故殺之，與爾等各無干礙。」邠等尙有阿附親黨，各出鎮外部。帝遣使收捕盡殺之。以除後患。衆臣皆曰：「邠等謀爲不軌，陛下殺之，正合其理。臣等安敢復生異心。」隱帝卽日遣供奉孟業齎詔密至鎮甯，令李洪義殺弘肇餘黨。步軍指揮使王殷冊分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謀殺郭威，及監軍王浚、李業。

秦隱帝曰：「郭威王浚二人，家屬皆在京師，可使人執下監之。二人若知，先除內患矣。」隱帝大喜，便差劉銖領兵抄殺郭威王浚家屬。銖爲人極其慘毒，領兵至彼，合家老幼，無一得免者。復遣李洪建抄殺王殷家屬。洪建但使人守視，仍與之飲食，却說孟業行了數日，已至檀州，使人報知李洪義。二人接見，孟業悉以前事告之。洪義曰：「主上無德，妄殺大臣，此取亂之道也。若果如此，則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卽將孟業監下，使人請郭威以詔示之。威見詔大驚，遂召魏仁沛同來視詔。郭威請仁沛曰：「帝無道，謀殺大臣，復欲使齎詔前來，遣殺吾等，此事若何？」仁沛曰：「且勿自慮，公乃國之大臣，功業昭著，加之掌握大兵，據守重鎮，一旦爲羣小所窺，禍出非意，此豈辭說所能辨解。時勢如此，豈可坐而待死乎？」郭威曰：「吾亦知此道理，爭奈未有奇策，猶豫不決。」仁沛曰：「如何難決？今日進則有生，富而且貴，退則有壘卵之危矣！不如乘此機會，衆人必然相助，何難決之有？」郭威曰：「汝言有理，深合吾意。」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邪等冤死，及有密詔之故。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復受托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獨生？若等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獻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明公是何言也？今天子幼小，此必左右奸臣所爲也。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尙得安乎？衆等願隨明公入朝，白訴洗蕩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奸計所害。」趙修己曰：「明公徒死無益，今日之計，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之也。古人云：『天與弗取，反受其殃。』不可失此機會。」是日衆論紛紛，咸意遂決。乃留其養子郭榮鎮守鄴城，遣郭崇威領兵前驅，自領大軍，兵將至封邱，探馬報入洛陽，隱帝大驚，急聚衆臣商議，遣慕容彥超領兵拒之。時彥超方食，卽捨匕箸入朝，隱帝悉以軍事委之。慕容彥超曰：「郭威之兵，其鋒甚銳，誰與對敵？其部下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門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若待兵臨城下，則吾等死無葬地矣。」隱帝乃遣侯益與閻晉卿及吳虔慕慕容彥超率領禁軍，直趨檀州，不知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郭以廩實兵強，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鎗大劍，爲可定家國，納賂尋權，忠誠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

五九 郭威爲衆加黃袍

却說郭威兵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引兵相助，合於一處。郭威心有退兵之意，諸將皆曰：「國家大事，在目前，目下一舉，明公何退縮耶！國家負公，公不負國家，所以萬人爭等，如報私仇，侯益輩何能爲乎？」於是衆皆踴躍前進，軍聲大震。次日兵至梅坡，札了營寨。隱帝聞郭威兵已甚近，心甚駭驚，再遣袁義劉重進師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隱帝欲自出領軍，太后止之。忽有報郭威兵來搗城，帝命彥超出馬，喚敵兵打話。威遣李榮出陣，與彥超交鋒，約戰十餘合，彥超料敵李榮不住，撥馬走回本陣。李榮縱馬追襲，被兩翼兵射住，榮遂退回。當日彥超罷兵，部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銳氣頓挫。軍侯益等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戰敗，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隱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次早將還宮，入至京化門，劉錚已在門上拽弓搭箭，來射隱帝。帝躲過，急勒馬奔回西北。比及到趙村之時，後面追兵已至。隱帝見勢迫，遂下馬步走，爲三兵所執。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等皆自殺。郭威自迎春門入，至私第，諸軍入城，大掠一番。次日文武百官朝於太后，具奏稱禪國事。王殷請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早立明君，以安天下！」太后下詔，迎立隱帝之弟河東節度使劉斌，卽皇帝位。此時斌尙未至。正值契丹入寇，太后遣郭威督大軍擊之。威至澶州，將發之際，將士數千人，忽次驚恐，急令閉門。將士踰垣而入，曰：「天子須待中自爲之，然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言未盡，只見一將官，以一面黃旗袍於郭威身上，共挾抱之，聲聞數十里，因擁威南行。威乃感太后盛恩，奉漢之宗廟，事太后爲皇太后。乃下詔廢斌爲湘陰公，卽命郭威爲國。百官及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威遂廢漢。漢傳二帝，歷年四歲。辛亥，漢遂亡。史臣評曰：

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勝之地，屬胡主北旅，中州乏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疏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速，未有若茲也。吁！哀哉！

却說郭威乃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婿，一日窺於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此人爲誰？有識者告曰：『從馬軍使郭雀兒也。』柴氏欲嫁之，父母曰：『汝乃皇帝左右之人，當歸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等之人？』柴氏堅不他適，意歸於威，威既即位，自謂乃周毓叔之後，國號後周，稱爲太祖高帝，大赦天下，以元廣順元年，封柴氏爲皇后。周主無子，乃立妻兄柴穿禮之子柴榮爲嗣，封榮爲晉王。此時劉崇稱帝于晉陽，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斌，崇大喜曰：『吾見爲帝，吾復何求？』復聞斌死，遂自稱帝，所有并汾析代嵐憲降蔚沁潦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珙爲華國平章事，謂其臣曰：『朕承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願我是何天子，爾曹是何節度耶？』國號北漢。却說周主在鄴都之時，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翰侍事晉王榮，榮鎮檀州，以翰爲牙將，榮入尹開封，翰請問曰：『立王國之儲嗣，萬民之所瞻仰，昨聞主上得沾一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于外邦？若一旦變作，誰肯爲之主耶？』榮聽言大驚，遂欣然回關，問主疾篤，乃詔晉王聽政。周主戒曰：『昔吾西征之時，見大唐十八陵，無一陵不遭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後，當衣以紙衣，劍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璧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願，勿使勞役百姓。既葬之後，募近陵之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官，勿用宮人，勿作石羊石虎石人石馬，惟刻石置陵作誌。』周天子生平好約，遺命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故違吾旨，吾不福汝矣！言訖大叫數聲，氣絕而殂，年五十三歲。時廣順三年二月上旬也。史臣斷曰：

周祖兩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毀漢宮玉器皿，立詔翰法，定稅租

度法罷戶部營田除阻牛課；又如曲阜謁孔子祠，復理其墓。况有下浚以贊車事，范質以定法度，李穀以尊上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爲有足稱者，故先儒稱其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然其既以文身而甘心從之，而又偶然獨處天位，則是黃屋中居一鯨人耳，何以令天下衆庶乎？觀其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周祖之自處亦明矣。

周祖既殞，殮於偏殿，百官有司哀鳴。至其平章事范質曰：『主上晏駕，天下震動，請早立嗣君，以承國統！』乃請晉王榮卽皇帝位，稱號世宗皇帝，改元顯德。晉王本姓柴，時年三十三歲，封馮道爲太師，後四月葬周主於祈鄭，諡曰太祖皇帝，尊皇后吳氏爲太后，人養老宮，大赦天下，却說北漢王劉崇，聞周主已殞，乃大喜曰：『郭威篡吾家天下，每欲復仇，未得其由，今郭威已死，我無憂矣！』卽遣使厚賂金帛，請兵於契丹。契丹主遂遣大將楊衮率領萬騎前來助戰。北漢主自帥三萬人馬，殺奔洛陽邊關，累累告急，世宗聽知，聚羣臣商議，欲自將兵以禦之。羣臣奏曰：『不可！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殞，必不能前來。陛下初登大寶，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臨。只遣一員大將禦之足矣，安勞聖駕，以親討乎？』世宗曰：『不然，崇乘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力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故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但如推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如山否？』世宗不悅，惟主簿勸車駕行，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卓吾子評 世宗以北漢未服，則親冒矢石，期於必克，亦可謂英雄之主矣！

六〇 周世宗禪位宋祖

當日世宗行兵之次，但見旌旗蔽日，劍戟凝霜，人如猛虎，馬賽飛彪。不日已至澤州，安下營寨。北漢之兵屯於高平之南，世宗命先鋒擊之，北漢兵退十里。周世宗疑其遁去，催諸將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世宗志氣亦

銳乃命白帝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順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兩陣對圓，周將出馬，北漢將楊裘挺鎗來迎。兩下合戰未久，忽見周之右軍，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走，餘兵大潰，約有一千餘人，皆解甲高呼萬歲，降於北漢。世宗見兵勢危急，遂親冒矢石，引兵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安得不致死乎？」衆皆默然未答。匡胤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吾觀賊氣驕暴如此，力戰可破也！公急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兩下夾攻，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於是二人各帥精兵二千出戰，匡胤此時身先士卒，衆兵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裘亦不敢援。北漢主收兵北走，僅得生入晉陽。此時殺得漢兵屍滿山谷，委棄御物及鎗軍器械之類，不可勝計。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獲全勝，與士卒稍稍復還。世宗欲肅將令，即收愛能何徽及部下七千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倒奔者無他，是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請功耳！」諸將默然不答。周世宗大怒，喝令武士盡皆斬之。自是驕將悍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有詩爲證：

五代紛紛積弱餘，驕軍賣主主何如？高平自是樊何斬，從此軍容有丈夫。

是時永德盛稱匡胤智勇，擢爲殿前都虞候。此時顯德六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騰湧，平地水深數尺。周太祖陵上松柏盡皆拔起，直從空中飛來。外城南門外倒車於南路，因此受驚得病。至九月漸危篤，乃召魏仁沛同平章事，加趙匡胤爲檢，一同聽政。復召諸臣至御榻前，托孤，更囑以後事。世宗遂崩。年三十九歲，在位六年。初，世宗雖在藩，多務韜略，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

按五代史，世宗以柴氏子入繼大統，蓋至此而周之國姓一變焉。即位之初，憤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真中原之主也！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之不行。上陵下僭，首誅樊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變弱爲強。因敗爲功，乘勢逐北，至太原，歸而整衆，銳意進取。於是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文之

聲震嚮夷夏，可謂雄傑！近世以來，未之有也。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賦圖，乃詔頒圖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豈小小哉？迹其注意元元，留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爲最。使其大假之以年，其成就蓋未可量也！

當日衆臣請太子宗訓卽皇帝位，稱號恭帝。宗訓年方七歲，范質、魏仁浦效伊尹、周公輔幼故事，封趙匡胤爲歸德節度使。趙匡胤涿郡人也，父名洪殷，爲洛陽禁衛將校，娶杜氏，生匡胤於甲營時，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日不散，時人謂之香孩兒。胤少從辛文說學，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世宗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樹立大功。世宗一日於篋中得書一本，中云：點檢作天子。世宗大驚，呼張永德爲點檢，遂遷之，而易以匡胤。是時人報河東劉鈞結連遼兵入寇，恭帝遂命匡胤領兵。此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軍校苗訓在營中，望見東北上日下復一日，黑光相盪，駭然大驚，且指曰：「此天命也！」正值黃昏左側，兵至陳橋驛，軍士相聚，皆曰：「主上幼弱，我等奮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此爲上策。」衆皆然之。卽日厲聲一呼，皆袒臂相從，環列待旦，而匡胤醉臥，實不知也。比及天色微明，軍士皆環甲執兵，直叩寢門，匡胤覺寤，慌問其故，諸將答曰：「每等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諸將相與扶出，披以黃袍，山呼齊拜，掖之上馬，擁還治來。匡胤此時拒之不可，乃攬誓子諸將曰：「汝等自謂我爲天子，若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爲也。」衆皆下馬跪曰：「願受命令！」匡胤曰：「少帝及太后，我曾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撈掠，用命則重賞，不然則族誅矣！」衆皆喏喏連聲。於是整軍自仁和門而入，秋毫無犯。時周侍衛指揮使韓通，謀帥衆禦之，被軍校王彥升所殺，并戮其妻子。當匡胤退居公署，宰相范質、王溥詔崇元殿集文武官僚，日暮時方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水旨陶穀所撰禪詔，出諸袖中，遂用之。祝曰：

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

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資，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懋懋焉。大地神鬼，享于有德，謳歌訟獄，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左右按周之國，凡三君兩姓，歷九年而宋興焉。

諡詔已畢，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聽受。宰相掖陸朝元殿，服袞冕，卽皇帝位，稱號太祖皇帝，羣臣朝賀。改周顯德七年爲建隆元年。以所領鎮爲宋州歸德軍，國號曰宋。奉周恭帝爲鄭王，封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封趙普爲樞密直學士，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尊母杜氏爲皇太后。當日太祖設太平筵宴，大會羣臣。是日文武官卽濟濟彬彬，布滿于朝。上有堯舜之風，下有鼓腹之樂。華山隱士陳搏，開宋代周，忻然喜曰：『天下自此定矣！』餘見宋傳，此編不多錄矣。

逸狂詩曰：五代干戈未息肩，亂臣賊子渾中原；黎民苦怨天心怒，胡虜交馳世道難。

點檢數歸真命主，陳橋兵變太平年；黃袍丹詔須臾至，二百鴻圖豈偶然。

後賢有詩云：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

麗泉有詩云：

幼主無知社稷休，臨危俯首作降囚；一朝帝業歸于宋，忍恥含羞入鄭州。

卓吾子評：五代日事干戈，胡虜交馳，亂賊橫行，中原殆無甯宇。幸宋太祖一統中華，其亦世道之幸歟？



A541 212 0034 7334B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版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一角三分

發行者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啓智書局

印刷者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新式標點
五代殘唐

12

50

2



全一冊定價國幣六角